

## 目 录

中文版序	2
活的历史——中文版自序	6
<b>第一部 六月里的七天七夜</b>	<b>8</b>
第 1 章 战争时刻	8
第 2 章 “不管怎样，我们挡住了这帮家伙！”	21
第 3 章 “炸桥啦！”	34
第 4 章 “我们的军队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啦！”	50
<b>第二部 胜败难卜的战斗</b>	<b>70</b>
第 5 章 “给，喂你们两把土吧”	70
第 6 章 兵败大田	96
第 7 章 一个二等兵掌握了指挥权	117
第 8 章 “将军，真是又混乱又凄惨！”	139
<b>第三部 釜山外围战</b>	<b>170</b>
第 9 章 洛东江之战	170
第 10 章 形势糟透了	185
第 11 章 仁川	205

## 中文版序

约翰·托兰的著作，迄今至少已有五本在我国出版，这是第六本。在这六本书中，五本是历史，一本是历史小说。一个外国历史学家有这么些部著作在中国出版，是不多见的。

托兰的书为什么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托兰本人说他写的是活的历史。我想这当然是读者爱看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托兰的历史著作还有以下特点：

不受传统框框束缚 托兰不是学历史的。他是 43 岁时受出版社委托写一本关于大飞艇的书才开始搞历史。这当然说明他的史学根底不是很厚，但也恰恰使他较少受传统史学的束缚。例如，传统史学注意引材料的出处，而托兰却很少这样做。又如，历史书籍往往可读性较差，而托兰的书是既给学者看又给大众看的，所以人们看他笔下的历史就像看小说一样，易懂爱读。

调查研究深入充分 托兰的历史著作虽然不直接引材料的出处，但很受史学界尊重。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做调查研究深入细致，不遗余力，把他的书置于可靠可信的事实基础之上。他写作本书时，光是战俘就访问了不下百来个。除了在美国，南朝鲜和我国大陆跟许多前朝鲜战争战俘谈话外，还在台湾分别见了 40 多个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他为了写希特勒传，买了一辆汽车在德国做调查，待一年后调查结束时，汽车已经旧得面目全非了。美国学术界很赞赏托兰的成就和努力，他写书用的调查档案、记录、访问录音、通信等材料，已由国会图书馆和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分别收藏。拜读他这些工作档案，乃是

一种极大的学术享受。

带着感情来看和写 我们可能不同意托兰以世界公民身份来写历史的观点，但是不能否认，他在观察和写作历史时，抱着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和对邪恶的憎恨。然而在他的笔下，即使像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那样的恶魔，也并非以漫画或脸谱式的人物出现，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这是历史的真实。托兰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爱尔兰裔艺术家庭。他上大学时恰逢美国经济大萧条，于是与流浪汉为伍，扒火车走东闯西，曾被铁路警察逮捕过八次。他至今怀念流浪生活，并以自己善于乞讨而自豪。他说：“我长相和善无邪，讨起饭来从不落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陆军航空队少尉，管理劳军演出事宜，曾因带黑人军官去白人军官俱乐部吃饭而险些受到军法审判。托兰的这些经历，无疑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这位曾浪迹江湖的作家总是以深切的同情关心着小人物——当兵的和老百姓——的命运。

有独立创见 托兰在书中往往提出不同于前人、不同于同代人的独立见解。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在写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历史时，批评罗斯福总统蓄意压下事先获得的有关日军准备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这件事使他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攻击，甚至一些老友也从此与他反目。但是托兰至今不悔，始终坚持自己言有可据。尽管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真相尚待最后澄清，不过我们尽可以从他敢于冒受攻击、冷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而见其不落寻常窠臼。

富有文学性、感染力 托兰写得一手好英文，结构巧妙，语言明快，用字遣句考究。然而，更重要的是，看他写的书，就若置身于当时当地的氛围之中，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托兰曾说：“你要特别注

意我怎样写开头，这是把读者引入书中的关键。”托兰的书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甚至是戏剧，极富于感染力。托兰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法文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做过一年戏剧研究生。在他出版第一本书之前，他已侧身于戏剧演艺界十余年，写过一二百个短篇小说，25个剧本，5部小说，其中除极少数短篇外，都没有刊登或出版过。但是这些功夫并没有白费。没有这么多的失败，便没有今天成功的托兰。很明显，良好的学校文学教育和极有功底的写作及文艺实践，对于托兰后来历史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赋予托兰的作品独特的魅力，感染了千百万人。

托兰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已是1985年，但他对于新中国早就心向往之。30年代末，托兰在纽约结识了一位中国好友，这是一位中共党员。从他那里，托兰听到了关于中国革命、长征及中共领袖的事情。这时他也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著作。托兰深深为中国革命所打动，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而折服。他想做第二个斯诺，并且在那位朋友影响下加入了美国共产党。40年代初，他不满当时美共领导追随苏联，一再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改变政策，因而脱离美共。但是他对中国却始终怀有深厚感情，一贯对新中国友好，并至今念念不忘那位对他一生经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国朋友。

《漫长的战斗》是约翰·托兰光辉史学生涯的终篇。他著作等身，先后写了12部历史书，2部小说，现在已经搁笔，但他还不能算完全搁笔，目前他正在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我们可以想见，一位个子不高、略为瘦削的白发老者，在新英格兰白雪皑皑的山丘上一座红房子里，俯身在一架老掉了牙的打字机上用两个手指击打键盘，滴滴嗒嗒地把他那丰富多彩、传奇式的一生经历敲印在一张张白纸上。

我深感荣幸，常有机会聆听他叙说自己智睿的结晶，能在他写作本书过程中帮他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又在书成之后推荐在我国出版，现在则为之写序。我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从更多侧面来了解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祝愿今年 80 整寿的托兰和他那来自日本的夫人寿子健康长寿，并期待着看到更多的托兰的著作在我国出版。

华庆昭

1992 年 1 月

## 活的历史——中文版自序

当我 14 岁时，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爱默逊·布朗来我们家住。当时他的夫人刚刚故去。孤寂之中，他对我详细地讲了他的剧作，及怎样为它们去做研究：不仅是在美国，而且还到中国和墨西哥去。我听得着了迷，说我也想做一个剧作家，问他肯不肯教我？于是，矮矮胖胖的布朗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向我讲述了写剧本的原则，例如：我必定得让我的角色按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去演。我本人不过是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我的剧作则应当置于实际、真相和人道的基础之上。

布朗说他最著名的剧作《不法之徒》好就好在真实。剧中主要角色是个革命领袖，是以潘科·维拉为原型的。布朗本人曾当过维拉的秘书。跟随他行军两年之久。布朗说，“如果我写的是一出正剧，那就失败了。因为美国人认为维拉是个罪恶的强盗。但我写的是一出喜剧，表现出那个所谓不法之徒其实是个优秀的爱国者。”

布朗在我家住了一年多。他的临别赠言使我日后写历史时受益斐浅。他说：“不管你写什么，别讲出来，而要表演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观点来讲述，而是像一出戏那样，让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重演。

当我 43 岁时，我已经写了 25 个没有上演过的剧本和 5 部没有出版的小说，这时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出版了，那是一部关于大飞艇的历史。正如布朗教导我的那样，那本书是以实际、真相和人道为基础的。我并未去讲述故事，而是将它戏剧性地表现了出来。在此之后，我所写的历史著作也都遵循了同样的原则。我称它为活的历史。

《漫长的战斗》一书，是活的历史的一个好例子。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它的。《纽约时报》评论道：

“虽然朝鲜战争的故事已经被人们讲过多次，但是托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全景，扣人心弦，而其洞察力之卓有创见则达到了非凡的程度。”同时，本书也因其客观态度及反映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战争中举措的新材料而受到称赞。为此，我要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感谢。

很久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对我写的客观历史表示赞赏。本书将是第六部在贵国出版的拙作。

约翰·托兰

于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

1991年11月27日

## 第一部 六月里的七天七夜

### 第1章 战争时刻

(1950年6月24日—25日)

#### 1

1950年6月24日，夜色阴沉，苏式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大炮和自行火炮已部署在三八线。150辆苏制T-34坦克和9万人的战斗部队小心翼翼地向前运动，进入最后的攻击阵地。这些部队全都是经苏联军事顾问训练而成。朝鲜人民军已摆好突袭南朝鲜的阵势。

在三八线另一边，处在前线的是韩国4个兵员不足的师和一个团。数月以来，不断有警告说会有一次重大入侵发生。但是，流言和警报太频繁，以致使前线的这些人们以为这又是一个太平无事之夜。从乡村召募来的韩国士兵们已放假15天回家去帮助收割庄稼。数量上已经处于劣势了，韩国的前线在这个夜晚又危险地兵力空虚。

“狼来了”的喊声太经常了，使得一些前线司令官们放心前往汉城的韩国军队司令部庆祝军官俱乐部的隆重开业。出席的还有国防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们。这件灯红酒绿寻欢作乐之事，后来让人想起偷袭珍珠港前夕在檀香山的军营宴会上的某些美国人。他们在周末之夜也是如此这般。

在军官俱乐部，有许多美国人出席，包括美国大使约翰·J·穆乔。他出生在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干过差事，而且在舞会上备受欢迎



——他可是一位 50 岁的单身汉，老有一只眼睛瞟着女士们——他在舞会上就爱唱西班牙情歌。他个子不高，却使人有宽宽的双肩上立着一个大脑袋的印象，头发乌黑发亮，略有几根灰白，老是打着蝴蝶结更使他显得整洁俊俏。

老天爷叫他生来就是为了在汉城任职，据他的一等秘书哈罗德·诺布尔说，“韩国是这么年轻没有经验，有如此之多的东西要讨教，必定要犯这么多的错误，它的官员们从个人到民族自尊心都是这么皮包骨头，都使得穆乔的从容自若和关心同情颇为理想。他真心喜欢朝鲜人，大多数朝鲜人也真心称赞、喜欢和尊敬他。”

然而很不幸，南朝鲜最重要的人物李承晚总统却被他的亲昵随便和趣音乐语弄倒了胃口，背后轻蔑地叫他“穆乔那家伙”，尽管他知道这位大使勤劳奉公，讲究效率和聪颖明智。

6 月 24 日夜晚，这位轻飘快乐的单身汉一如既往，又在舞会上大显身手，光彩夺目。出席舞会的还有美军顾问团的一些军官。过去两年中，这些美国人一直在组织和训练韩国军队。他们的司令官陆军少将威廉·罗伯茨也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相信嫩得发绿的韩国军队有能力击退北朝鲜的任何进攻。但是，罗伯茨甚为重视，认为是其指挥中不可或缺的詹姆斯·豪斯曼上尉，却决没有这么乐观。豪斯曼被罗伯茨推崇为韩国军队之父，本来早就该有上校军衔了。

为了提升豪斯曼，罗伯茨将军作了一次未获结果的努力，写信给人事行政副官署的一位朋友：“他是第一流的组织者，机智老练，有号召力。他调动师旅指挥自若，组织作战部和总参谋部，并教导他们做什么和怎么做。但是，由于他未达到规定的学历要求，却依然不是

一位正规军官。”

豪斯曼年仅 32 岁，却有了 16 年军伍生涯。他母亲去世之时，他就参军入伍了，用的是他哥哥的出生证明，因为他不够服役年龄。他作为一名上尉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突出部战役中负了伤，于 1948 年派往朝鲜。尽管他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一无所知，而且也几乎没有什么正规教育，他还是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他以美国人的思维开始训练韩国军队这一工作，他就无法帮助他们。在与韩国军队密切交往工作的一年之内，他就了解了他们的能力和局限性，并且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他认识到加以适当的训练和装备，就可以使他们成为出色的士兵。现在，他在美军顾问团中据有最重要的任务：他不仅是韩国总参谋长的顾问，也是李承晚总统所倚重的美国军官。

天黑之时，拉里·泽勒斯神父驱车回到距三八线仅几英里的家中。他属于驻在朝鲜古都开城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团。他的邻居约瑟夫·达里哥上尉，美军顾问团军官，曾告诫他不要打着车灯向北开车。他没有听从这个劝告；而且，在城里也没有军事活动的迹象，所以，他也就以为这又是一个太平无事之夜。

像泽勒斯那样，南朝鲜极少有人在上床安睡时会担忧一觉睡醒发现残酷的内战打乱他们的生活。在东京，远东司令部最高军事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美国大使馆内静入梦乡。两年来，他一直在警告华盛顿说北朝鲜可能发动突袭，但是，没有来自汉城方面的警报。

在华盛顿，时近正午，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繁忙一日，有着比朝鲜远为重要的事情：共产主义在欧洲持续增长的威胁，以及羽翼

未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命运。

午夜时分，三八线上不时下起倾盆大雨。在漫长的前线上万籁俱寂——除了三八线以北几英里传来一种轻微而神秘的隆隆之声，坦克和卡车缓缓驶向最后的攻击阵地。金日成的 7 个师已成功地完成了向三八线边界开进的隐秘调动，与之相随而来的还有一个装甲旅，一个独立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以及边界保安旅——一支由苏联军官训练和督察的内务安全部队的精锐之师。这 8 万名军队现已进入阵地，另有 1 万名军队已部署在三八线上。还有另外 1 万名预备队。

在朝鲜半岛西端一块 40 英里的地带，集中了大多数俄国 T-34 坦克和半数的北朝鲜军队。这里将发起对汉城的主攻，并且将是沿着议政府走廊，一条自古以来入侵汉城的路线。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开城，泽勒斯和达里哥的家属之地。几英里之外，北朝鲜人正在悄悄地重新铺设他们在很久以前就拆毁的铁路路轨。步兵们开始登上一列长长的火车准备对这个古都发动一次精心组织的攻击。

尽管总司令金日成曾在苏联军队中参加过战斗，然而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副手崔庸健元帅，都没有营级以上规模的作战经验，不得不依赖俄国顾问。1948 年晚些时候，苏联宣布它的全部武装力量已撤离朝鲜，但是，金日成却拒不允许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查证。根据美国陆军情报报告，约有 3000 名俄国人仍在朝鲜人民军中指导和督察，每个步兵师中有 15 名之多的苏联军官作顾问。其他报告表明金日成首相每周都从俄国大使特伦蒂·P·史蒂可夫那里接收指示，这位大使是一位将军，原是全部苏联占领军的指挥官。

南朝鲜的守卫者们完全处于突然袭击之下。唯一在前线的美国顾问是约瑟夫·达里哥上尉，泽勒斯神父的邻居，他在拂晓时被惊醒，就在他跳下床时，弹片击中了他在开城西北端的房屋。他拉上短裤，手里提拉着鞋子和衬衣就直冲下楼。小型武器火力打在他的房屋上嘎拉嘎拉直响。他和一个家仆跳上吉普车。虽然没有遇到敌军，达里哥从密集的火力的中已知道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攻击。

他抵达市中心时，惊愕地看见从车站一长列火车上下来的北朝鲜士兵。准有两三个营，或许是整整一个团！当这些从火车上下来的军队向城中开进时，达里哥猛踩油门加速，一溜烟直奔韩国军队第一师司令部，该司令部驻在临津江对岸的汶山。

在整个前线，炮轰震醒了韩国军队的士兵们。然而在混乱之中，加之缺乏通讯联络，每一个孤立的集团都以为正在受到又一次袭击。

约在凌晨 4 点 30 分，电话铃声唤起了豪斯曼上尉。他急匆匆穿上衣服。几分钟后就到了美军顾问团和韩国司令部。韩国总参谋长也很快抵达。陆军少将蔡秉德体重几乎达 300 磅，真是看来可观，比他的绰号“胖子”还要绰绰有余。他下令已在从汉城开往大田路上的第 2 师，配合驻在离汉城以北约 12 英里议政府的第 7 师发起攻击。然而，第 7 师师长刘载兴准将甚至不知道他所有的部队在何处。他的一名情报军官打电话叫醒了他：“师长！敌人正在炮击我们的整个前沿！”刘将军命令他向所有军官发出紧急呼唤。但是，这是星期天早晨，他的部队有 1 / 3 放假了。他有两个团在前线，约 4000 人，第 3 个团在汉城以南。情况悲惨，他手头只有约 1 / 4 的部队去阻挡敌军。他想

起刚刚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八线上见到杜勒斯先生，告诉他说急需美国援助。由于杜勒斯的理解，刘载兴感到放心，美国将来援助。但是却在何时呢？

三八线上几乎所有地区尽管大雨倾盆，而在汉城仅有小雨偶然淅沥。首批战况报告正在送进美军顾问团总部，但它们被认为太零零碎碎，不值得转交美国大使馆。韩国军队第 1 师师长，29 岁的白善烨上校，正在城中为补充训练临时休假，在 7 点钟被他的 G3（作战军官）叫醒，得知开城失守。白上校是一名和蔼可亲又颇具才干的军官，美国人高度评价他，称他为“白人”，因为他的朝鲜语姓名在英语中是“白”的意思。他穿上衣服，匆匆来到街上。没有出租车，所以他拦下一辆吉普车，命令司机将他送往韩国军队司令部。

他一头冲进了蔡胖子的办公室。

“您认为我赶回我的部队行吗？”

“你在说什么？”蔡胖子气怒地大叫，“你必须赶回去！”

白上校跑进美军营地，把他的高级顾问劳埃德·洛克韦尔的们敲得砰砰直响。洛克韦尔在城里过夜，有一辆汽车。“打仗啦！北朝鲜人，他们已经占领了开城！”

洛克韦尔大吃一惊，但他俩很快就赶到了第 11 团团长的家。白善烨从这儿打电话给师司令部，命令第 11 团和其他部队掉头转向，进抵汶山——临津江南岸的一个村庄的防御阵地。然后，他和洛克韦尔朝北直奔汶山，在那里见到了达里哥上尉，从他口中得知开城发生

的事情。白的第 11 和第 13 团此时都已在临津江北岸苦战。进行了一次侦察之后，白善烨和洛克韦尔都同意应当炸毁几英里外的那座唯一的桥梁，尽管第 12 团还未过桥撤回来。一个工兵引爆炸药，却毫无动静。导火线已被切断。尽管遭此挫折，河南岸白的部下仍以猛烈火力使北朝鲜人无法冲过这座桥。白的第 12 团精疲力尽，也无法过桥。

与此同时，东面约 15 英里，北朝鲜第 3 和第 4 两个步兵师在第 105 装甲旅的坦克支援下，正沿着两条大道向南直扑距汉城仅 20 英里的议政府。韩国第 7 师第 1 团已在首次攻击中被重创，以致向汉城的国防部长发出绝望的急电。关键阵地已失守，急需立刻增援。

在更东面的青川，韩国军队第 6 师的一个连是预备队。连长李大庸正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忽然听见炮声。但他满不在意，直到一个信使告诉他这是一次真正的进攻。他连换军装的时间都没有了。他的连队 116 名官兵中有 40 人正在度周日，他派了一辆卡车去把他们接回基地。李连长带着这帮还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士兵向北前进，参加战斗。

河上游约 12 英里处，白善烨的第 13 团遭到猛烈炮击，仍在坚守。该团却没有反坦克武器。美国人留下的仅仅是 2.36 英寸的小型火箭筒，打在苏制坦克上像乒乓球一样弹落下来，毫无作用。已有 90 人自愿做自杀攻击。有些带着高爆炸药连自己一起冲入坦克履带之下，有些带着炸药包或爆破筒向前冲，其他人跳上坦克顶部死命地企图打开顶盖扔手榴弹。几乎没有坦克被摧毁，但敌军前进速度减慢了，而且，尽管几乎被包抄了，北线仍在坚守。

那天近中午时，好消息传到北朝鲜前线总指挥部，敌军慌乱溃逃，连重要桥梁甚至都未炸毁。朝鲜人民军第 2 师报告说所有团队都正在

向前推进，没有迟延，已在过去的 4 个小时中推进了 5 公里。一位苏军上校激动得大叫：“你们这些家伙比苏军还快！”

上午 10 点，指挥部奉命前进。一支摩托车队蜿蜒向西进发，渡过平静的华川水库。他们一路顺利，抵达距三八线仅 5 公里的一个村庄。至此，两名俄国上校已离开，他们已确信他们的进攻计划得到了执行。

北朝鲜翻译官朱少校，在听到平壤电台第一次广播声称李承晚的腐朽军队发动战争，占领了三八线以北一些城镇的消息时，不觉吃了一惊。广播继续宣布朝鲜人民军现在正在进行反攻，解放了上十个城镇。

### 3

汉城，直到早上 8 点，仍在回味昨夜在军官俱乐部至夜深的舞会的穆乔大使，接到他的副手打来的一个电话，了解到前线一些韩国部队遭到进攻。从他的住处到班多楼（BandoBuilding）中办公处的 5 分钟路上，他遇见了合众社的杰克·詹姆斯，他看来好像熬了大半夜。“什么事一大早就叫你忙乎？”詹姆斯开口问。

“哦，我们有些关于三八线上活动的烦人报告。你也许想看一下。”

这并不是詹姆斯在这个星期天早上听到的第一个关于北朝鲜可能进攻的消息，但是，一位陆军情报军官叫他放心，这不过是又一个谣言。他现在冲进大使馆新闻室打电话联系以确认此事。别的记者还在蒙头大睡，没人和他抢消息啦，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一条轰动的头条独家新闻。他向韩国司令部的军官们询问，然后回到使馆去找穆

乔的助手查证，后者认为这是他们一直预料的重大进攻，但又敦促他谨慎点。当他了解到大使在 9 点刚过就给华盛顿发去一封急电时，就对一位军事专家说：“如果这事足以叫你去发电讯，对我也是好极了。”

詹姆斯急匆匆起草他的电讯稿，还加了一条谨慎的注脚说他的消息仍是“零碎不全的”（当时他并不知道穆乔的电报结尾是直截了当地说：“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的方式来看，构成了对大韩民国的全面进攻。”）詹姆斯匆忙乘吉普车穿过三个街区赶往交通部的国际电报处，急速发出他的报导。不一会儿电报就打好发出，由旧金山接收转给纽约的合众社总部。

东京，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在这个星期天早上呆在办公室里，以完成上周因与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奥马尔·布雷德利举行会议而延搁的工作。他到达第一大厦[译者注：麦克阿瑟的总部]后 20 分钟，驻韩国美军顾问团的一份报告打断了他的工作，说是在三八线发生了“边界事件”。接下来的 3 个小时中，他得到 6 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事件”的报告。很明显，对方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阿尔蒙德命令一位副官去通知麦克阿瑟。

美国大使馆内麦克阿瑟的卧室中，电话铃声唤醒了他。听到北朝鲜人以重兵进攻的消息后，他有“一种恶梦般的可怕感觉。”9 年前一个星期天早晨，马尼拉旅馆顶层的房间里一个同样的紧急电话，在同样的时间里唤起了他。“正是同样的战争警报的可怕消息，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这么告诉我自己。不会重演了！我还是睡觉和做梦。”然后，他听到他的参谋长用发硬的冷语调说：“将军，有什么命令吗？”

麦克阿瑟自己问自己：美国是怎么搞的？让形势糟到如此地步？



1945 年时，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但是，仅在区区 5 年之内，走向长远目标的积极大胆的领导却破产了，这个强国的力量被耗竭了。我再次自问：‘美国的亚洲政策是什么？’一个令人可怕的想法涌上心头：‘美国在亚洲没有明确的政策。’”

他在房中一边踱步一边想：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软弱招致了共产党人采取行动。他的国家曾操持建立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现在负有予以帮助的道义责任。但是用什么去帮助？尽管麦克阿瑟发出过警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却把他剥皮抽筋弄得只剩下 4 个师。每个师有 3 个团，可是大多数的团少一个营，而大多数的营又缺一个连。

美联社东京分社，比尔·乔登正在值班。由于星期天难得有什么事儿发生，他就带了一本小说来看。突然，传来电报，纽约方面说合众社已报导消息说北朝鲜军队南进了。乔登打电话给在汉城的 O·H·P·金，却被告知他出外野餐去了。乔登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金，金说，“我无法相信这条消息。我肯定我是应该知道的。”

乔登回电给纽约：“已同金取得联系，转告了合众社消息一事。他表示怀疑但在查证。”再说金转身回到汉城，发现此事竟然言中。野餐就此完蛋了。

在北朝鲜首都，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内务局正在电台上宣布在黎明时分，南朝鲜傀儡政权的军队在整个三八线前线发动了一次突然入侵。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部队已奉命去打击敌人。“在此时刻，我们的安全部队正在对敌人发起凌厉的反击。”

学习朝鲜文学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宋景泽正在平壤看一场足球赛，

忽然听到了这一宣布。他并不相信他听到的这些话，他的大多数朋友们也不相信。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正在东京以南的一处海滩尽情游泳。那座城市闷热潮湿，但在这儿却是气候暖热宜人。他正在淋浴时，电话铃声响起来了。是东京的拉里·泰伊打来的电话。他说：“你赶紧屁颠儿到这儿来，北朝鲜人入侵南朝鲜啦！”

“你怎么知道南朝鲜就没有入侵北朝鲜？”比奇回答说。李承晚一直都盘算着这么干。比奇已 37 岁了，太平洋战争中的老兵，作为一个谨慎的观察家享有名符其实的声誉，既坚定不移也诚实得可爱。

泰伊说：“这有什么区别？反正打起来了，45 分钟后有一架飞机从羽田飞往金浦。”

比奇匆忙抓紧时间赶往机场。当然啦，飞机又照常推迟一小时起飞。匆匆赶来又只好干等着。来的记者们可没有他想的那么多。其中有一位新来的女记者，她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

她还带来了用漂亮姿色搞新闻的名声。比奇肯为那漂亮脸蛋担保。她当然有一种街头顽童的魅力，她小巧玲珑，活泼别致，流露出她如果不是更强，也不会逊色于任何男人的竞争的信心。

#### 4

直到朝鲜时间上午 10 点 4 分，首次进攻的消息才传到美国官员那里。在华盛顿，时间才是星期六晚上 9 点 4 分，此时，合众社打电

话给国务院公共事务官员 W·布拉德利·康纳斯，要求证实杰克·詹姆斯发来的电讯，那天早上他在汉城街头碰见了穆乔大使。

康纳斯打电话给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正在和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一起进餐。他告诉康纳斯立即打电话给穆乔大使查询情况。康纳斯试图打电话给穆乔，但是，他沮丧地了解到所有通往朝鲜的无线电话线路刚刚关闭了。康纳斯只得去拍发一份电报。

碰巧，陆军部长小弗兰克·佩斯也在艾尔索普处。他立即起身赶往五角大楼，他在那里打电话给在家的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约翰逊已从他的参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惊愕。他刚从日本回来，他在日本参加了情报简况汇报会，会上并未说有迹象表明北朝鲜的进攻迫在眉睫。约翰逊要陆军部长佩斯临时代理国防部，因为陆军在朝鲜的利益很重大。约翰逊部长曾因削减国防受到陆军的抨击，加之长途旅行已劳累不堪，就上床睡大觉去了。佩斯着手收集各种信息，努力加以整理，以便他能向杜鲁门总统交出一份关于发生之事的适当报告。

穆乔的电报在拍发后 2 小时，总算到了国务院，这份电报经过东京，在此出于某种原因延误了。最后，在下午 1 点 15 分，译出的电文交给了在国务院的康纳斯，几分钟内又转给了五角大楼的佩斯部长。两份副本送往白宫，但是，杜鲁门总统却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

佩斯匆匆赶往国务院，与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约翰·D·希克森简要地讨论了问题。希克森接着又打电话给迪安·艾奇逊，艾奇逊正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他向他的上司汇报了穆乔的报告，建议说他们应试图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干吧，”艾奇逊说，“尽一切努力在明天把他们都召集来。我将打电话给总统告之此事，如果他同意，一切就好办了，我们就干起来。”如果总统另有打算，他们还能取消这个会议。但是，希克森准备立即付诸行动。

那天早上，杜鲁门在巴尔的摩的一个机场参加落成仪式，然后登上“独立号”专机飞往堪萨斯城。他打算与家人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料理一些家事，如为农舍订购一个新屋顶。9点20分（密苏里时间），电话响起铃声，是艾奇逊，他说：“总统先生，我有非常严重的消息。北朝鲜人已经入侵了南朝鲜。”

“我必须赶回首都。”杜鲁门说。

艾奇逊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冒险夜航大可不必。”这可能会使全国乃至全世界惊慌。他说他已授权布克森安排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总统同意吗？

总统同意。艾奇逊于是建议说，鉴于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不在国内（他并不知道他们已从远东回国了），如果总统授权国务卿承担起负责处理的主要责任，这可能是有益的。杜鲁门又同意了。大批保加利亚军队云集在南斯拉夫的边境线上（南斯拉夫已同斯大林决裂了），强大的俄国军队威胁着伊朗和土耳其，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驻扎在东德；而且，俄国人又明显在背后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

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 第2章 “不管怎样，我们挡住了这帮家伙！”

（6月25日—26日）

### 1

汉城，6月25日星期天，时近中午。偶尔而来的雅克式战斗机低飞掠过城市上空，其中还有一群轰炸了铁路车站。敌机和防空炮火令人恐怖。政府官员们的电话响个不停。匆匆聚集的高级官员们焦急地在他们的办公室等待着内阁会议。李总统非正式地在他的政府官邸接见其中一些人，但没有召集内阁。这座建筑叫做青瓦台，是一个自有文秘人员和特殊警卫力量的私人世界，正在汇报从日本电台根据传言的广播或是从共产党电台所广播的可怕消息。更精确的消息来源于李总统自己的国防部长或是蔡胖子参谋长。但是，总统被一架雅克飞机刚刚扫射了他的住所而激怒，似乎越发只有等待坏消息接踵而至了。

美国大使馆没有惊慌。人人相信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士气。军队看起来泰然自若。即使如此，为从伊利诺斯州泰克来的教师们举办的午后聚会被取消了。至正午时，坐在家倾听防空袭炮火而焦虑的美国使团成员们打来如此之多的电话，以至于穆乔大使指示英语广播电台 WVTP 广播一个对美国公民的通告。“没有理由恐慌。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北朝鲜共产主义分子是否打算发动大规模战争。”

当詹姆斯·李，一位大学生，第一次听到进攻消息时，他正在理发。他想，他们决不会打到汉城的，还告诉理发师继续理发。但是在下午，他从朋友那儿接到一个电话敦促他立即去学校。他们必须保护学校。当李到学校时，给他和他的同学们发下拖把和扫帚去挡住敌人。

凯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直到下午 5 点才乘 C-54 飞机离开朝鲜去日本。他们终于奔赴另一个战场！但当他们到达大岛——本州沿海的一个火山岛时，飞行员说他接到命令返航。他们的目的地——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正在遭到两架雅克飞机猛击，并且击中一个汽油库和一架着陆的 C-54 飞机。

汉城的一位文职情报官员给一位高级使馆职员打电话询问有关雅克飞机攻击的事。“事态严重，”那人气愤地回答，“他们扫射了一架美国的飞机。这可是破坏美国的财产！”同时，美军顾问团正在发表另一份战况公报。韩国军队已丢失了开城东面和临津江西面的整个地区，而此时北朝鲜的坦克团和步兵距汉城西北仅有 25 公里并向议政府推进。这不符合另一位美军顾问团官员正在向记者们发布的消息，即大规模攻势“事实上在那天下午已被阻挡住了”。韩国国防部也发表了同样滑稽荒唐的乐观报告。

麦克阿瑟也满不在乎。他在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叼着烟斗。他正在告诉刚从朝鲜回来休息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大概只是一次武力侦察。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阻挡我，对付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杜勒斯可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在三八线的所见所闻仍记忆犹新，但也没有忘记李承晚那使他印象深刻的爱国精神。他在一张黄色便笺上给艾奇逊和腊斯克写下一封短信：

袖手旁观朝鲜无端遭到武装攻击而垮台，将引起一连串灾难事件，极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穆乔给华盛顿方面也拍发了电报。他报告了金浦和汉城机场遭到空袭。2 小时后，韩国国防部长来到美国使馆，告诉穆乔说总统想要约见他。穆乔发现青瓦台已处在惊恐状态之中。穆乔大使见李总统明显决心继续留在汉城时，便来到李总统夫人处劝说离开首都为佳。

穆乔乘车回到使馆，发现有一场争论。有人认为所有家属都应当立即撤走，有人支持自己要求等待的决定。大使坚持主张家属留下来以给朝鲜人士气上的支持之时，豪斯曼坚决反对。“大使先生，”这位上尉直率地说，“我没法干我的事，其他顾问也没法干他们的工作，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是否会被杀害，他们已打算回去。”争议汹涌而起。最后，听到敌人的坦克抵达议政府的消息时，穆乔才让步了，在午夜命令全部美国妇女和孩子撤离。

这次撤离正在进行时，李总统对形势惊恐至极，他不顾此时是 6 月 26 日凌晨 3 时，打电话给麦克阿瑟，一位助手回答说要他等些时候再打电话。他气愤地大叫，“美国公民们在朝鲜将一个一个死去，而你却让将军安心睡大觉！”

总统夫人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捂住话筒。她的丈夫气得发抖，“我们的人民正在死去，”他对她说：“他们却不肯叫醒将军！”那位助手显然为李承晚的话所打动，说他将叫醒麦克阿瑟，几分钟后，李承晚对将军脱口而出：“要是你的国家稍微多关心我们一下，我们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多次警告过你们，现在，你们必须救救朝鲜！”

麦克阿瑟答应马上送去 10 架野马式战斗机，36 门 105 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 35 门 155 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及许多火箭筒。

李承晚放心了，打电话给他派驻美国的大使约翰·张博士。他的声音愤怒地发抖：“你马上去见杜鲁门总统，对他这样说：‘敌人到了我们的门口！美国国会批准和你签署的 2000 万美元武器（拨款）究竟是怎么搞的？’”

## 2

美国的诸家星期日晨报几乎没有注意朝鲜。报头标题关切的是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 DC-4 型飞机一头栽进了密执安湖。《纽约时报》第 20 页上的标题是：“华盛顿找俄国算账”，刊载的是国务院的评论，谴责苏联挑动对南朝鲜的攻击。

国防部长约翰逊告诉新闻界说：“苏联是一个可能扮演侵略者角色的国家并且可能与美国交战，”但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签署通过，密封起来，却只不过是应付一次偷袭。

国务院联席会议同意应该劝告向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提供一些可能的行动方案，如让该司令部拥有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活动的作战控制权。

下午 2 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开始，气氛紧张，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冷战会变成一场热战吗？德国投降后，苏联把从波罗的海至伊朗，紧接其西部和西南部边境的地区置于它的军事统治之下，自此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苏联的侵略十分坚决，使得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两院授权并拨款去支援被围攻的希腊和土耳其。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而且，苏联的一次重大失误还帮助了它。当时在 1948 年，斯大林向南斯拉夫大施压力，导致这两个



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分裂。杜鲁门谨慎地向铁托提供经济援助，因而惹恼了斯大林。同年，柏林封锁危机又大大加剧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如今，欧洲和亚洲都有了如此之多的麻烦地区，以致于小规模敌对都可能触发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回要是打起来，双方都拥有原子弹，因为 9 个月前俄国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

安理会的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进入会场时，看到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的座位空着无人，不禁喜上眉梢，这可真是天赐良机！6 个月前，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依然占据联合国席位，苏联抵制一切联合国会议。但是，苏联人为什么会在眼下缺席呢？

会议很快开始，秘书长特里夫·赖伊宣布他深信北朝鲜人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他引用了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认为安理会的明确责任就是采取必要措施，重建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格罗斯回顾了过去为在朝鲜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所作的种种努力，然后大声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应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

下午 4 点 15 分，安理会短暂休会予以考虑。不到一小时，代表们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略作几处小小的修正。安理会重新开会并在 15 分钟内一致采纳了修正后的这项决议，唯有南斯拉夫缺席。

下午，电台广播中断正常节目报告了入侵南朝鲜的消息。许多听众想起了偷袭珍珠港那个星期天中断正常节目的情景，深信苏联在幕后支持了这次攻击。根据 6 个月前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75% 的人

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自由世界未能阻止苏联对朝鲜的干预，只会鼓励苏联人继续侵略，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苏联方面的首批新闻报导却连苏联驻安理会代表未出席会议的暗示都没有说。苏联新闻界一面忠实地报导关于南朝鲜进攻的北朝鲜方面的说法，一面又转载了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的客观报导。俄国读者总算给予了一个选择。《真理报》叫在莫斯科的西方人士吃了一惊，还刊登了联合国会议上美国决议案的全文。尽管谴责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行动，《真理报》却也是语调挺温和的。

在密苏里，杜鲁门全家的活动好像还是在度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电话铃响了，玛格丽特接了电话。她说：“爸爸，是迪安·艾奇逊，说是重要事情。”

“总统先生，消息很糟，沿着三八线的是武力进攻。”

杜鲁门火了，大叫：“迪安，不管怎样，我们挡住这些狗娘养的！”

艾奇逊同意，又说安理会就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杜鲁门要艾奇逊召集各部长和参谋长们开始准备提出对策建议。“我马上就赶回华盛顿。”

机场的记者们注意到杜鲁门“神情严厉”，而总统夫人的神色，如他们在她听到罗斯福的死讯时所注意到的那样，有着同样的沉静严肃。杜鲁门敦促记者们不要夸大进攻的严重性。私下里，杜鲁门的一位助手告诉一位采访者说：“不要搞得危言耸听，老板正要狠狠敲打

那些家伙们。”

在前往华盛顿的 3 个小时旅途中，杜鲁门思考着过去。“我想起了每一次民主国家是如何来能采取行动，鼓励了侵略者得寸进尺。共产主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 10 年、15 年和 20 年前干的那样，在朝鲜动手了……如果就这么顺当地放过去，这将意味着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还很清楚：联合国的原则和基础危如累卵，除非对朝鲜的这一无端攻击被制止。”

而杜鲁门和艾奇逊都蒙在鼓里，不知斯大林正在朝鲜玩弄一场骗人把戏。他之所以怂恿这次入侵，主要目的在于将美国的人力、武器和财力从欧洲吸引开来，因为在欧洲，新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益羽翼丰满。

杜鲁门从飞机上致电艾奇逊，要他和他的直接顾问们，以及高级国防将领们，参加他的工作晚餐会议。艾奇逊和国防部长约翰逊到机场迎接总统。他们直接去了布莱尔大厦，杜鲁门从白宫穿过街道的临时下榻之地。出席者有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陆军的 J·劳顿、“乔”·柯林斯将军和海军的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杜鲁门要求先吃完饭再讨论事情。饭后，红木桌子清理干净就变成了会议桌。杜鲁门要国务卿宣读穆乔从汉城发来的第一份报告。

有人建议杜鲁门从汉城地区撤出美国人，指示麦克阿瑟空投补给物品（包括武器弹药），并将第 7 舰队从菲律宾调往福摩萨[译者注：即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某一地点。总统答应采纳这些建议。杜鲁门果断做出派兵援助朝鲜的决定，让许多西方人士（还有斯大林）都大吃一惊。它看起来是急剧地背离了总统的这一政策：重视美国在

欧洲的作用，而以在亚洲的角色为其代价。

杜鲁门从艾奇逊那里获知消息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深深源于美国的经历和传统。精心盘算的政策顷刻间就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一个新生国家的欠债，美国曾劝服该国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 3

就在杜鲁门的飞机接近华盛顿时，平壤正是星期一的清晨，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夏日伴随着北方刮来的一阵清风开始了。清津医学院的宿舍中，由于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学生们都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上午 9 点 30 分，大约 200 名师生被召集到足球场南端，去听将由首相金日成元帅广播的一则重要消息。

他们高唱爱国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声。然后，从喇叭里传来了他们的英雄人物的熟悉声音：“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金日成开始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之中！要消灭这种威胁，需要什么？……我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必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之战！”

他说：李承晚想要使朝鲜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他呼吁在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南方的所有公民都不要服从李承晚政权。工人要罢工，农民要拒绝向敌人提供食物，知识分子要从事政治宣传，鼓动群众起义。

“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他总结说，“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前进！”

汉城，那天上午在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不正确的报告，说是在议政府以北 12 英里的东豆川，第 7 师向朝鲜人民军发起了一次突袭，司令部里有了一阵子欢庆。这个报告说是杀死了 1580 名敌军并摧毁了 58 辆坦克。然而接着传来了真实消息：北朝鲜第 3 师的坦克已经冲进了议政府。

李亨根将军的韩国第 2 师终于从南面赶到了汉城，但是，他认为蔡胖子命令他参加第 7 师的反攻毫无益处。相反，他在议政府的东北面留了两个营保卫城市。

蔡胖子暴跳如雷，拔出手枪威胁要毙了李亨根。但是，豪斯曼上尉赞同李亨根的见解，认为应当给他更多的时间集合他的部队。李和蔡是老对头了。尽管在日本军队中时蔡胖子就是李亨根的上级，后者却得到了韩国军官序列编号的头一名——10001。蔡胖子只得到了 10002 号。

由于前线崩溃，第 2 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 T-34 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

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 24 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 12 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 682 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 200 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 月 26 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



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都在水槽里洗他自己的袜子，而那位艾奇逊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流外交官，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讲究优雅。有条理又直率的杜鲁门正放心地让艾奇逊处理外交事务，而艾奇逊把杜鲁门看作是“我的总统”，正在以极大的敬意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就是这么古怪的一对儿正在合伙创造历史。

### 第3章 “炸桥啦！”

(6月27日—28日)

#### 1

当参议员诺兰德和康纳利正在参议院争辩时，而在汉城，国防部长申善模正在敲李总统卧室的门。这是6月27日凌晨2点，李夫人感到准有不祥之事发生。“阁下”，申激动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汉城！”

“不！”李把门敲得呼呼直响气愤地喊道“誓死保卫汉城！我决不开！”几分钟后，一位警官到了。他递给总统一份报告：坦克已到达市郊。这下子，李匆忙穿起衣服，没觉察到这个报告是个计策。他与顾问们见面时，表示同意撤离首都。一位前总理敦促他们到汉江的南岸，然后把桥炸掉。这将不仅阻止朝鲜人民军过江而且迫使韩国军队在首都作战。

他们决定在早上7点用一专列疏散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眷。普通官员将在一个小时后乘第二列火车离开。总统一行整理行装。大约4点钟乘车穿过漆黑一团的街道奔向火车站的专列。不久，专列过了汉江直驶大田。

外交部长卞荣泰和另外两位官员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告诉穆乔他们对李承晚内阁会议决定表示不满。他们发现大使馆正在焚毁绝密文件，火光熊熊。大厅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箱子和旅行包。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们正在用钎炸弹破坏译码机器，精力旺盛的警卫官员亲自抡起大锤砸碎电话交换机。他们要干什么？卞问穆乔，穆乔面色镇静，

没有做明确的劝告但向他们保证他不会离开汉城。

大使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他让他的手下人被北朝鲜人抓住，他将受到严厉谴责。但如果他们走得太早，他也会遭到非难。大约清晨 5 点，穆乔，一位实干者，决定撤离所有人员，他本人和少数几个志愿者除外。一小时后，他打电报给国务院说李承晚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已离开，“我建议与少数几个志愿者继续留在汉城直至最后关头。”但他接到命令“在无法安全脱身之前”加入李承晚的队伍。

火车站里几乎一片惊慌。上午 7 点，内阁成员的专列拥挤不堪，有许多人爬到车厢顶上。而高级官员却没几位上了车，大多都被那些坚持带走家财的夫人们拖延了。

韩国官员百姓都在慌乱地打算逃跑。那些错过了头班车的人们正准备乘 8 点钟的专列，但站长拒绝发车，原因是他没有接到命令。谁都找不到交通部长。北朝鲜飞机撒的传单满街都是，要南朝鲜投降了事。国防部长申善模担心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逃跑就不会作战了。他还担心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会堵塞汉江大桥。因此在上午 10 点广播了一个称政府仍在指挥，没有离开城市的声明。这一招儿具有戏剧性的效果。秩序相对地恢复，许多人放心地回家了。

但是负责公布消息的头目听到这个弥天大谎被激怒了。他给申打电话表示抗议。国防部长答应更正报导并在上午 11 点 HLKA 广播电台宣布政府的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不过，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些人还留在汉城。但是行使职责的政府却没有了。

上午 11 点 40 分，李承晚的火车到达了大邱，此地是在汉城东南

150 多英里。他踏上站台时显得憔悴。“我犯了平生大错，”他说。他的顾问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但他死倔不听。他非得回去不可。一小时内，火车向北开去。李夫人关心他的身体，递给他一杯茶，但他没理睬，双目紧盯着窗外。“我们一到水原，”他喃喃地说，“就能乘小汽车返回汉城。”当火车返回途中到达大田时，交通部长告诉他汉城已落入“赤色分子”手中。李承晚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站长室短暂休息；在那儿，总统听穆乔的助手说联合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杜鲁门总统将派遣军事力量。李承晚由悲转喜，决定将南朝鲜的第六大城市大田当作他的临时首都。

穆乔已经通知其他外国外交官们说美国人正在乘飞机撤离。法国代办让他的妻儿和美国妇女一起离开，但由于许多法国公民，尤其是天主教教士拒绝离开，他本人因此决定留下。英国公使维维安·霍尔特，一位单身汉，也拒不离开。当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听说所有剩下来的美国人都被汽车送到金浦机场时，他召见了他的秘书威廉·布思神父并让他安排所有外国教士撤离。他自己留下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曾是囚犯，因而也不怕北朝鲜人。

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人伯恩告诉穆乔，“我的职责是留下”。布思神父回来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他已从他的上级——卡罗尔主教那儿得到允许和主教呆在一起。伯恩主教，这位身材修长，头发灰白，长着一双快乐的蓝灰色眼睛的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住布思的手。他俩都不知道这个地区其他外国天主教教士们也都将仿效他们的榜样。新教牧师们都离开了，只有拉里·泽勒斯和其他 5 个卫理公会传教士被隔断在开城。

穆乔在住宅中打点了一些随身物品，然后开车直奔美军顾问团总部，在那里，他了解到有一批 15 名代表麦克阿瑟的军官在大约下午 6 点将到达水原机场。他离开汉城的最后时刻到了。

10 个人围坐在韩国军队司令部的天鹅绒覆盖的圆桌旁，他们是总参谋部的全体人员，4 个内阁部长和豪斯曼上尉。如往常一样，参谋长蔡胖子坐在桌首主持会议。“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国防部长申恳求说：“让我们宣誓！”

豪斯曼上尉说：“等一等，”他让他的司机去旁边他的房子，“在我卧室壁柜的上层有一瓶威士忌，把它拿来。”

几分钟后，他们举杯宣誓战斗到底，如果必要，不惜生死。他们决定在距汉城和水原之间的安养建立司令部。大家走了之后，蔡胖子抽出他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大约下午 2 点 30 分，一支小护送车队——蔡胖子不在内——开过了汉江桥。车队的电台从麦克阿瑟那儿收到消息，命令美军顾问团“坚守原岗位”。有限的美国海军部队不久就到达。重大的决定正在拟定之中。“欢呼吧”，豪斯曼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统统回你们司令部去！”然后命令一个韩国爆破工兵撤除放在桥上的炸药。

豪斯曼想起蔡胖子还把他的手枪放在桌上呆坐着。他命令司机迅速开车去司令部，祈求在蔡胖子打穿他自己的脑袋前赶到那儿。他快步冲上楼梯来到办公室。蔡胖子还坐在桌旁，手枪也仍放在那儿。豪斯曼告诉了他从麦克阿瑟那里传来的消息。豪斯曼离开房间，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去让朝鲜人都听到从东京传来的

消息。大约下午 4 点 30 分，HLKA 电台广播说麦克阿瑟司令部正在汉城建立一个战斗指挥部。美国人答应空军将直接参加明天早上的战斗。“国防军决心坚守他们现在的阵地。”广播在军乐之间每 10 分钟就这么重复一次。人们不知道想些什么，但是具有魔力的名字麦克阿瑟产生了效果。

汉城的北面，朝鲜人民军重兵压境。韩国军队的残部正在溃退。有一些完全溃乱，有一些顽强战斗。他们没有反坦克地雷，杀伤性地雷也所剩无几。但是，韩国军队工兵学校一位指挥官匆忙组成的一个小组，用炸药在汉城北边几公里的一个桥上摧毁了 4 辆坦克。

就在几乎人人都打算离开朝鲜时，穆乔的副领事哈罗德·诺布尔一直竭尽全力想从东京赶到朝鲜去。终于，他在那个早上离开了日本，但是 C-54 飞机在途中耽搁，直到下午 2 点才在金浦着陆。出生在朝鲜一个传教士家庭的诺布尔，永远忘不了他在机场听见到的景象。200 人焦急地等待登上他刚离开的飞机，为的是能去安全之地东京。逃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胡子拉碴，看上去像戴着杂色帽子的海盗，他们正从行李里倒出不重要的东西，开盖的空箱子乱丢在沥青路上。

二秘汤姆·科里含糊不清地告诉诺布尔汉城已被占领，北朝鲜人已过了汉江，目前正在汉城郊外大工业区永登浦。“如果你想活一条命，就乘飞机回去！”

“穆乔在哪儿？我必须和他在一块儿，”诺布尔坚持说，他以前在陆军情报部门工作过。

“他不见了，没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诺布尔决心与李承晚政府在一起，直到得到命令，“政府在哪儿？”

“没有政府让你去找了！它垮台啦！”

诺布尔震惊了，但仍坚定不移。他从东京一路赶来不是为了逃跑，同时，没有后悔药吃了。他向大使馆安全官员询问：“穆乔怎么样了？”

“哦，他被关在他的房子里了，如果你想当个囚犯，你就去找他吧。”

正在这时，一个海军上士艾尔·埃姆斯利坐着吉普车来了，吉普拖车上堆着高高的行李包。诺布尔想，搭车去釜山吗？他至多想去水原。如果美军顾问团不在那儿，他就继续南行。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给了埃姆斯利和诺布尔一支卡宾枪、一支 45 毫米口径手枪和一些弹夹，因为他们要经过永登浦，这个地方据说被北朝鲜人占领了。

他们开车向南经过郊区、要道路口和铁路，诺布尔一路上举着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街上空荡荡，寂静中透出不祥，但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几分钟后，他们安全地通过了这座城市。驶进水原时，诺布尔让埃姆斯利把车开到机场去，美军顾问团可能驻在那儿。如果那儿有相当于政府的机构，他就加入其中。否则，他将继续向釜山方向去。当他们快到机场时，一辆墨丘利牌汽车急速朝他们开来，穆乔在驾驶座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助手。诺布尔激动地挥着手。两辆车停下了，诺布尔跑向穆乔的车。

“你究竟打算去哪儿？”大使粗暴地问。“日本吗？”

“不，我报到。”

“哦，上来，”他说道。

在水原西面约 2 公里的一个农业学院建立了韩国和美国联合指挥司令部后，穆乔和诺布尔去机场迎接美军指挥官约翰·H·丘奇将军。他们接近短短的着陆跑道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他们俩绕着草坪漫步，向美军顾问团官员们询问，那些人正等着撤往日本。突然，从汉城的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消息：所有机场上的美军顾问团军官们和人员整装返回汉城。诺布尔从没见过这么士气低落的队伍。

大约下午 6 点，诺布尔和穆乔听到一架飞机从西边向停机坪飞来。C-47 载着丘奇停在他们身边。穆乔领着一行人来到农业学院，那儿准备了晚餐。就在他们吃晚餐的那个小木房里，设立了丘奇的办公处和使馆办公处，这座木房简陋残破，几乎没有家具。丘奇坚持要去汉城，以便他能了解形势，但穆乔说不可能。往好处说，丘奇会迷路，往最糟处说，不是被俘就是送命。

在大田的南面，穆乔的助手欧内斯特·德鲁姆赖特赶上了李总统，他正在他的夏日别墅。总统情绪不佳。他讥讽地抨击缺乏美国军事援助，尤其是杜勒斯最近允诺美国绝不会抛弃朝鲜之后。哦，美国的军队在哪儿呢？他声称整个败仗都是因为美国说话不算数。

德鲁姆赖特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不公正的。但他始终保持镇静，直到李总统发完牢骚。他不像穆乔，显得教条并容易发脾气。他只是简单地说他为总统效劳，尽其所为，然后就走了。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和汉城联系上了。遭破坏的大使馆电话交换机终于修好了。



美军顾问团的上校 W·H·S·赖特仍在韩国军队司令部，报告说丘奇和穆乔目前在水原。德鲁姆赖特匆忙来到省长家，李承晚和夫人已搬到那儿。李的情绪好多了，尤其是听到麦克阿瑟的消息后，“太好了。”

当德鲁姆赖特告诉他丘奇到来时李不停地说：“我要回汉城！”到这时，许多文职政府领导人来了，成群地在省长房屋中团团转，交换小道消息，传递最新传言。

德鲁姆赖特告诉李总统，杜鲁门总统已命令麦克阿瑟向三八线以南的朝鲜提供海空军援助。美国飞机已经在汉城北边攻击敌人的坦克并摧毁其运输线。情绪高昂的李总统紧握双手祈祷，大喊他一定要去电台讲话，鼓舞他的人民！这事迅速安排妥当了。很快，李总统在大田电台讲了话。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在汉城西边几英里的金浦机场，两架飞机正在跑道的尽头燃烧。一架 C-54 飞机在头上盘旋。4 个美国记者的脸紧贴着有机玻璃舷窗。他们能看见下面美国人激动地挥动着床单和枕巾，这是金浦仍在友方手中的信号。

飞机着陆了，但发动机仍在吼叫。记者们——《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纽约时报》的伯顿·克兰和《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走下飞机。吉布尼曾劝说希金斯不要一起来。朝鲜可不是女人来的地方。意识到她的一些同事们不喜欢她的那股冲闯劲，希金斯认为她与任何男人不相上下并在欧洲证实了这点。对她来说，朝鲜不只是一个新闻，而且是一次十字军东征。

当乘客们挤上飞机时，机务长提议这 4 个记者回到飞机上。可回答是：“我们就留下不走了。”

“你们疯了，”机务长喊道，砰地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机门。

飞机轰鸣着飞走了。一阵可怕的寂静。比奇看看四周想，“瞧，我们跑来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附近有 3 辆军用卡车，堆满了丢弃的箱子和提包。停车场上挤满了丢弃的美国车，足有二十多辆。有的车钥匙还在点火装置上。吉布尼和克兰上了一辆吉普车。希金斯搞到一辆斯图贝克牌车，比奇取了一辆新的道奇车。约在 8 点钟，3 辆车向北朝着战场开去。去汉城的路上挤满朝相反方向逃跑的难民。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卡车正三摇两晃，威胁着吉普上和骑在马上韩国士兵。

当这支小小的美国车队经过时，人们欢呼招手，希金斯又激动又惊恐。朝鲜人不管是美国的什么东西都产生希望，真令人悲哀。比奇按着他的汽车喇叭高喊着鼓舞人心的蠢话，这时又开始下雨了。“这些可怜的傻瓜们不知道我们不过只是 4 个记者，其中一个还是妇女。我手按喇叭也像个傻瓜一样大笑。我高兴得忘乎所以。我不正是民主的象征吗？”

他们向左开到汉江桥上。这是一座高水平的钢筋混凝土桥，人们一点也不不知道这桥仍然安上了炸药。豪斯曼的命令无人理睬。汉城的街上没有恐慌。士兵们乘着卡车、吉普车、旧出租车、老掉牙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经过时，人们正安静地向南走去，唱着歌的士兵们并排而行。

记者们径直奔向美军顾问团总部，它靠近韩国军队司令部，是一个阴暗的灰色石头建筑。赖特上校告诉他们敌人离这里只有 12 英里了。形势多变但充满希望。“南朝鲜人患有恐坦克症。这就是这次退却的部分原因。”

记者们正离开时，蔡胖子将军步履蹒跚地走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我们打得很苦，形势现在好些了。”

玛吉·希金斯在赖特上校指挥部分得了一个住处，其他 3 位记者和一个副官住一起。

精疲力竭的记者们蹒跚在帆布床上睡着不久，一个正在穿裤子的美军顾问团军官喊醒了他们。“他们进城了！朝水原来！”有人跑下门厅嘲弄地大叫，“美军顾问团——亲亲我的屁股，再见了！”

比奇、克兰和吉布尼匆忙地穿衣，收起他们的打字机和行李包。一个美国少校告诉他们，敌人的坦克正向汉江桥开来。他劝告说：“如果我是你们，我也去那儿。如果你们抓紧，还有时间赶到那儿。”

克兰开着吉普车，这 3 个男人穿过漆黑的街道向汉江桥那边开去。人人都在寻路朝那儿跑。克兰为抓紧时间在路上左侧逆行，叫比奇精神紧张不已。迫击炮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

靠近桥时，他们看见豪斯曼上尉就在前头。蔡将军比他们先行几分钟，已经过了汉江。玛吉·希金斯在一辆吉普车上紧跟着赖特上校，只比比奇他们落后几分钟。

因为桥上的路面很窄，一群难民、牛车和自行车挡住了比奇的吉普车。比奇、克兰和吉布尼下车走上前去看出了什么事，然后失望地回到车上。炮声更响了。桥的那一头——安全地带——仅有 100 码之遥了。克兰拼死命地转动方向盘。“如果我们不在总部停留，我们现在早过桥了。”

在总部停留是比奇的主意，此刻他自己恨得要命。“这不是去想已做过什么的时候，而是考虑究竟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烦躁地说。吉布尼正坐在司机座旁边，一声不吭。突然，天空被一巨大的橙红色火焰照亮了。

他们前面的整个世界爆炸了。比奇看见一满卡车的士兵可怕地被炸飞到空中。他本人的吉普车猛的向后退了 15 英尺。

豪斯曼的吉普车过桥后几秒钟，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就在吉普车向上弹起时，他的两耳听到了响声。吉普车随着一阵响声坠落在地，却没有翻车。豪斯曼想这一定是一颗炮弹，于是他驱车向南直冲而去。

桥已炸成两半。豪斯曼身后横过一道大裂口，2 个记者茫然地站在桥的北半截上。克兰用干巴巴的声音说：“我被打中了，我看不见。我的眼睛有血。”

吉布尼的眼镜粉碎了，也在流血。比奇想这是多精彩的镜头啊！那些坦克一定是把火力集中在桥上了。

但这不是大炮或坦克开火。有人惊慌失措炸毁了大桥。炸死的和垂死的人布满桥上。汽车连人栽进 75 英尺深的江水中。有些难民们

认为江水更安全，正纷纷往水里跳。

“一定还有另一发炮弹，”比奇说。“咱们离开这儿吧。”几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桥在燃烧。伤员们在喊救命。比奇围绕着那辆卡车残骸和车上的死人转了转。他靠着毗牙咧嘴的断桥边沿，向黑黑的江水看了看。吉普车已无路可走了。

克兰血流如注，眼睛已失明。比奇从他的提包中找到一件内衣包住了克兰的头。他还带着打字机。眼前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新闻，如果他能活着写出来的话。3个疲倦不堪的记者慢慢地回身向汉城方向走去，他们不知道玛吉的情况怎样。比奇感到垮掉了，精疲力尽。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们一直互相祝贺找到了汉城这个地方发独家新闻报导。汉城却压在了他们头上。

他们决定回到美军顾问团总部。如果他们要被抓住，那块美国地盘也是最好的场所。比奇希望玛吉还在那儿。

当玛吉和她的司机看见一道橙红色的闪电撕破天空时，司机大叫：“炸桥了！”他掉转吉普车往回开到美军顾问团总部。赖特上校的吉普车紧跟其后。在不时划破了黑暗夜空的炮弹爆炸火光中，他们发现参谋长正在召集人员。赖特感到厌恶。“韩国人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警告就炸了那座桥，”他向玛吉解释道。“太快了。”城市的大部分却仍在韩国人手中。

玛吉越来越紧张，但赖特用平静的权威口气说：“大家听着，没有人能靠自己迅速撤退。我们一起都在这儿。”他们要找另一条路线离开汉城。可能是座铁路桥，然后他们也能保住车辆。一个大约 60

辆吉普车、卡车和武器弹药车的车队不久开着车灯离开了。由于没有找到铁路桥，最后他们又停下了。玛吉挂念着他的 3 个同伴。

“哦，他们可有充分时间，”一位作战军官说。“他们此刻可能在水原，枪在你前头发新闻呢。”她想象他们 3 人已舒适地安顿好了，在键盘上用全力敲出他们的报导呢。她决心要过江，哪怕是要游过去。赖特上校注意到她低沉的情绪。“孩子，怎么了？担心你弄不出你的报导吗？”她什么也没说。“看，固定这个无线电转向架，如果你的文字不长，我们可以试着为你送出消息。”她愁眉不展地坐在吉普车里等待着天亮。

6 月 28 日，星期三，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天际时，玛吉恢复了生气。她把打字机放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开始拼命地打起字来。难民们的队伍在此经过，很多人气喘吁吁地看着这位穿着海军衫和迷彩上装的年轻美国人远远地在烟雾中拼命地打字。

比奇、克兰和吉布尼也仍然还在汉城倒霉的北岸。他们在美军顾问团总部过了一夜。一个朝鲜下士说他知道一条过江的路，他们准备离开这里。吉布尼抽出他的海军谍报员证件烧了。“以防万一，我们不留它。”伯顿·克兰伸手拿了他的皮夹。他在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干过，他也把证件烧了，比奇摸出了证件。他有上次战争留下的海军陆战队证件，因此，没必要毁了它。

当他们乘着两辆吉普车沿着汉江北岸向上游出发时，天色灰白了。就在他们背后的山上传来激烈的枪声。他们终于在江水的支流上——不是汉江——找到了桥，但也断了。数百穿着白衣裳的朝鲜人正在涉水渡江。和吉布尼坐在第一辆吉普车里的一个韩国士兵把车开进水中，

向江那边开去。比奇开的第二辆吉普车在中游受阻，毫无指望地陷入泥里。但一群朝鲜人抬起汽车运到了对岸，而比奇一直坐在司机驾驶室里。

他们向着汉江进发，发现岸上挤满了那些盼望过江到安全地带的朝鲜人。江太深了无法涉水，只有用几个小船和筏子摆渡。过了江，他们看见一个大空筏子。一个年轻的韩国士兵和吉布尼坐一条小船去搞到它，克兰和比奇在岸上等着。比奇感到好多了。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伯顿，这是从硫黄岛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还活着。”

“我知道你的意思。”

## 2

在华盛顿。正是晚餐时间。6月27日对于总统来说又是一个闹哄哄的日子。那天上午他接见过副总统和14个国会议员——9个民主党人和5个共和党人。他坐在艾奇逊旁边，让这位国务卿介绍朝鲜危机的概况。军事形势危急，许多国家担心美国可能不会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去击退入侵者。艾奇逊说，未遭抗击的侵略肯定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艾奇逊的话讲完后，杜鲁门宣布，“我已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力量给韩国政府军队以掩护和援助。”杜鲁门请大家提出问题并讨论。大家对于总统采取的行动没有反对意见。当国会议员们从白宫会议室鱼贯而出时，被那些刚刚得到杜鲁门声明副本的记者们围住了，这个声明不仅要求采取行动反对北朝鲜，而且警告中国共产主义分子不要袭击台湾。参议员布里奇斯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行动。”另一

位共和党参议员，新泽西州的 H·亚历山大·史密斯表示同意。一位未明身份的与会者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总统的决定扯出了数不清的麻烦。”《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注意到当杜鲁门走过街道去布莱尔大厦进午餐时是“满面笑容。”而他的顾问们却是“一脸愁容”。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奇生动地描述了总统声明对华盛顿政界的影响：他在这个城市内外居住工作了 20 年，他从没有感到在首都有这样的宽慰和团结的意识。最令人好奇的是和前一天沉闷的气氛相对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将坐失时机，并且做些毫无效果或华丽不实的事。“我从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股票市场行情也看涨了。

那天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个戏剧性的会议。许多人担心苏联代表马立克会出席会议。头天晚上，查尔斯·“基普”·波伦和乔治·凯南已经向杜鲁门保证马立克不会出席。这两位苏联问题专家指出莫斯科不会迅速做出决定。

当马立克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厅进午餐时，秘书长赖伊请他出席那天下午的会议。这将对苏联极为有利。这个苏联人说：“不，我不参加。”听到此话，欧内斯特·格罗斯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当他和赖伊开车去成功湖时，美国人谴责他作为老朋友，竟打算说服马立克出席。“特里夫，你能想象出如果他接受了你的邀请将会发生什么事吗？”格罗斯想，在有记录的历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世界组织投票用武力阻止武装侵略。“无论幸运与否，这对哈里·杜鲁门是个重大胜利。”

在伦敦，艾德礼首相对下院宣读了杜鲁门的决议。“这（北朝鲜



进攻）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评论道，“必须制止。”他说在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已奉命支持美国的决议。在安理会上，只有南斯拉夫反对这项决定，杜鲁门在美国从来没有如此博得人心。

## 第4章 “我们的军队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啦！”

(6月28日—30日)

### 1

蔡胖子命令朴基炳上校带着他的第4团死守汉城。但在汉江桥被炸不久，朴基炳命令士兵们向汉江撤退，收集船和空油桶。28日黎明出现时，朴基炳带着仅剩的50个人抵达汉江上游那座被摧毁了桥梁的完好铁路边。他发现他的250个士兵也正在岸边等待。他们已修建了筏子并找到一条小渔船。朴下令过江，他们全力过江，奋力推开那些从桥上掉下的漂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当他们到达南岸时，朴开始组织他的残部。

天空仍然乌云密布，来自日本的空中掩护看来是没指望了。这时天空传来响声，一架美国侦察机出现了。飞行员的报告令人鼓舞，上午7点30分，12架B-26轻型轰炸机从日本起飞轰炸三八线附近的铁路，这是战争中美国空军第一次出击。

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命令向共产主义分子打开所有大门。约在11点，枪声大作。半小时后，身穿平民衣服戴着红袖章的人们涌进来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主教把祭坛布和神器收集起来送到附近的朝鲜牧师那里保护起来。他推着手推车带着几个天主教男孩来了，但北朝鲜人禁止他们搬任何东西。

“为什么不许？”牧师问道。“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吗？这些东西属于我们正如属于你们的一样。”

北朝鲜人没话说了，牧师带着他的宝物离开了。由于继续搜寻掠夺，伯恩主教抗议了。

“你们信仰上帝，对吗？”一位北朝鲜人问。

“当然了。”

“太好了。你们不久就会去那儿了。”

丘奇将军在水原的司令部不断接到报告宣布汉城已崩溃。但穆乔大使精干的一秘诺布尔不满意。他说服丘奇的两个作战军官和他一起向北到永登浦南边的安养步兵学校的韩国军队新司令部，在那儿他们得到更为准确的形势估计。他们的吉普车在南逃难民人流中硬是挤出路来缓慢逆进。人群中混杂看成千精疲力竭的韩国败兵，但许多人向美国人挥手欢呼。诺布尔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扛着他们的武器，虽吃了败仗但没有一败涂地。当他们的吉普车过去时，平民们也欢呼鼓掌。美国军装仍是最后胜利的象征。

四五千士兵正在步兵学校的检阅场上整齐地一排排站着或坐着。军官们和军士们正在组建新的部队。韩国军事学院院长金弘一少将自告奋勇重建组织溃散的军队——从北方下来的4个师的残部。他不知道第1师在哪儿，另两个师——第6师和第8师——据说仍在东边作战。

诺布尔询问汉江的情况怎么样。金将军不太清楚。他的确不知道几支韩国军队正在汉江桥东边奋力坚守铁路桥。诺布尔向他的同伴建议沿着江的南岸继续向上游方向去。从永登浦郊区的高处，他们能看

见汉城。除了远处炮声隆隆，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当他们走进两座汉江桥南面通道时，一辆军车出现了。幸运的是，这是南朝鲜的军车。一个中尉告诉他们他正沿着江南岸进行侦查。金浦机场未像谣言所说落入敌人手中，也没有北朝鲜人在桥的附近过江。他想他能在炸毁的铁路桥南端的火车站找到第7师师长刘载兴将军。他们向桥走去。车站从另一边爆炸起火，他们小心地走进车站。看不见韩国士兵。但当他们进入车站时，一个卫兵盘问了他们。接着，诺布尔见到正坐在桌旁的刘将军。

他讲了他正在和大约400人坚守铁路桥，他将尽其所能用一门反坦克炮和一挺机枪阻击敌人。但他没有东西炸桥。他求他们从水原送些炸药来。他还希望从步兵学校的金将军那儿得到增援。他请求这两个美国人，派飞机轰炸袭击北岸。

下午1点，白善烨上校正在汉江北岸集合他的溃败的残兵从步兵学校过江。当他们正用渡船和小船过江时，美国飞机吼叫着来到他们头顶上，开始向他们扔炸弹。有些士兵气愤地大叫。美国人的炸弹究竟为什么要炸他们？白善烨也非常气愤，但他安慰大叫的士兵们说这是好事。“美国人来了！他们终于参战了！现在我们有希望了！”

玛吉·希金斯渡过汉江，备受激烈的但打得不准的步枪的火力折磨之后，正在通往水原的山道上，行进在一列漫长的士兵们和难民们的单列队伍中，其中包括韩国内务部长。希金斯决心不添任何麻烦，紧紧地和纵队一起前进。她听到深沉的嗡嗡声，抬头看见银色的美国战斗机正向汉城俯冲。“我的心激动得要跳出来了——这一定是麦克阿瑟的消息中提到的‘重大事件’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的参战同时也鼓舞了每一个人，她周围的朝鲜人高兴地狂呼尖叫。附近村庄的妇

女们冲出来拉着她的手狂喜地指着天空。

穆乔大使正要乘飞机去拜访李总统，突然有雅克飞机猛烈袭击水原的简易机场。他赶紧躲起来，出来时未受伤，只是满身泥土，一条裤腿破了流了血。他穿着破衣服在下午 2 点 50 分左右到了大田，但向往常一样表现得信心坚定。他直接来到李总统的办公室。李夫人觉得他看上去像是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一样。他从国务院得到的唯一指示是“大胆地行动”。因此他自作主张告诉李承晚大量的美国援助正在途中——虽然事实上他不知道杜鲁门的决定会是什么。他满身污泥斑斑的衣服，使他那呼唤信心的热情更显得炽烈。他们必须——并且能够——战斗到胜利！

穆乔冒着丢官的危险发誓说美国已决定为南朝鲜全力以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阻止越过三八线的军事供应。这是韩国美国的联合努力。有些事由韩国人做更好些，其余事由美国人干会更好些。后来，穆乔站在李承晚身边向他泄露了从麦克阿瑟那儿得来的一个秘密消息。他明天早上将来水原以决定为在战争中抵抗共产主义分子应当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并请李承晚在那儿见他。

这一邀请对李承晚来说比穆乔所讲的全部鼓舞的话都更来劲。他说他拼命也非去水原不可。

## 2

杜鲁门总统已经呼吁援助南朝鲜。6 月 28 日下午，他公开表态了，在美国新闻协会的一次大会发表了演讲，4 大广播网向全国播出了他的讲话。同时，美国之音向海外作了转播。他说北朝鲜的进攻是

“一个危险的榜样，尤其危及不发达地区，”并指出他反对侵略的强有力的行动仅仅是保护“和平建设的伟大任务”的一面“盾牌。”

国内外对白宫给予了热情支持。前总统胡佛宣称“解除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去赢得胜利，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但是伦敦《工人日报》把他的行动称之为“华尔街为统治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所干出的冒险主义的残暴无情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行径。”

法国大使打电话给杜鲁门说，他的政府和人民已欣然接受“杜鲁门的决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加拿大和美洲国家组织全都赞同杜鲁门。但是苏联的反应令人困惑。《真理报》周日版甚至没有提到朝鲜战争，但在第二天，塔斯社从平壤发出的两条快讯引述了北朝鲜公报，该公报声明是南朝鲜发动了攻击。第二天早上出现了抗议浪潮，谴责美国“直接针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径”。

在北京，46 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已听到了外交部长周恩来对杜鲁门声明所作的有力回答，而此时华盛顿刚刚天亮。周认为杜鲁门的决定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他谴责美国命令“李承晚傀儡军队”进攻北朝鲜。而这次进攻只是美国为“侵略台湾、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制造的一个“精心构织的借口，”是“美帝国主义夺取亚洲的秘密计划”中的又一步骤。周恩来讲完后有一次“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毛泽东说杜鲁门是个伪君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起来！”他说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虽然国会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赞同杜鲁门的声明，但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激烈地反对。“至少在国会，如果不加抗议就让这事过去了，我们最终就会失去一直由国会拥有的宣战权。而宣战权是由美国宪法只授予国会的。”

尽管白宫有一种欣喜过头的感觉，艾奇逊还是警告杜鲁门说这种一致支持他的政策的明显势头可能不会持久。“总统误解了我的意思，”艾奇逊回忆说，“我的意图是去准备迎接批评和大为费劲的事情。总统却坚持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就没法后退了。对于他和他的党的政治命运所具有的影响都无法动摇他，实际上他也没想到这点。他认为这是正确的，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广为人们所理解。”

### 3

6月29日上午8点，穆乔大使拜访了李承晚在大邱的住所，发现总统“处于可怕的境地。”李夫人也非常紧张。整个夜里，俩人已听到关于汉城形势耸人听闻的大量传言。很明显，美国对援助韩国什么也没有做！在极不愉快的1小时5分钟后，他们动身去机场。

东京，黎明时分的羽田机场乌云密集，雨水淅沥，麦克阿瑟的助手们决定飞机延迟起飞。麦克阿瑟将军简短干脆地说，“我们走。”麦克阿瑟的B-34型座机“巴丹”号，在那天早上早些时候迎着满天雨云起飞了。

当穆乔和李承晚正准备乘各自的飞机离开大邱去水原时，B-29轰炸机正成功地在金浦机场投下了一颗颗500磅炸弹，同时，另两架B-29轰炸机正在轰炸汉城的主要火车站。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转告

韩国想炸毁铁路桥的要求，它仍然完好无损。仅仅用一小队作战坚决的韩国士兵保卫它，看来是毫无指望之事。沿着汉江北岸的江滩上布满了准备过江的北朝鲜人。

白善烨上校终于设法使他的 3000 残兵中的一些人过了江。当白善烨带领部队在金浦上边奋力通过泥泞的稻田时，有一半人仍留在江北岸。从东边打来一些机枪子弹，但没有造成伤亡。在步兵学校附近，他遇见了美军顾问团的雷·梅中尉，白善烨又饿又累，找他要些东西吃。梅一无所有。“那么有糖吗？”梅找到一些。白恢复力气后，问情况怎么样了。梅告诉他议政府附近的反攻失败了，但还有希望。美国人正在赶来。空军已经投入战斗，但还没有地面力量。于是白去找到金弘一将军——韩国军事学院院长——告诉他关于从金浦机场一路上被攻击的情况。金弘一将军问白为什么不反攻。白耐心地解释说：“金弘一将军，我还得在这儿等我的队伍集合。”

当“巴丹”号飞近朝鲜时，麦克阿瑟从通道上走下去告诉他的空军参谋长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说，如果他们不能轰炸三八线以北的目标，北朝鲜人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他有攻击三八线以北的授权吗？“没有，”麦克阿瑟的密友和高级助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就在旁边。但麦克阿瑟告诉斯特拉特迈耶制定轰炸共军空军基地的计划，然后回头看着惠特尼，“现在，你在这些命令中找出一些东西在军事法庭上保护我。”

四架“野马”式战斗机为“巴丹”号护航。但是，正在他们接近水原时，一架“雅克”飞机俯冲下来并向没有武装的运输飞机扫射。一位副官大叫“快呼救！”每个人都俯下身子，除了麦克阿瑟。他冲向窗口，“我们的战斗机正在接近攻击它，”将军报告说。“我们会把



它好好收拾一顿的。”

合众社的欧内斯特·霍布赖特却在想，“我希望麦克阿瑟不要去撞大运了，我可不想让他拉我当垫背的去充英雄。”

穿过早几分钟前被轰炸和扫射着火的两架运输机上升起的浓浓油烟，他们着陆了，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再遭攻击，所以，他们都匆匆挤出“巴丹”号。刚刚以一步之差在汉城从共产党人手下逃出来的凯斯·比奇上前迎接麦克阿瑟，“将军，我很高兴在这儿看见你。”

比奇过去几天中亲眼所见的遍布于朝鲜人和美国人中的恐惧与惊慌消失了。

15 分钟内，麦克阿瑟一行来到丘奇将军的临时司令部。麦克阿瑟听取了丘奇、豪斯曼上尉和其他军官们的简要军情汇报。麦克阿瑟时时用他的烟斗指点强调，提出一个个问题。丘奇原本不打算让任何朝鲜人说话，但麦克阿瑟和诺布尔说服他让参谋长蔡胖子提出朝鲜方面的观点，因为一直是这些朝鲜人在打仗。蔡的英语不太好，因此他通过一位翻译讲话，结结巴巴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当他问到蔡未来的作战计划时，回答是：“我将召集一百万人打仗。”麦克阿瑟转向阿尔蒙德说道：“我可无此印象。”

大家都明显看出麦克阿瑟很不耐烦。他敲着膝盖说：“让我们上前线去看看。”几个人尽力劝说他不要作如此冒险之行。敌人的坦克和先头部队已经穿插进薄弱的朝鲜防线并且随时会过汉江。更有甚者，敌人的飞机几乎随心所欲地扫射。

麦克阿瑟平静地回答，“判断战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去看实战部队。走吧。”麦克阿瑟一行乘着一辆老掉牙的美国轿车和几辆吉普车向汉江出发了。成群的精疲力竭的溃兵减慢了他们的前进速度。看来，韩国军队全面败退，溃不成军，因为美国人拿不出有力措施去重新组织首次攻击波后的幸存者。当车队到达汉江岸附近时，麦克阿瑟用烟斗柄指着一个小山坡，转向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尼德，我们上那儿去，你说怎么样？”车队蜿蜒爬上灰色的小山。所有人下车向山顶爬去。眼下是一个戏剧性的景象——汉城正在燃烧冒烟。记者和摄影师围在麦克阿瑟周围，从各个角度照相，此时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其他人猛地卧倒在地，然而麦克阿瑟眼盯着破坏景象毫不在意爆炸。豪斯曼上尉为他的临危不惧所感动。这不是虚张声势。他仅仅笔直站立，镇静自若。其他人敬畏麦克阿瑟的这种形象，在每次炸爆时都不再退缩。

汉城景象令麦克阿瑟永难忘怀。“在我眼下，这座小山两旁都是如潮的溃兵，仓皇后撤，身穿黄褐色军装的士兵队伍弯延展开，到处间杂着有明晃晃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车中装满呻吟的伤兵。炮弹在天空中呼啸犹如死亡之神在尖声厉叫。弹痕累累的战场上四处弥漫恶臭，满目荒凉至极。”这景象使他震惊。“在这个饱灌鲜血的小山上短暂停留之时，我制定了我的计划。这计划的确是绝望之举，但是除了接受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大陆的失败之外，我看是别无办法了。”单靠海空军支援无法阻挡敌人了。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占领军投进这巨浪汪涛。“这将是背水一战，却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站在这土山上时，他向他的情报军官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提到了拿破仑在雷根斯堡的情形。用战地望远镜观察了那座依然完好无损的铁路桥后，说了一声：“炸掉它！”然后他走下山，上了车。

尽管有豪斯曼的警告，麦克阿瑟坚持一直向前去看一位老朋友金昌甲（音译）将军——他的师在沿江一带。“我上那儿看看，”他简洁地说，“走吧。”

麦克阿瑟问金战局如何。“哦，我们在这儿”，他指着防御工事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干得更好。我们能守住这儿。”

“打算什么时候撤退？”

“我们不打算撤退！命令我们撤退也不撤退。如果需要，我们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

豪斯曼感到这正是麦克阿瑟上前线以来想听到的。

当麦克阿瑟到达水原时，李承晚正在农业学院丘奇司令部的外面等候。李承晚和麦克阿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了。当时李承晚在美国是一名学生，麦克阿瑟在陆军部门服役，现在他们是彼此敬慕的亲密朋友。麦克阿瑟把两只手放在总统的肩上，总统深情地拥抱着麦克阿瑟，然后喊道：“将军，你们真及时啊！”

“总统先生，我原先不知道，”将军歉意地转向一旁说，“对不起了。”不知怎么这恢复了李承晚的好性情，后来当他告诉妻子关于麦克阿瑟的道歉时快活地笑起来了。

两个人私下里谈了1小时之久。麦克阿瑟答应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当将军听说李承晚和穆乔分别乘二架L-5飞机来时，他建议他们同乘一架“山毛榉”飞机回去。他们俩人登上这架飞机，还没来得及

及系好安全带，飞机就开始滑跑起来。飞机在跑道上才跑了一半，猛然急转弯。一个机务员打开门喊道：“快跳下去！隐蔽起来！”一架雅克飞机正一头直朝他们俯冲过来。

飞行员紧紧抓住李承晚的手跑到附近的一块泥泞稻田里。总统和穆乔一头扑倒在地。飞行员说：“你们最好呆在这儿，我去看看飞机怎么样了。”

李站起来，满身泥污却还在咧嘴笑。飞行员报告说，飞机修好还需一段时间，穆乔建议他们坐上头天留在机场另一端的汽车返回大田。

玛吉·希金斯在水原简易机场的边上低头弯腰，正在用打字机打出关于麦克阿瑟将军访问的新闻报导。这时，这位将军本人带着那顶著名的、已皱巴巴的金带镶边帽，穿着卡其布夏季军装走过来了，他认出希金斯就说，“你好，”并问她是否想就便飞回东京。她高兴地接受了，这意味着她将很快发出她的新闻报导。

15 分钟后，“巴丹”号，这架两小时前在 4 架“雅克”飞机攻击下逃生的飞机起飞了。当他们飞出北朝鲜飞机的航程之外时，麦克阿瑟的所有人员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将军已在他的客舱里写军事形势的完整报告。在着陆前，他坦率地与希金斯谈话。南朝鲜迫切需要注入美国力量。“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目前，他有件事要做。“我到东京时，将把立即向朝鲜派出几个美国师的建议送给杜鲁门总统。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我的建议。”

“巴丹”号下午 10 点 15 分在羽田降落了。

华盛顿，同一个星期三正午 9 点 15 分，各新闻通讯社关于危机的报导远比麦克阿瑟的报告乐观得多。《纽约时报》的林赛·帕罗特写道：“自入侵的共产主义分子打进汉城以来，过去的 24 小时是南朝鲜共和国最光辉的时刻。”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更准确的信息传到了国防部：汉江防线能否守住令人怀疑。就在正午前，国防部长约翰逊给杜鲁门打电话说那儿的形势是如此严重，下午应当召集他的顾问们开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提议派遣美国地面战斗部队。

下午 4 点，总统在约定会议的前 1 个小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人问，“我们是否处在战争中？”他反驳道：“我们没有处于战争中。”

“有可能称此为在联合国的警察行动吗？”

“对，就是这么回事，”杜鲁门说——“一次帮助联合国击退一伙匪徒的警察行动。”

下午 5 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举行了 45 分钟的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朝鲜使用战斗部队投入战斗，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公民撤退——而不是采取进攻行动。

杜鲁门尤其关心苏联的反应，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说他的专家乔治·凯南确认苏联打算“尽一切办法置身事外，但想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同朝鲜和中国混战一气”。

杜鲁门说：“这么说苏联人打算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为他们打仗。”

会议以杜鲁门批准他的军事顾问的提议结束。这些人满以为他们的决定足以控制朝鲜危机。

6 月里最后一天的上午，一架载着特殊乘客钟日昆准将的飞机在水原着陆了。直到去年 3 月，他是蔡胖子的副参谋长，那时他被送到乔治亚的本宁堡步兵学校。发生进攻的那天他正在夏威夷等候去朝鲜的飞机。当麦克阿瑟将军听说后，立刻派了一架飞机送他去朝鲜，因为他认为钟日昆不是韩国头号出色军官，也是佼佼者之一。

当钟日昆走下飞机，蔡胖子——他把钟日昆看成是他的门生——说：“欢迎你回国！”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乘一辆吉普车向汉江开去，因此钟日昆可以在麦克阿瑟头天爬上的小山去估计形势。当钟日昆吃惊地盯着燃烧中的汉城景象时，炮弹开始在附近爆炸了。每一颗炮弹落地时蔡胖子就骂一声：“赤色杂种！”他们无视危险，站立着，俩人都情感冲动。在返回水原的路上，这位总参谋长昏昏入睡，钟日昆只好紧紧抓着他，免得他掉下吉普车。

## 5

6 月 30 日上午 3 点，当蔡胖子和钟日昆正在观察汉城时，麦克阿瑟的加急电报传到五角大楼。韩国军队混乱一团，丢盔弃甲，遗弃辎重。在没有大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情况下，大多数南朝鲜人只是希望延缓敌人的速度。韩国军队无法联合行动，存在进一步被突破的严重危险。

陆军参谋长 J·洛顿·柯林斯将军迅速得知这些情况。他急匆匆来到五角大楼，在那儿布雷德利将军可以通过通往东京的电讯线路与麦克阿瑟对话。凌晨 3 点 40 分，电讯会议开始，却不是声音传递，屏幕上闪现出问题和回答。这次沉默的历史性会议的神奇特点铭刻在柯林斯的记忆中。“我们深更半夜聚集在陆军漆黑一团的无线电讯室时，空气紧张得凝固了。”

麦克阿瑟重复他最近的建议：派一支美国团级战斗部队迅速投入前线战区。他还要求授权加强那支战斗先遣队以便它能发动反攻。五角大楼的所有人外表上显得平静，但是在明白决定的重要性后，在问题不断地出现在屏幕上时，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本能的急促。在东京，麦克阿瑟和他 6 个主要参谋人员同样紧张。

柯林斯解释说，在昨天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总统表示不愿投入战斗部队。这时，东京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柯林斯认为这意味着麦克阿瑟坚持他果断的请求，认为决定“刻不容缓。”在与他的参谋们磋商后，柯林斯送去这样的回答：“我将立即转告陆军部长请求总统同意你的建议派一个团级战斗队，进入前沿作战地区。将尽快告诉你，大约在半小时内。”

柯林斯又没有收到回答，因为时间紧促，他没有打算去确保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在他的参谋人员继续通话交换一些次要问题时，他离开了会议室打电话到佩斯部长家里，给他讲了麦克阿瑟报告的要点和出动一个团的紧急要求。

清晨 4 点 57 分，佩斯打电话给在布莱尔大厦的总统。杜鲁门已经起床，刮完了胡子，拿起了床边的电话听筒。他听了一会儿，然后

说：“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将军同意使用一支团级战斗部队。”这些话爽快地传了过去，产生了力量。杜鲁门胆大包天，采取了能够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危险步骤。

几分钟后，柯林斯正电告东京，“已批准你向作战地区派一支团级战斗部队的提议。至于进一步集结，随后给你指示。”麦克阿瑟回答：“谢谢。现在还有什么其他进一步的事情？”

给麦克阿瑟最后的话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于你亲自弄到形势的第一手资料的迅速行动感到高兴。恭贺你，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对于你和你的指挥充满信心。”

## 6

蔡胖子和钟日昆回到水原司令部时，天已黑了。钟日昆看见一个条子命令他去大田见李总统。他在飞机旅行中和与蔡胖子度过的几个小时中虽已疲劳不堪，还是坐着吉普车出发去大田了。

玛吉·希金斯已返回水原。情况比昨天还糟糕。从东京来的上校们和少校们到处喧闹着奔跑，传递着他们认为是秘密的消息。一些美国记者们感到他们像红色间谍那样被对待。她发现凯斯·比奇和美联社的汤姆·兰伯特为攻击的危险而焦虑。比奇说：“我们搞到了一辆吉普车以备万一有麻烦。有你的座儿。”

她希望这意味着她至少在男记者中赢得了一个同盟者。她和这两位男记者呆在会议室外面，希望从这些川流不息出出进进的人们中捞点信息。突然，会议室的门开了，她听到跑动的脚步声轰轰作响，这



时有人用一种尖叫的声音大喊：“向飞机场快跑！”

为什么？三个记者吃惊了。他们跳起来跑到房间里。没有人回答任何问题。玛吉注意到一个老上校向门口跑去，她挡住他：“如果没有什么差错的话，为什么我们都要上路往南去大田？”

“我们被包围了！”上校大喊着推开她跑过去了。

这地方一团混乱。每个人都在寻找交通工具。她听到有人哭着大喊，“赤色分子已到公路上了！”也有人回答，“不，他们在飞机场！”

美军顾问团的一位少校大叫：“我们去保卫机场！”

比奇把他的卡宾枪检查了一遍。“我的上帝，”比奇自言自语地说，“他们真的认为这么一撮人能守住机场吗？”在漆黑的夜晚，三个记者挤进一辆吉普车。一位中士带着机关枪，希金斯所带的全部东西只有她的打字机和牙刷。

在机场，美军顾问团的那位少校组织起大约 60 个人的环形防御圈。玛吉看着人们埋地雷架机枪。撤退的飞机仍然没有出现，突然传来大官们已向大田逃窜出去的谣言。

“这么说我们根本没被包围！”希金斯对比奇说。“这可是找出来的一条好路！”

接着，他们听说包括丘奇将军在内几乎每个人都已经冒着倾盆大雨向南狂奔。3 个记者紧跟上这落汤鸡似的队伍。

钟日昆将军正在大田附近。在长途跋涉中，他已想到他的老师所面临的前途。大多数美国人从来不欣赏蔡胖子。在他们眼中，蔡胖子像一大堆肉山。他短胖的脸看起来毫无生气。他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既有精力又能干的人。钟日昆的父亲是一位在俄国沙皇军队当翻译的漂亮浮华之士。当钟日昆长大后，被送到日本东京军事学院，后来在他班上以头名成绩毕业。二战期间他在日本军队服役。和平到来时，他应征进入韩国军队。1948 年成为蔡的副总参谋长。

晚上 10 点左右，钟日昆到达大田向李总统报到。“对不起我来晚了，”他说。“从现在起我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总参谋长。”

“钟将军到这儿来真是太好了，”李承晚热情地说，“麦克阿瑟将军也向我提起你。根据报告，我了解到我们的国防军已沿着汉江南岸组成了防线。”他停了一会儿说，“你认为我们能坚守这条防线多久？”

钟知道如果他说实话，一定会使李总统震惊，但他又不能仅仅说些乐观的话取悦年迈的总统。他狠了狠心说。“李总统，如果北方共产党军队再次攻击，我军连一天也坚持不了。”

李的脸色沉了下来。“留在汉城的市民们将会如何呢？”他悲哀地说。“你的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计划是什么？”

“坦率地说最好的计划将是保住汉江防线。即是最标准的作战行动计划。但已不可能了。因此，我们必须保住实力。”

“你的意思是你打算从汉江撤退以尽可能多的保住兵员实力吗？”

“对，这是首要目的。”

李承晚递给钟日昆一张纸——任命他为总参谋长。钟日昆呆住了。他来是帮助蔡胖子的，现在他不得不带给他一个坏消息。他离开了李承晚，一会儿，他就在敲蔡胖子的办公室的门了。他发现这个大块头懒散地伸着四肢堆在一张椅子上，正在酣睡。钟日昆用力弄醒了他。

蔡胖子笑了。“哦，你来了。”李承晚已告诉他他被撤职一事，但他不知道谁替代他。“总统告诉你什么了？”。

钟日昆勉强地递给了他命令，说：“我来这儿原是做你的副手。但我接到了这个任命。对不起。”

眼泪顺着蔡胖子的脸颊流了下来，这是高兴的眼泪。“这么说钟将军接替我的职位！”他充满感情地拍拍钟日昆的肩膀。他知道这是他一生军旅生涯的末日。但他为他所信任的人替代。他还知道豪斯曼也高度敬重钟日昆，因为钟日昆是一个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的优秀管理人员。

## 7

6月里最后的一个日子，星期五早上9点30分，杜鲁门把五天前在布莱尔大厦会见的同一批人都召集到白宫内阁会议室。他告诉他们他已同意向朝鲜派遣一个团，并认为他干了一件没错的事。接着他征求意见。全体同意。

总统询问他们在使用额外军队问题的意见。他倾向于同意接受一

天前蒋介石愿在 5 天内向朝鲜派遣 33000 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提议。这肯定是及时的和重要的援助。但他让他们仔细考虑可能出麻烦的地点。例如，毛泽东将会干出什么？苏联可能会在巴尔干、伊朗和德国干出什么？

艾奇逊认为出现来自台湾的中国军队，可能使毛泽东加入这场冲突。因此，他们将重创这位总司令[译者注：蒋介石]的部队，而且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还会削弱他自卫的能力。柯林斯补充道：“提供的 3.3 万名部队几乎没有现代化装备，在对抗北朝鲜坦克时会像李承晚军队一样毫无用处。”

杜鲁门听从了这个意见，同意婉言谢绝蒋介石的援助。接着他告诉听众他已决定应授予麦克阿瑟将军全权使用他统辖下的全部军队。在这个仅半小时的会议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杜鲁门以轻率的态度走出了重大和冒险的一步，他未经宣战就投入了战斗部队，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事例之一。

不到 1 个小时，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有 7 个民主党人、7 个共和党人和白宫发言人萨姆·雷伯恩。杜鲁门回顾了他本周前已做出的决定，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保卫大韩民国。

接着是漫长而紧张的沉默。只有一个反对意见，来自一位共和党人——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少数党议员领袖。总统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战斗前，首先应当与国会进行磋商。杜鲁门回答说由于局势紧迫没有时间，做出了紧急决定。惠里打断了总统的话，却又被共和党众议员密苏里的杜威·肖特所打断了，肖特说，他认为当他说全国感激总统在这次危机中有力的领导时，他是在代表几乎每

一个国会成员。

尽管有几个人找岔攻击，国会两院以压倒多数支持杜鲁门果断的行动。《纽约时报》的社论是热烈的：“关于地面部队的使用有一些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东西，部分是因为它们在整个历史上既是战争的一种象征，又是重要的手段，部分是因为地面部队意味着领土的有形的占领。阻止必要手段将是愚蠢的。”

6月30日凌晨1点22分，不多不少在此时间，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命令。美国参战了。

## 第二部 胜败难卜的战斗

### 第5章 “给，喂你们两把土吧”

（6月30日—7月10日）

#### 1

开战6天之后，韩国军队就土崩瓦解了，首都汉城也被李承晚和他的政府所放弃。以苏制坦克开路的北朝鲜人势不可挡，大韩民国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是，来自密苏里州的矮个子杜鲁门决定拿他的名誉冒险，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难道美国没有鼓动南朝鲜起来反对北方的共产党吗？作为民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美国现在怎能处于初创阶段的大韩民国（尽管它存在局限和错误）弃之不顾呢？

哈里·杜鲁门的决定勇气十足，却来得不是时候。美国的军事状况令人遗憾，部分原因是杜鲁门不喜欢花费国帑，还轻视三军将帅。尽管他自己奉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强硬的冷战政策，他还是把五角大楼的预算削减了  $1/3$ 。相反，他把钱用于援助那些受到苏联压力的国家。

到1948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名闻遐迩的将近100个师的美军地面部队已被大幅度裁减。例如，48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被裁减至8.6万人。当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大富豪律师刘易斯·约翰逊于1949年接替詹姆斯·福莱斯特任国防部长后，情况就更为糟糕了，他在数星期内便把陆军削减为9个师。几个月后，当俄国人因造出原子弹而震惊世界的时候，约翰逊和杜鲁门都未严肃

对待，视之为“实验室里的偶然结果”。两个月后，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的部队击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两件事使国务卿艾奇逊确信一个“不同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应该重新整军备战了，但是当金日成的部队蜂拥越过三八线时，美国军队的状态仍很糟糕。虽然一次平时征兵活动招收了 30 万人，但其中的许多人对此抱有反感甚至敌意。他们的装备和所受的训练都很差。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朝鲜连一个 3.5 英寸口径的火箭筒都没有。性格直率的李奇微将军曾说：“简言之，我们处在准备不足的尴尬境地。”

杜鲁门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因联合国的支持而得到了加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和英国都答应派遣军队。

杜鲁门在美国几乎没有遭到批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推行新的军事扩张政策的标志。随此误解而来的另一个错觉是：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征服世界的阴谋的伙伴。

凯南和波伦都曾竭力使杜鲁门总统相信：俄国人力量太弱，不可能实施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苏联新闻界极少报道有关这一战争的消息，这表明斯大林也很震惊，正在思考对策。凯南和波伦说苏联人确实给金日成送去了武器，而且军事行动也是斯大林的军事顾问策划的，但是根据这两位苏联问题专家的看法，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全世界，而只是为了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开。

有关中国与北朝鲜是伙伴关系的错觉也是从错误的情报中得来

的。实际上，两国之间只是有一条结实的共产主义纽带而已。毛泽东好像无意过深地卷入南北朝鲜的内战，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刚经历过残酷内战的中国，并攻占台湾以使蒋介石彻底完蛋。杜鲁门派第7舰队保卫台湾的决定已经引起北京的忧虑，中国军队正在做保卫沿鸭绿江与北朝鲜接壤的边界的准备。

战争开始前两天，中共中央军委曾发布命令：解放军复员100万官兵，回家为国家的繁荣兴旺做贡献。正在他们准备离开部队时，战争爆发了。开始时毛泽东认为它只是朝鲜的一场内战，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当杜鲁门正式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且与中国有直接关系。毛非常愤怒，在6月的最后一天指责傀儡李承晚在美国政府的煽惑下挑起了战争。他马上撤消了复员100万部队的命令，并增派部队到满洲以防美国人接近鸭绿江。尽管他十分震怒，但还是决心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和许多来自湖南省的农民一样，毛泽东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有自大自傲的倾向，赞成通过武力解决争端。和他的重要助手，出身于儒教知识分子家庭的周恩来不同，毛从未到过外国。所以毛从来没有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看到过外部世界的那些人所具有的那种开阔的视野。他自学成才，成了能运用古代政治艺术的卓越实践家。因多年受肺结核的折磨，他在1950年看上去很瘦，但他的精力仍很旺盛。

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未认识到1949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那次重要会晤的实际意义，这次会晤导致了两个月后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在某种意义上说，该条约显示了两国之间的尖锐分歧。甚至在美国人抛弃蒋介石以后，斯大林还在暗中支持他，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他共产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他担心毛会变成另一个铁托。



他深信与软弱无能的所谓民主政权打交道要比与迅速发展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更有好处。

1949 年末至 1950 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期间，双方发生过许多争执。只是在毛的一再坚持下，两国才签订了一项条约。毛召来周恩来与苏联人谈判，周拒不离开莫斯科，直到条约签订为止。斯大林最后才同意了周坚持的一点，即如果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立即给予全力援助”。

会谈期间苏联人一直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客人。一天夜里他们邀请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因该剧极力贬低中国人，所以只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剧院包厢里表情冷漠地露了面。

日本投降后两国的关系就立即恶化了。当时，到达满洲的苏联军队拆除了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并运到了苏联。美国的一个委员会估计苏联运走的食物和工业设备总价值约为 8.5 亿美元，苏军在中国东北肆意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总计超过了 20 亿美元。

当中苏于 1950 年初最终签订同盟条约时，双方代表均无笑脸。虽然苏联人同意给中国人贷款 3 亿美元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但这只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贷款数的  $1/10$ ，而且 1% 的利息是一种侮辱，因为此前不久，苏联给波兰提供了 4.5 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对知悉内情的人来说，这显然是由于斯大林自 20 年代中期确信毛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以来一直鄙视和不信任他的结果。虽然毛与莫斯科签订了条约，但他对斯大林对西方的好战态度仍抱有疑虑。毛对

斯大林的反感也是涉及个人的。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莫斯科时，曾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被关了好几年。对毛来说，这是一件仍然难以忘怀的大丢脸面的事情。

因此，杜鲁门和艾奇逊做出的北朝鲜是中苏阴谋的工具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只派遣了两个完全由北朝鲜人组成的师，虽然苏联人策划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设备，但他们并不打算进一步提供援助。

## 2

7月1日凌晨两点半，当副领事诺布尔到达大田郊区时，天色阴暗，大雨依然如注，他找到了穆乔大使的小木屋。大使正在屋里与几位助手及他所信赖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老记者沃尔特·西蒙斯谈话。大使显得疲倦、沮丧和焦躁不安。电话铃响了，是李承晚总统打来的。穆乔说，“诺布尔先生刚从水原到达这里。我要派他去你处。有些事我不想在电话里谈，我想让他去告诉你。”

穆乔告诉诺布尔，丘奇将军打电话对他说所有的人都已撤离水原，因为形势已无可挽回。诺布尔将等候丘奇到来后再把大使馆人员用小汽车撤往西南。最重要的是需要说服李承晚总统，他必须放弃大田。政府必须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如果李不先行一步，大多数部长是不会离开的。他们离开后还可以摆脱追随在李总统左右的一大批政客和有势力的私人门生。这些人正在通过散布流言蜚语制造恐慌。这些流言蜚语暗示几乎所有的部长和高级军官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成员。

诺布尔前去完成他的使命时天仍在下雨。凌晨3点钟，他找到了

那栋集日本和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两层大楼。总统和夫人正在焦急地等候。他们看上去很疲劳。诺布尔简要描述了他在水原和汉江的见闻，然后转告了美国大使要李继续南迁的建议。

年迈的李总统气冲冲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李夫人也支持他。“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李说。共产党的坦克已到水原，什么也挡不住他们向南推进。如果北朝鲜人攻进大田杀了他，也好。“我宁愿死在大田也不愿含垢忍辱继续南逃。”李夫人也发誓要留下来与丈夫同生共死。

诺布尔争辩说总统无权按照个人的喜好行事。他对韩国人民负有责任。如果他死了，大韩民国也就完了。他们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小时。最后，诺布尔觉得他的话正在动摇总统的决心，而且他看出李夫人也愿意南迁了。这时候国防部长申善模和新任总参谋长钟日昆将军来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诺布尔。但李发誓说如果穆乔和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仍处危境中时，他决不离开大田。诺布尔向他保证说穆乔正在计划撤离，一俟见到丘奇将军就会出发。大使馆全体人员是会赶上来的。

不知疲倦的诺布尔匆匆返回穆乔处时见到了刚刚抵达的丘奇。他带来了惊人的消息：杜鲁门总统已经命令美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第24师的第一批部队将于几天内空运到大田。每个人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一个美国陆军师将会狠揍那些北朝鲜人！穆乔欣喜异常，定要让诺布尔去告诉李现在谁也不必离开大田了。

诺布尔颇感为难：刚才和李总统夫妇费力地磨了一个小时的嘴皮子，现在又得回去说刚才的话全错了！穆乔只好同意亲自送去这个好

消息。等他匆匆赶去时，才知道总统和夫人已经上路了。

经过一番痛苦的驱车旅程，玛吉·希金斯和她的三位伙伴终于驾着汽车到了大田，浑身都湿透了。他们把汽车开到政府大楼，找到了身体虚弱的丘奇将军。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张长桌边。这时候，玛吉冷得直发抖。

丘奇平静地说：“今天早晨已有两连美军乘飞机前来南朝鲜，你们知道了大概很高兴吧。”

她想，美国又在这里参战了。她不知道这是联合国的行动，所以问：“你不觉得这太迟了吗？”

“当然不迟。美国人到这儿情况就会改观。我们就会有可以信赖的人了。实话对你说吧，和南朝鲜军队在一起，我们一直非常艰难。我们没法叫他们鼓起勇气来。我们无从确定南朝鲜人的报告依据的是实情还是谣言。”在水原附近仍无共产党的部队，所以他们乘吉普车踏上的可怕旅程再无必要了。

丘奇说第一批美军将被部署在大田以北，而且几小时后即可抵达。这时玛吉问道：“我们要多久才能发动一场进攻？”

“噢，大约两星期，也许得一个月。”

“如果俄国人干涉呢？”比奇问。

“如果他们干涉，我们将把他们打回去。”

记者们现在有了两大题材：水原的大溃退和美军的抵达。玛吉和兰伯特两人的交稿期限都已迫近，所以他们冲进了美国情报处的办公室。由于没时间把消息写成文字，他们只得进行口授。这是希金斯以前从来干过的。兰伯特在东京没有同事，但她求得了美联社的帮助。她刚口授了三段，美联社东京分社经理的妻子巴巴拉·布赖恩斯就打断了她：“我们只能记录这么多，玛格丽特。”希金斯打电话给东京记者俱乐部，力劝一位同事记录全部消息，精疲力竭的她把水原溃退的消息压缩为两段，把其余的新闻分成了六小段。口授完后，她和兰伯特与一位衣冠整齐、英语流利的韩国军官一同乘车返回了穆乔的住处。汤姆拍拍那位军官的肩说：“嗨，伙计，你也在部队里干吗？”

“嗯，我打算在部队里干。”他礼貌地回答。

汤姆又拍了拍他的肩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刚被任命为韩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我是钟日昆少将。”

把两位记者送到穆乔处后，文质彬彬的钟将军继续驱车前往韩国军队的总指挥部。他在那里与蔡胖子讨论了军事形势。这时候，诺布尔已抽空睡了几个小时。他打电话给丘奇将军，汇报了前一天在汉江边的见闻，还解释了刘将军正在努力做什么。之后他到隔壁的办公室与这位韩国指挥官取得联系。他惊奇地发现蔡胖子已被钟日昆替代，二人均想与丘奇将军讨论美军的义务和今后的计划。但是他们受到了几位美国军官的冷遇，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丘奇。

从不墨守成规的诺布尔径直打开连接两间屋子的门，说朝鲜的将军们想与丘奇将军谈话。诺布尔回忆道：“战争到了这个阶段，朝鲜

的美国高级军官仍然要催促再三才肯与韩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们谈话，这是令人十分惊奇的。”

这位热心的副领事没时间休息。穆乔命他去追赶李承晚夫妇。毫无疑问，总统获悉情况有变后定会返回大田。诺布尔要去劝他在地逗留几天，直到所有的政客和散布谣言的人离开为止。诺布尔和一位同事以及使馆高级翻译分乘一辆小汽车和一辆为防备紧急情况之用的吉普车出发。小汽车由他驾驶，吉普车由一个朝鲜人驾驶。他们驶向不熟悉的地区，那里即使有好路，也没有好路标。

在丘奇将军与钟日昆和蔡胖子讨论军事形势的时候，敌人正在强渡汉江，尽管他们遇到了韩国军队第 1 和第 7 师残部的顽强抵抗。所有韩国军队中，只有这两个师撤退时秩序良好。原有的 98000 部队差不多有一半已被打死、被俘或失踪。

在汉城，征服者们让孩子们坐到坦克上，使一些人们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权已把他们从腐败的李承晚政权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了。起初北朝鲜记者金申吉（音译）注意到人们很害怕。但也有人告诉他：“我们听说北朝鲜的共产党军队都是些头长兽角、脸膛赤红的恶魔。但我们看到他们和我们一样，士兵们都年轻、勇敢而且英俊。”

同时，数以千计的前政府官员、市政官员以及社会名流正在被逮捕。有些人被当作卖国贼立即处死了，有一些可能有用的人则被送往北方。年轻人被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志愿军为朝鲜的统一而战。有些人很积极，但大部分是被迫的。

美国的第一批援军——史密斯特遣队从日本飞抵朝鲜。该队的406人均来自美军第24步兵师21团1营。每人携有120发0.30英寸口径的步枪子弹和两天的C-口粮[注：C-口粮：美国陆军战斗部队的一种听装日用口粮。]。他们带来了一些75毫米口径的无后坐力炮、两门4.2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和一些2.36英寸口径的火箭筒（已证明它们对付不了苏制坦克）。许多人手挥旗子向特遣队欢呼致意，就像是在过节。当特遣队在火车站踏上列车向大田进发时，朝鲜的几支乐队热烈欢送了他们。

12小时后列车抵达大田。西点军校毕业的查尔斯·布雷德利·史密斯中校被簇拥到丘奇将军的指挥部。史密斯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但他手下的军官只有1/3有作战经验。他的军士虽有一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的老兵，但他们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参加过战斗。士兵们大都是20或20岁以下的年轻人。史密斯本人34岁。他中等身材，身体强壮结实，性格开朗友善。

丘奇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我们在这里有小规模的战斗。我们需要一些见到坦克不逃跑的人到这里去。我们打算派你们去支援韩国军队。”

史密斯建议在部队宿营时他去观察地形。他和手下的主要军官迎着成群结队的韩国败兵和难民沿崎岖不平的公路往北走。他在乌山附近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步兵阵地，可以控制通往水原的将近8英里公路和铁路。他把这个地方确定为史密斯特遣队的防守阵地，然后返回了大田简易机场。当天夜里，丘奇将军命令他率部乘火车向北进发。

诺布尔越过西海岸泥泞的山区，终于在釜山赶上了李总统夫妇。在前往他们住处的路上，他遇到了同事格雷戈里·亨德森副领事。亨德森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儒雅之士，他对诺布尔海盗式的外表深感惊讶。诺布尔穿着领口敞开的卡其布衬衫和一套军装，一支手枪耀武扬威地插在他的腰带上。亨德森同意陪他去李总统夫妇下榻的省长官邸。亨德森事后回忆：“我当时的印象是，哈罗德·诺布尔好像一只正在挥动翅膀向猎物最后扑击的鹰隼，而总统夫妇正是他的目标。”

他们俩人在接待室等了一会儿，总统夫妇就进来了。李总统态度和蔼但显得紧张和忧虑。他说当他知悉美国大使馆还在大田时，他很生诺布尔的气，但经过思考，他意识到诺布尔是出于善意行事的。现在他得回大田去和穆乔及其他人在一起。他自己舒舒服服地住在釜山而政府其他人员却在前线附近，他的人民会怎样想呢？

诺布尔转告了穆乔的口信。让政客们离开大田是极为重要的。穆乔的话很有道理，李同意等待几天。诺布尔力劝李在与穆乔联系之前不要做任何事情。他打电话给穆乔，穆乔说 24 师师长迪安将军已到大田。迪安不希望李在战况不稳定的情况下回大田。一俟安全有了保障，总统即可返回。

威廉·迪安少将身高 6 英尺，留着硬硬的板刷头。他向丘奇将军了解发生的情况。丘奇告诉他，史密斯特遣队将守卫汉城—釜山公路在安城和平泽交叉处的阵地。从理论上讲，这些阵地可封锁敌军极可能循之前来进攻的两条通道。每条通道只有一连部队防守，别无良策。

第二天（7 月 4 日）下午，迪安将军得知史密斯中校要到乌山以北去侦察，便命师属炮兵部队的代理指挥官乔治·巴思准将乘吉普车



到平泽去告诉史密斯：“固守你给丘奇将军说过的乌山附近的那些好阵地。”这个决定比一些参谋人员提出的防守更靠南边的阵地的建议更有道理。

巴思找到了史密斯。那天下午，史密斯前去察看了作为最后防线的一个阵地。午夜刚过，特遣队的步兵和炮兵就乘坐征用的朝鲜卡车开出了平泽。这些卡车都由美军驾驶，因为当地的司机都拒绝向北去。平泽到乌山只有 12 英里，但由于有大批难民，美军在黑暗中走了两个半小时方才抵达。

那天白天，记者们也都到达平泽，要采访美军的第一次战斗。迄今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希金斯和霍默·比加特之间。他们都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

比加特为人沉静，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出色报道而备受敬重。年轻记者把他当作偶像，极力模仿他。他是个极为称职的记者。他自认为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资深记者，觉得希金斯没有任何理由留在朝鲜。他叫她去东京负责那里的分社。她反应冷淡，拒绝回东京。他打电话给纽约总社要求把她马上调去。虽然许多随军记者都不喜欢希金斯的粗鲁，但那些在平泽的记者看到她积极肯干，对她很表同情。比奇对她说：“他们不可能辞退你，你干得很不错。”

那天夜间，在平泽记者们聚集的小屋里，希金斯走到《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著名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身边，含着眼泪说比加特曾对她大喊大叫，声称他不能和像她这样的人共事。比加特在东京见过的每一个人都说不喜欢她。她抗议说自己只是想分担任务。她开始哭了起来：“我该怎么办呢？”

“玛吉，对你来说，报道朝鲜战争或失去工作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重要呢？”

她心事重重地去睡觉。“我感到不管我的同事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抱有敌意，对我都是更难受的，因为我是个女人。由于我是这里唯一的女记者，肯定会有许多人议论我，这样男女杂处成为新话题。”

她于黎明前醒来后决心到前线去。她和迈登斯以及路透社的一位澳大利亚年轻记者乘上了一辆吉普车。天不久就下起雨来。当他们驶进平泽城区时，他们不得不绕过一些还在燃烧的韩国的弹药车。这些车是被澳大利亚空军误炸的，许多尸体还躺在草席上。三人冒着蒙蒙细雨继续北行，来到 34 团 1 营的指挥部。在一个四周积满泥水的草顶小木屋里，他们见到了营长哈罗德·“印第安人”·艾尔斯少校，他是几小时前抵达的。

史密斯特遣队于黎明前就到达了乌山以北 6 英里处的预定位置，但尚未把战壕完全挖好。史密斯把一门 75 毫米无后坐力炮架到公路东侧，把另一门架到更东边的铁路附近。4.2 英寸口径的迫击炮被架到了山坡背后，离 1 英里宽的步兵防线大约 400 码，迫击炮背后 2000 码的地方，吉普车把 4 门 105 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拉进了阵地。另一门榴弹炮被拉到了前边，以便摧毁沿公路而来的坦克。

尽管下着雨，史密斯仍能隐隐约约看到水原。清晨刚过 7 点，他就发现敌军已出动。半小时后，他看清来的是一个坦克纵队。他的排长们在来回给散兵坑里的士兵们打气。当敌军坦克纵队行进到距前沿阵地 2000 码处时，美军的一个榴弹炮开火了。这时正好是 8 点 16 分。美军的其他武器也随之响起来，但前沿的士兵发现那些坦克未受损伤，

仍在继续逼近。无后坐力炮直接向坦克轰击，而坦克则以 85 毫米口径火炮和机枪予以反击。2.36 英寸口径的反坦克火箭击中了刚抵达美军阵地的前几辆坦克，而且击中的都是坦克最薄弱处的后部装甲钢板，但它们仍在步步向前逼近，直到一门榴弹炮用高爆反坦克炮弹击中了最前面的两辆坦克为止。受损的坦克被推到一边，其余的 31 辆坦克无情地驶过了史密斯特遣队的阵地。它们没有停下来进攻美军步兵，而是向炮兵阵地开去。行驶至 500 码处时，它们隐蔽到一座小山后躲避炮火，然后一辆接一辆呼啸而出，安全地冲向乌山。

当玛吉和其他记者正与艾尔斯在临时营房里喝咖啡时，巴恩准将闯了进来。他大声说：“敌人的坦克正在向南驶来！赶快把反坦克火箭小组交给我！”他说这是共产党的坦克第一次遇到美军——史密斯特遣队，“我们可以依靠他们顶住敌军，但如果坦克冲过炮兵阵地，就会直向这里开来！”

坦克攻击史密斯特遣队之后，阵地上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寂静。美军至少有 30 人死亡，但史密斯未发现敌步兵从水原沿公路开来。在连绵不绝的雨中，士兵们挖深散兵坑等待必定要来的步兵进攻。

一小时后，史密斯在观察哨位发现水原附近有了敌情。又过了一小时，由 3 辆坦克当先开道，总长达 6 英里的卡车和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离美军阵地 1000 码以内的区域。史密斯决定痛击他们。迫击炮炮弹使敌卡车队陷入了严重混乱，0.50 英寸口径的机枪也密集地扫向敌车纵列。近中午时分，敌军步兵开始推进到了公路东侧。

罗兰·钱伯斯上士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曾荣获过 5 枚紫心勋章。当他打电话请求 60 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支援时，对方回答：“打不了那

么远。”

“81 毫米口径的怎么样？”他大吼道。

“我们没有。”

“真见鬼。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放 4.2 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吧！”

“我们也没有。”

“那么大炮呢？”

“联系不上。”

“空军呢？”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真该死。呼叫海军！”

“海军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

钱伯斯骂了一句脏话，说：“给我送一架照相机来，我想拍一张这里的照片。”几分钟后，迫击炮弹的一只碎片击中了他，使他得到了第 6 枚紫心勋章。

下午两点半，史密斯的环形防线建起来了，但部队已有 1 / 4 的人受伤或战死，弹药也已所剩无几且无从补充。他的特遣队被敌人包

围，只在左边还有一条逃生之路。没有空中支援，甚至没有一架联络机引导他们冲向安全地带，因为浓厚的乌云布满了天空。史密斯也无法架设电线与炮兵联络，因为公路仍处在密集火力控制之下。

史密斯命令 C 连带非战斗人员、军医、能行走的伤员和营指挥部向后撤退，B 连掩护。当理查德·达什默的 C 连接到撤退命令后，他们就像长耳大野兔似地跑下了山。“班排组织已荡然无存，人们只顾向后奔命。”沉重的武器装备成了负担，有些人甚至把钢盔都扔掉了。谁都不想送死。但我们能冲出去吗？达什默这么想。

史密斯计划让部队互相掩护撤下山岗，但卡尔·伯纳德少尉从未接到命令。后来他才得知只有他的排还留在阵地上。他收容了大约 25 名掉队人员（大多是伤员），率领他们到了暂时还算安全的另一个高地。当撤退命令最终传来时，北朝鲜军队似乎已从四周将伯纳德他们包围。他们奋力穿过几片稻田来到另一个阵地后，遭到了猛烈射击。B 连指挥部扔下的一挺 0.50 英寸口径的机枪被敌人调转枪口，向他们猛扫过来。

史密斯的军官们最恶劣的一点是对求救的伤员不施援手。有位中尉遇到了 6 名躺在地上的士兵，其中一个叫道：“中尉，能够救我们吗？”那位年轻的军官塞给他一个手榴弹，说：“我只能这么做！”

战斗结束后，当获胜的北朝鲜军队正在休息时，好奇的村民们上前和他们搭上了话。沃允旭（音译）中尉对美国兵一点儿都不佩服，许多美国兵吓得不敢放枪。那些乞求饶命的美国兵都没有被打死，而那些负隅顽抗的人则全被无情地击毙了。沃允旭查看了尸体，嘴巴大张的美军尸体到处可见。他手下 9 班的一个士兵大笑道：“这些美国

佬虽然死了，可他们的肚子还饿着呢！给，喂你们两把土吧！”他往每具死尸的嘴里都撒进一些土，逗得每个人（甚至村民们）都乐了起来。

那天下午不久，巴思准将同意玛吉·希金斯和其他记者随反坦克火箭小组活动。他告诫小组成员：“当心一点，有些坦克也许已经冲过来了。伙计们，不要在 150 码以外打它们。”

个子矮小的卡尔·迈登斯常常在遇到危险时仍设法保持良好的风度，但巴思的告诫却使他的脊梁骨上掠过了一股寒意。记者们裹在被雨水浸沉的毯子里，随这个 6 人小组分乘 4 辆吉普车出发。车到山顶停下来，希金斯看到美军跳下卡车，在与公路平行的一道山梁上散开。这时，一个荒唐地把白薯秧放在钢盔上作伪装的南朝鲜军人策马从北边向他们急奔而来，大喊道：“坦克！坦克！就在我身后！”

“等一等，”那位澳大利亚记者说，“虽然坦克来了，可步兵还没来。坦克不能驶下公路，可我们能。我们可以步行。”

不久，他们碰到一位名叫查理·佩恩的中尉。他说有辆坦克发现了他们，然后就折回去了。“我们要在这里挖战壕固守，并派巡逻兵去摧毁坦克。”

但是几分钟后，当记者们正在挖战壕时，左边 1500 码处的铁道上出现 1 辆苏制坦克，接着是第 2 辆。这时美军一个运送弹药的小分队恰好沿公路从后边开来，有两名尉官急匆匆跑到山上。他们显然还很年轻幼稚，其中一个对佩恩说，“查理，上级命令我们带这些弹药在狙击手的掩护下猛冲过去。”他们打算把这些宝贵的弹药送到史密

斯中校手中，他势单力薄的部队正在被击溃。两名尉官是想找两位志愿者。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佩恩说。他劝他们等候进一步的消息，还说：“我们也许会成为卡斯特[译者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839—1876年），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将领，战绩卓著，后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雷恩河附近印地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那样的英雄。”

与此同时，希金斯注意到火箭筒小组的小伙子们盯视着那辆坦克，好像在看一部新闻纪录片。在一名军官的严令之下，他们才慢慢地离开散兵坑爬过豆地去攻击。他们在离坦克 500 码的地方发射了一枚火箭弹，似乎直接命中了坦克。但佩恩却说：“见鬼，那些小伙子真是胆小怕事。他们本该靠得更近一些去击毁坦克。”

铁道上的坦克开火反击。希金斯看到有北朝鲜人从坦克里跳出来。机关枪吼叫起来。她从望远镜中看见一名头发金黄的美军从草地露出了脑袋，随之便倒了下去。几分钟后，她听到有人喊：“他们打中了谢德里克，在胸部。”那个声音平淡地说：“我想，他已经死了。”

虽然火箭筒还在发射，却毫无效力。后来，火箭筒小组突然撤了下来。

一直在拍双方交火照片的迈登斯说：“天啊，他们好像是在看球赛，现在球赛结束，该回家了。”

希金斯问一位中士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没弹药了，”中士痛苦地说，“而且敌军步兵比他们多。另外，这些该死的火箭筒对那些重型坦克没什么威胁，打上去却弹落下来了。”

回到营部后，当希金斯正与医疗队的一名中士谈话时，谢德里克的尸体被抬了进来，放到了房中的薄木板上。她看到他脸上有惊恐的表情。金黄色的头发和瘦弱的身体使他看上去比 19 岁的年龄更年轻。

晚上 10 点，迪安将军抵达离乌山 15 英里的平泽。他来到艾尔斯的指挥部，与巴思准将商议军情。史密斯特遣队仍无确实消息，但敌军坦克在附近的出现使他感到不安。他离开后不久，来了 4 名筋疲力尽，浑身湿淋淋的特遣队士兵。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消息：他们已被坦克和成群的步兵打垮！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死！

几分钟后，史密斯特遣队的炮兵指挥官米勒·佩里中校一瘸一拐地走进指挥部。他的叙述更确切：当史密斯下令撤退后，士兵们就拆下了炮上的瞄准器和保险栓。后来，他和史密斯回到乌山郊区后，发现拉大炮的卡车只受到了轻微的损伤。当转过通向乌山的一条弯道时，他们突然发现有三辆敌军坦克停在路上，坦克上的敌人正在抽烟。史密斯的小车队一枪未放就逃走了。他们折而向东，奔向安城。他们在路上至少收容了约 100 名美军步兵，有些人丢了鞋、钢盔甚至衬衫。天黑后，他们全部安全抵达安城。没有敌人追击他们。

听完叙述，前来拜会艾尔斯的记者们离开战斗指挥部去睡觉。他们找到的地方太拥挤，迈登斯只得睡在桌子上。午夜前，有位随军牧师叫醒了他：“卡尔，你最好到指挥部去。”艾尔斯上校叫迈登斯去唤醒了其他记者。当希金斯走进静悄悄的指挥部时，她发现艾尔斯原先



的自信已被深深的忧虑一扫而光。敌军正在突击前进，记者们奉命南撤。7月6日凌晨，他们到了34步兵团在松乔的指挥部。希金斯累得呈大字形躺在一张桌上，迈登斯躺在另一张桌上。尽管有蚊子臭虫，有冷风凄雨，二人还是沉沉地睡着了。他们在朝鲜参加战斗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黎明时分，玛吉·希金斯醒了过来。她发现那里连一个士兵都没有了。地板上满是C-1口粮的盒子、地图和枪支。迈登斯在桌子上眨着眼睛不相信人会走空。34团团长杰伊·洛夫莱斯上校走进屋里。他让玛吉坐他的吉普车去他在10英里外的天安的指挥部。迈登斯坐通信队的吉普车。他们出发时，大雨倾盆而下，雨水漫过公路。迈登斯走进天安的指挥部时，有位少校告诉他：“你们离开松乔是好事。半小时后，坦克就开进去了。”洛夫莱斯对那位少校说：“让汽车离开这个城镇，这里将成为前线。”

这时，疲惫不堪、头晕眼花的美军成群结队涌进了天安，许多人没有枪、背包、钢盔或子弹带。他们非常愤怒，有些在咒骂政府把他们投进了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有些在指责他们的长官，有些人则感到羞愧。虽然他们看上去蓬头垢面的，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面对优势敌军，确曾英勇地进行了战斗。只有经历了那个恐怖之夜的人才能了解人们惊慌失措往回跑的情景对意志坚定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后来，大田24师指挥部的官员向记者们通报了情况。巴思准将承认他们已放弃无用的阵地。另一位军官说大约有150—170辆坦克横冲直撞。迈登斯洗漱后拿着滴滴涕急匆匆去消灭蚊虫时，听到一名少校在问一名上尉：“你有地图吗？”

“没有。我们失去地图已有好几个小时了。”

另一位军官插话道：“你不知道我们在倒霉吗？”

有人说 24 师 21 团正在城南挖战壕。“这是一种自杀性的防守。没有山，只有平坦的稻田。”

24 岁的孪生兄弟查尔斯·琼斯和尤金·琼斯在前线拍摄了美军急速后撤的纪录片。战争爆发后，他们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华盛顿各报社工作，而是设法当上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部的摄影记者。他们在二战中当过海军，他们的目标是在胶片上摄下比尔·莫尔丁在动画片中设计的画面和厄尼·派尔在散文中描述的“脸面肮脏武器干净的职业战士”的形象。

今天的战斗遭到了惨败。人们看见一名美军士兵冒着枪林弹雨，从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的废墟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显然受了伤。他的呼救声隐约可闻，但没有人去救。最后查尔斯·琼斯跳起来大叫道：“救救他！朝敌人开火！”他冲上前去救那个士兵。尤金则尽可能快地扣动着他的 M-1 型步枪扳机向敌人射击，并大声叫其他人也开火。当查尔斯救回那个士兵时，尤金又丢下步枪，开始拍片。附近的一个士兵跳起身来帮助他。

玛吉·希金斯在附近的山坡上看到了这一幕。当查尔斯开始给那个伤兵包扎伤口时，她把手搭在他肩上说，“当兵的，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一定要让你因刚才的行动而得到褒奖。那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行动之一。”

查尔斯以为她是因大撤退而被疏散的美国平民，便朝她咧嘴笑笑说，“女士，我只是个随军记者。”

#### 4

这些日子的战地新闻在美国非常吸引读者。《纽约先驱论坛报》因两位明星记者的实地报道而大获其利。

希金斯题为《南朝鲜的一个前线指挥部》的电讯详细描写了谢德里克。但她说谢德里克是死在朝鲜的第一个美军步兵，是不正确的。她写道：“军医们把那个士兵的尸体运到这里，轻轻地从吉普车上抬下来。死者被裹在一个毯子里，倾盆大雨落不到他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上。当军医们把尸体抬进屋时，一个二等兵痛心地说：“这是什么样的找死之地啊！”

混乱状态和紧张的撤退仍在继续。7月8日晨，北朝鲜的坦克和步兵攻进天安，被击溃的第3营残部与敌进行了巷战。取代洛夫莱斯上校任34团团长的罗伯特·马丁上校抓起一个反坦克火箭筒，和S3（作战处）的杰里·克里斯坦森中士一同行动。在城东郊，他们看见一辆坦克冲过来，就赶快跑进一间小屋里。马丁瞄准坦克射出了一枚火箭弹。同时，那辆坦克上85毫米口径的火炮也射过来一枚炮弹，把他炸成了两半。克里斯坦森中士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只是一只眼珠突了出来，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塞回眼窝。

更多的坦克和步兵涌进了天安，美军似乎无一能够逃走。好在友军的炮火形成了一道白色的烟障，使许多人（包括克里斯坦森）冲上了通往大田的公路。

两天之前（即 7 月 6 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就有传言说他计划把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第 8 集团军 4 个师派往朝鲜。第 8 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深为来自朝鲜的消息感到不安，便自告奋勇于 7 月 7 日飞抵大田。素以硬汉作风和好斗立场而受人敬服的迪安将军前往迎接，他比矮胖墩实的沃克高出许多。他向沃克介绍了战术上的失败、指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一些严重的缺点。

战况比沃克想象的还要糟。在他看来，东京和华盛顿显然还未意识到朝鲜正在发生着什么。鉴于形势已非常危险，他建议迪安把介绍过的情况要点电告麦克阿瑟，以引起他本人的重视。黄昏时分，电文发了出去。

沃克发现迪安的负担太重。他的参谋人员被迫已前去指挥投入战斗的两个团作战，其余的部队散布在釜山至大田沿线。他的第 19 步兵团部署在浦项至大邱之间保护通讯线路。沃克告诉迪安首先应尽快把全师集中起来。

第二天（8 日），沃克又到了大田。这次他给迪安带来了好消息，第 8 集团军将全部开到朝鲜。迪安终于松了口气。他再不会兼任师长和全军司令的两重头衔。这两位将军及沃克唯一的副官莱顿·泰纳少校乘吉普车北行至离天安最近的一个高地。离他们只有 600 码的天安城里一片混乱。路上挤满了难民和士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军第 3 营的士兵。

他们把地图铺到吉普车车盖上。泰纳听到两位将军镇静地讨论了已发生的情况和应该做的事。虽然迪安通宵未眠，但泰纳看到他仍很机敏沉着。他们的讨论被第 3 营的一名军官打断了。他汇报了坦克进

攻天安和马丁被炸成两半的情况。抵抗已遭瓦解，部队正在急速撤退。

迪安面临着新的抉择。公路在天安分为两条：一条是通往釜山的大道，沿铁路伸向东南，另一条则直接向南与汉城——釜山公路相汇合。两条路均需防守，不过第一条更为重要。它经全义通到交通重镇鸟致院，并进而通往锦江。一旦北朝鲜军越过这条重要的河流，大田就会受到威胁。

鉴于 34 团已疲惫不堪，迪安派他们到北边去保护公路，另派新到朝鲜的 21 团到全义和鸟致院去进行阻击战。另一个团——19 团留做预备队。

迪安命令配属 19 团的坦克开到前线。当他和沃克还在高地上时，这些轻型坦克开来了。先到的一个排的中尉排长来到高地上。沃克叫住他，“你到下面去要干吗？”

“我要去狠揍他们。”中尉咬牙切齿地说。

沃克平静地说：“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挡住这些人。我们无须冲上去狠揍他们。我们应守住对我们有利、我们能首先开火并能延缓敌人推进阵地。”

迪安对此颇为敬服。沃克在战场上给中尉上了“一堂和任何军事院校的讲座同样精彩的坦克战术课”。这才是真正的沃克，不是记者们所说的“莽汉”，而是朋友们呢称的“约翰尼”。他是乔治·巴顿将军的得意门生。巴顿说他是“狗娘养的会打仗。”但他毫无巴顿的暴躁和自负。沃克很少骂人，从不吸烟，偶尔喝点酒。和他的偶像巴顿

一样，他也信奉宗教，但从不认为上帝是他的私人情报官。

两位将军讨论了每团只剩两营所造成的问题。由于陆军条例是以三三制为基础的，所以有必要对部队的部署办法加以调整。迪安解释了建立预备队的各种困难，在二战中用极少的预备队打过许多仗的沃克表示理解。沃克讲了其他部队在相同的形势下曾行之有效的一种战术：在纵深建立坚固的支撑点，用密集火力控制支撑点之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说，“各作战单位不要全力投入是绝对必要的。”为预防此点，各级指挥官在分配任务、选择阵地、制定火力支援计划、选择撤退路线及发布撤退命令时都应十分谨慎。最后，他要求制定出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指挥作战的方针来。在分析问题，他没有忘记巴顿在无数个场合反复说过的话：“高级指挥官必须着眼于是在何处而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这是指挥作战的要诀！在把美军和韩国军队分派到指定地点后，他将集中考虑在哪里打大仗。这意味着他可能随时调动手下的某些师。换句话说，在有重大战斗行动时，他将有例外的特别指挥。

迪安的命令已被传达下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江防线。最大限度——再次强调，是最大限度——地延缓敌人的推进速度。”第 21 团必须守住全义或鸟致院，而且在 4 天之内不会有部队增援。锦江在大田外围流过，所以必须延缓敌人对锦江的逼近速度，才能在锦江南岸建起最后一道防线。大田的命运实系于此。

那天，沃克返回东京后发现他本人直到 7 月 12 日才会获得指挥权。他认为自己做好了承担拯救南朝鲜的重任的准备，心中充满了常胜将军具有的充分自信。

当麦克阿瑟从沃克和迪安报告中获悉朝鲜的局势非常严重后，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受过良好训练、具有一流素质的敌军装甲部队势不可挡。他不正确地报告说：“现在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支部队在受苏联人的指挥和中共地面部队的战术指导，不能再视为北朝鲜人自己的杰作了。”两天前他曾提出过所需军队的数字，但现在他说，他需要增加将近一倍的兵力。他最后断言：“局势已发展为大规模战争行动。”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朝鲜联合司令部，并正式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与此同时，他的部队正在鸟致院英勇作战，抗击北朝鲜两个精锐师的进攻达两天之久。然而美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美军参战的第一周内，有两个团几乎一触即溃。许多士兵惊恐万分，把武器弹药都留给了敌人。美军装备不良，训练不精，在许多情况下还指挥不当。

现在除锦江之外，再无天然屏障可以延缓北朝鲜军对大田的进攻了。如果这个军事要地陷于敌手，美军和韩国军队将被迫一直退到另一条重要河流——洛东江边。一旦失去这道屏障，他们将在朝鲜半岛南端受到包围。

金日成没能按原计划在 5 天内拿下釜山，但他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作战中所获得的胜利，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他的部队的士气。

## 第6章 兵败大田

(7月12日—21日)

### 1

7月12日，决心尽一切可能长久固守战略要地大田的迪安将军终于意识到，从日本抵达朝鲜的增援部队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1949年夏天，沃克将军就已开始实行一项旨在使第8集团军在长期的占领任务以后做好战斗准备的训练计划。虽然他的大部分官兵进行了营一级的训练，但没有进行过团一级、师一级和军一级的协同作战训练，更没有进行过军事演习，因为人口稠密的日本没有可供军事演习的场所。

美军带到朝鲜的军事装备也是又破又旧。有些汽车是被拖上开往釜山的运输船的。许多电讯设备不能正常运作，许多武器（从M-1型步枪到迫击炮）不适于作战。抵达朝鲜的第一批美军甚至没有擦拭武器的装备。

沃克深知他的部队在训练、装备和数量等方面的不足，但他是个标准的军人，他不抱怨政府和五角大楼的那些应该对部队这种悲惨状况负责的人。他的职责是守住战略要地大田，以待更多的援军从日本赶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迪安。迪安推测，敌人的主要进攻将来自汉城—釜山公路与锦江的交叉处、距大田东北20英里的大坪里。另外，迪安预计锦江下游8英里处的公州也会有强大的攻势。

这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得由迪安兵员不足的24师来完成。他的3



个团（34 团、21 团和 19 团）的战斗能力都已很弱。34 团在过去一周内已被击溃，它的指挥官之一被解职，继任者又在一次激烈战斗中被炸成两半，第三任团长罗伯特·“长者”·韦德林顿上校，49 岁，是该团原来的主任参谋。

由理查德·斯蒂芬斯指挥的 21 团在艰苦条件下打得相对出色一些，但在天安和鸟致院的两次残酷战斗之后，该团减员只有 1100 人。迪安命令这两个残破不全的团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大田以北的飞机场。

迪安的 19 团团长是小盖伊·梅洛伊。该团有辉煌的历史，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内战中因战功卓著而获得了“奇克莫加磐石”的称号。但是梅洛伊手下的 2276 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兵，而且尚未来得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编组。更为不幸的是，他们在向北去汉城—釜山公路大桥途中，见到了撤往预备阵地的疲弱之师——21 团。这些年轻人看到 21 团的模样后产生了动摇，自信心减退了。7 月 12 日，他们在公路大桥两侧挖好了战壕。那天夜里，工兵炸毁了部分大桥，准备第二天再彻底炸掉。

下游 8 英里处，34 团的工兵于 12 日凌晨 4 点钟成功地破坏了公州的钢梁桥。他们炸的正是时候，因为黎明时分，朝鲜人民军第 4 师的步兵就把机枪架到了锦江北岸。罗伯特·韦德林顿的部下看到一辆坦克正在逼近，便匆忙隐蔽到离锦江数百码远的散兵坑里。直到下午，敌人才向公州城发射了炮弹，但随即又停了下来。美军不知道锦江战役何时才能打响。

杜鲁门总统派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亲临远东直接判断形势。他们二人从华盛顿飞抵东京，于上午 9 点钟会见了麦克阿瑟、麦克阿

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和刚从朝鲜飞回的沃克。

麦克阿瑟希望卡断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但只有中程轰炸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断定苏联人不会参战，但会继续支援敌人。他呼吁立即最大限度地增援美军和韩国军队，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调兵遣将。他说：“让平时的办事观念见鬼去吧。”

柯林斯和范登堡都同意必须挡住北朝鲜军的推进。柯林斯说他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要求和政府总的军事计划结合起来，因此他需要知道麦克阿瑟什么时候能够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答以目前还无法确定。他希望美军 3 个师投入战斗后能挡住敌人的挺进。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军赶回三八线的另一边，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他也许得占领朝鲜全境，为此，他需要 8 个步兵师。

范登堡问如果中国人参战怎么办，麦克阿瑟说：把他们消灭在北朝鲜。这是动用原子弹和卡断他们的补给线的大好时机！沃克将军说他需要马上得到 11 个步兵营。麦克阿瑟在最后说：“我们要么在这个地方赢，要么在所有的地方输，如果我们在这儿赢了，我们就增加了在所有的地方赢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沃克和柯林斯飞往朝鲜。下午，他们抵达第 8 集团军在大邱新设的司令部。沃克同意麦克阿瑟对战局的估计，认为如不出现意外情况，他可以在半岛南端守住一片很大的根据地。

柯林斯只停留了一个小时，但却感到不虚此行。他更了解了朝鲜山地的崎岖难行和美军在战场上面临的难题。

玛吉·希金斯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这打击就“像被子弹射中一样”令她震惊：她被命令离开朝鲜。她认为这可能是有人指责她写了对敌人有帮助和安慰作用的报道的结果。后来她才得知这是因为沃克将军认为在朝鲜没有妇女的容身之处。麦克阿瑟赞同这项命令。他说沃克有权管理所有的随军记者，而且有权“决定哪些记者可以留在朝鲜”。

虽然得到了迈登斯和比奇的安慰，希金斯还是很担心自己的工作。自从比加特警告她如果继续留在朝鲜将被解雇之后，她就一直未接到来自《论坛报》报社的任何消息。她给自己在纽约的办公室打电话：“我要到大邱沃克将军的司令部去提醒他，我是受正式委任的特派记者，并说服他相信，我是一个称职的记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妇女。”

她的声明被《纽约先驱论坛报》刊出并通过电信机构传遍了世界。希金斯还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呼吁。迪安和许多官兵支持她。斯蒂芬斯上校甚至答应，如果她被报社解雇，他将让她加入步枪排。

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刚一离开朝鲜，沃克将军就召集各部负责人开会，向他们阐述首要任务和作战方针。这次会议对参战的高级官员都是第一次。沃克的开场白就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你们应该忘掉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而应记住那些失败。我们就像开战初期与日军作战的那些美军。我们的指挥官几乎没有经验。我们的部队缺乏训练，装备残缺不全，状态极差。我们缺乏足够的通讯设备。我们的供应系统令人头痛，火力支援几乎谈不上。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的情况比敌人好，其实不然！大田以北的战况即可证明此点。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局面扭转过来。”

他说敌人打算夺取南朝鲜，“就我个人所看到的而言，他们也许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时他的脸绷紧了，更突出了他的硬汉形象。他继续说：“我不打算让他们得逞。现在我们无力阻止他们，但援军已在途中。我们必须延缓他们的推进以待援军的到来。”

7月14日晨，罗伯特·韦德林顿上校的34团在公州发现敌人在锦江北岸集结了更多的坦克。不久，L连的侦察员报告说北朝鲜军正在下游乘两条驳船渡江。到9点半钟，已有大约500名敌军渡过了锦江。L连连长阿尔奇·史密斯中尉由于无从寻求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下令全连撤退。当他到了营部报告了他的撤退以后，即被解除了职务。这时，34团的整个左翼防线已完全不复存在，北朝鲜军蜂拥进入阵地。不久，敌步兵在准确的迫击炮火支援下，占领了34团的炮兵指挥部。

当沃克获悉敌人正在强渡锦江时，他就知道24师的火力不足以抵挡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他们急需空军的近距离支援。他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正从其他地方调集飞机的第5航空队。

沃克和他的私人飞行员尤金·迈克尔·林奇上尉乘飞机前去视察战场。在飞往大田途中，沃克收听了报告战况的电讯，许多飞行员说发现的目标太多，不知道首先轰炸哪个才好。锦江已“红浪滔滔”！飞临现场上空后，沃克将军震惊了。北朝鲜第4师的全师部队正在渡江猛攻31步兵团设在公州以北的防线。正在燃烧的敌军坦克停在江岸，直接向守军开炮轰击。敌军的大炮炮弹也不断落在34团的前沿阵地上。驳船、泗水或涉水过江的士兵以及漂浮的尸体充斥锦江水面，还有更多的敌军在岸上等待渡江。下游几英里处另一个渡江地点的战斗也同样激烈。在沃克观察地面的激烈战斗时，空军联络员在东线看

到朝鲜人民军第3师的部队正在突破19步兵团的防线挥师向东。敌军坦克利用成堆的干草和小木屋隐蔽了起来。24师一架联络机的飞行员发现许多坦克履带印痕通向不同的地点，但没有返回的印痕，便进行了汇报。这个消息引起美军的不安。这意味着敌人改变了战术，在夜间向前推进以躲避侦察。24师的左右两翼现在均受到了威胁，如果在24师右边的韩国军队也受到进攻的话，迪安很可能被消灭在大田。在返回指挥部的途中，沃克飞临南朝鲜军队上空，看到他们仍在牢牢地坚守朝北的阵地才松了口气。显然，第8集团军组织最后防御的速度必须加快。

一下飞机，沃克看见了作战处的阿伦·D·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是一位冲锋陷阵的虎将，他希望采取行动，不愿长时间等待。沃克把地图铺到飞机机翼上，大略介绍了建立著名的“釜山防御圈”的计划。他说：“麦克，我要你找到尽可能靠前的最佳防线。”麦克莱恩点头答应。沃克又说：“林奇和你一同去，他参加过步兵作战，知道怎样看地形。乘我的飞机去。”

“你什么时候要结果？”麦克莱恩问。“就现在，”沃克回答。“你想让我们从这条线向前飞多远？”麦克莱恩问。沃克从地图上抬起眼睛盯着他说：“一直往前，直到他们开炮轰击为止。”

罗伯特·韦德林顿直到下午3点一刻才获悉团部和两个炮兵阵地都被敌人攻占。他命令1营发动反攻，一个多小时后1营才向北出击。他们在途中一直未遇到敌人，直到先头连接近被攻占的大炮阵地时，才听到了零星的枪声。由于夜幕即将降临，营长下令全体撤退。

锦江防御战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一天下来，防线的西端即被敌

人攻占。34 团的撤退使其东部 19 团的左翼门户洞开。T-34 型坦克和自行火炮在被炸毁的公路大桥附近渡过锦江后，对美军开炮轰击。19 团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们防守着大约 30 英里的锦江防线。很明显，敌人不久就会从他们的两翼包抄过来。

迪安将军通过无线电给韦德林顿和从未率军队打过仗的 19 团团长，47 岁的小盖伊·梅洛伊上校下达了激励士气的命令：“固守所有阵地，直到我们能够打垮敌人并重新控制局面为止。眼下我正在赶往前线的途中。”但在写这道电令时，迪安肯定清楚他守不住大田。他通知斯蒂芬斯上校说 34 团已遇到了麻烦，他必须率 21 团进入大田以东的阵地。“我们必须同心协力让 19 团和 34 团撤出来。”斯蒂芬斯上校带领他的 21 团，只剩下 1100 人了，从大田机场向北回军 8 英里奔向沃川——一个在汉城—釜山干线公路上的村庄。迪安命令斯蒂芬斯占领沃川以西的高地以保护 34 团的背面。斯蒂芬斯派遣一个工兵连去准备爆破大田以东的所有隧道和桥梁。

梅洛伊所能做的，就是派托马斯·麦格莱尔中校率领一个连，开着两辆 M-24 轻型坦克和两辆载有 0.50 英寸口径机关枪的防空车（占预备队总数的 2 / 3）前去阻挡敌人在左翼的进攻。这就是麦格莱尔特遣队，任务是保卫左翼的安全。

阵地上的寂静是一种假象。梅洛伊知道大规模的进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对着他的阵地中心，即被炸毁的公路桥附近有一些试探性的射击，但并不密集，敌军的坦克和大炮也只是偶尔从对岸打过几发炮弹来。

晚上只有一些小规模进攻。凌晨 3 点钟，一架北朝鲜飞机扔下

了一颗照明弹，梅洛伊的部队开始受到敌军坦克和大炮的猛烈轰击。一小时后，北朝鲜军在 C 连和 E 连阵地的间隙渡过了锦江。C 连连长亨利·麦吉尔中尉打电话给 1 排排长托马斯·马尔少尉，问他是咋搞的。“我们干得很出色，”马尔说，“只是弹药打光了。”半分钟后，一发小型冲锋枪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

3 小时之内，C 连就被彻底打垮，北朝鲜军队冲过了滩头阵地。这就像一道堤坝被炸开了口子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整个 19 团一下子陷入了将要被包围的险境。梅洛伊上校迅速组织炊事兵、面包师、司机、技术兵、文职人员和警卫排发动反击，但遭到了失败。在组织第二次反击时，梅洛伊受了伤，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 1 营营长奥索·温斯特德中校。温斯特德中校下令向大田撤退，但南撤数英里后，他们又遭到了一股强敌的伏击。

7 月 14 日晨，除了一个高地外，美军挡住了敌人的所有进攻，但到下午，整个锦江防线就崩溃了。

## 2

负责防守汉城—釜山公路以东阵地的韩国军队南撤的速度与西线的美军一样快，但他们也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沃克将军前去拜见李承晚时称赞了韩国军队。他的风度和必胜的信念吸引了李总统。这只是一次简短的拜访，但当诺布尔事后打电话给李时，发现他们夫妇二人的情绪都高昂了起来。他们终于盼来了一条真正的硬汉！

玛吉·希金斯仍避而不去沃克的指挥部。现在，要她回东京的命令已成为国际性的新闻。俄国的《新时代》周刊的一幅漫画描述她正

在被刺刀赶出朝鲜。漫画题为《麦克阿瑟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天（7月17日），沃克得到通知，在李总统的建议下，他将被授予韩国所有地面部队的指挥权。豪斯曼上尉和美国顾问团的高级军官们都很欢迎这个消息。这些军官曾和钟日昆将军一起重新整编了被击溃的韩国军队。韩国军队在战争开始阶段损失惨重，但他们的大规模重新武装活动不得不推迟，因为公路和铁路上都拥满了美军。对被围困在半岛东部的韩国军队来说，要得到数量极少的给养和武器装备都是很困难的。

他们的顾问建议把尚存的韩国军队整编为两个军。在钟将军的协助下，军队已按建议进行了整编，现在需要补齐残存的5个师的兵员。

吉姆·豪斯曼与沃克的第一次交谈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沃克走到豪斯曼的桌子边相当粗率地问：“你就是我必须征得你的同意才能调动韩国军队的那个上尉吗？”

“我希望不是，先生。”豪斯曼解释了顾问的职权范围，终于使沃克将军相信，如果他的命令通过韩国军队的指挥系统下达，定会得到最有效的贯彻执行。他说：“只要你下命令，我就会监督执行。我会让钟日昆将军下达指令。如果他下令调动某部而该部不动，该部指挥官将被当场枪毙。”他说这项命令是李总统签发的，非常有效。从那一刻开始，豪斯曼和沃克就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7月18日早晨，玛吉·希金斯走进了大邱沃克的指挥部。谁都没有注意到她，因为她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钢盔衬帽，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士兵。当她问一位公共关系官员，记者们在哪里住宿时，他认



出了她，说：“我正要带你去机场呢。现在我得去叫一些宪兵来，你可以把这些写在你的小笔记本上。”

“我被逮捕了吗？”

“别废话，我知道你那套宣传克把戏。”

一到东京，她就获悉麦克阿瑟已撤消了把她赶出朝鲜的命令。她决定重返战场。

当霍伯特·盖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过巴顿的主任参谋——率领第1骑兵师到达朝鲜时，沃克将军亲自前往迎接。沃克问他怎么样，他说：“还是老样子。”

“这里却不一样，霍伯特，”沃克说，“你离开日本后，情况就越来越糟了。你没有整顿队伍的时间。实际上，你不可能以团为单位集中队伍。我需要马上在迪安身后部署尽可能多的部队。你要做好以营为单位调动的准备。”

沃克和他的老朋友多呆了几分钟。“霍伯特，你手下的指挥官几乎都没有实战经验，就像巴顿常说的，他们只有匹夫之勇，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他把对迪安和基恩说过的话告诉了盖伊：“我们必须以时间换空间。”他还讲了一些行军打仗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久地控制高地，进行纵深防御，保留预备队，柱意两翼，保护好大炮，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通讯的畅通；不要与敌人进行决战。”对老兵来说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没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们却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懂得这些原则。第1骑兵师将在战争的祭坛上洒下更多的鲜血。

当沃克离开时，几名记者围住了他。“骑兵师来了，你打算反攻吗？”有个记者问。沃克盯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上了飞机。林奇注意到了问话人脸上吃惊的表情，对沃克说：“将军，这些家伙不会很欢迎你。”

“我知道，”沃克说，“但是 you 无法给一个愚蠢的问题以聪明的回答。”

沃克飞到大田机场把骑兵师到朝鲜的消息告诉了迪安。他估计盖伊的先头部队抵达永同增援 24 师得花两天时间。他想知道迪安能否将大田固守至 7 月 20 日。他们一起研究了地图，迪安认为尽管兵力薄弱易散，在城西高地进行阻击战还是可以的。尽管如此，战局仍然无可挽回。迪安的 19 团与敌初次交锋即被击败，回到大田东南 30 英里处的永同——24 师后方指挥部所在地进行休整。21 团在锦江北岸的防御战结束以后，情形与 19 团同样糟糕。这样，守卫大田的只剩下 34 团。另外，迪安还剩两个炮兵营阻击敌军两个精锐师的联合进攻。

大田坐落在锦江以南一条南北走向的又长又窄的山谷里，共有人口 13 万。它位于汉城—釜山公路上，距北部的首都 100 空哩，距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釜山 130 空哩。

沃克命林奇向南飞行，以便查看一下通往群山的公路。群山位于锦江的出海口。如果北朝鲜军要包围大田迪安的部队，他们必定得经过这条路。林奇降低高度从 24 师侦察连头顶上飞过，沃克看到他们占据了大田以南约 10 公里处的最佳的一道防线。他们从那里继续飞行，飞临大田正西的一道山岭。通过大邱的公路在此经过一条隧道，

有美军部署在这块高地上。“沿那道山岭飞，”将军命令道。林奇把飞机降低到与山岭同样的高度，绕行了一周，使沃克对战地的情况有了总的了解。大田和大田通往隧道的道路一览无余，是一个带有一片开阔地的理想防御阵地。飞回大邱途中，他们在山岭和永同之间的地面上看到了 24 师的许多部队。沃克放心了。只要迪安不在大田与敌进行决战，他就能坚守到 7 月 20 日。

到 7 月 19 日傍晚，迪安的防线就建立起来了。34 团 1 营在大田东北 2 英里处公路边的一个高地上挖好了工事。该高地距大田机场 1 英里。第 1 营背后、距大田只有半英里的一道山岭上，迪安部署了第 3 营。

1 营东北是 19 团残部。晚上 10 点半，2 营 G 连的罗伯特·赫伯特中尉奉命率全排 47 人从连部防线撤到营部所在地作预备队。他的部队试图冲破北朝鲜军路障的行动失败后，已变得疲惫不堪。

一到营部，上级就命赫伯特做好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准备。翌晨将由他组建一支警卫部队。当赫伯特去营部附近的一个地方宿营睡觉时，四周是一片令人恐惧的寂静。他有点担心，便返回了指挥部。他和营长麦格莱尔中校正在闲谈时，听到了急促的奔跑声。一名士兵疯了似地冲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E 连已经全军覆没！每个人都遭到了无情的屠杀。

麦格莱尔命令赫伯特率领全排前去抗击敌人。他刚率部走上公路，麦格莱尔就乘吉普车追来，说：“上车。”他们一同前去侦察。他们到 E 连被“屠杀”的地方已是午夜。E 连连长说，敌军一个排的进攻已被击退，现在一切正常。

“好了，赫伯特，”麦格莱尔中校说，“把你的人撤回去吧。”当头发金黄、身材修长的赫伯特正准备撤回时，那个报告了屠杀消息的人又风风火火地跑来大喊：“敌人的一挺机枪正在大桥的另一端扫射吉普车，屠杀美军。”

“赫伯特，”麦格莱尔耐着性子说，“带你的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赫伯特带人到 E 连驻地据说美军正在被机枪扫射的地方，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真是白折腾了一夜！

东边 3 英里处，令人不安的报告也不时地传入 34 团 1 营的指挥部。营长艾尔斯上校本人曾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并派出一个侦察员前去侦察。但侦察员一直未回来报告，快到午夜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大田以南的公路上出现了敌人，一辆巡逻的吉普车在大田以南 6 英里处为敌人路障所阻。显然，敌人在向大田背后移动。7 月 20 日凌晨刚过 3 点，1 营的 S2（参谋官）跑进艾尔斯的指挥部说：“敌人已突破主要防线！”

艾尔斯听见了轻武器的射击声。他走出指挥部，看见照明弹在炮兵阵地上空闪耀。

北朝鲜军第 4 师正在沿公路向艾尔斯的右翼推进。凌晨 4 时，艾尔斯的指挥部受到了轻武器的扫射。他试图与前线的几个连取得联系，但未成功。他电告飞来朝鲜继韦德林顿任 34 团团长的查尔斯·比彻姆上校，敌军坦克已突破了他的防线。

局面异常混乱，艾尔斯不得不下令撤出指挥部。当比彻姆要与他联络时，他已经离开了。

黎明时分，迪安在大田被零星的枪声惊醒。他闻到了炮火硝烟的刺鼻气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希望 34 团固守阵地以待更多援军到达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他的副官阿瑟·克拉克报告敌军坦克已出现在大田郊区。克拉克在收拾铺盖时说：“我想我们今晚不会再睡在这儿了。”

天快亮时，赫伯特中尉越过大桥去疏散村民。他在大桥另一边发现了一辆还在燃烧冒烟的吉普车，司机已被烧死，他的助手躺在吉普车旁边，也已死去。他回到自己的指挥部不久，一辆吉普车从大田方向呼啸而来。车上的人报告说公路上一处重要的交叉口已被敌军 3 辆坦克封锁！赫伯特看得见城里的硝烟，也听得见城里传来的爆炸声。

麦格莱尔命令赫伯特会同 34 团 B 连打通公路，但没有反坦克火箭筒或手榴弹供给他。赫伯特率部向距大田市中心不足 1 英里处的那个交叉口进发。敌军坦克显然会沿公路前来进攻，所以赫伯特在交叉口附近的一个采石场周围设置了路障。

迪安将军没有离开大田。他和副官以及一名韩国翻译在各处搜寻敌人的坦克。他们发现了两辆被打坏的 T-34 型坦克，坦克附近有一辆美军的无后坐力炮车。炮车上的司机看到了迪安，迪安便把另外一辆未受损的敌军坦克指给他。他一连打了 4 发炮弹，均未击中目标。受挫后，迪安调来携有两支 2.36 英寸口径火箭筒的小组，步行追赶一辆向南驶去的敌军坦克。迪安将军像猎犬一样，终于在接近赫伯特设置的路障时追上了那辆苏制 T-34 型坦克。赫伯特见坦克朝他驶来，

正准备开火时，猛听到有人喊：“别开火！那是我们的坦克！”赫伯特赶忙住了手，因为他听说大田有友军的 4 辆坦克。那辆 T—34 型坦克在距路障 30 码的地方停下来。坦克顶盖打开后，一名北朝鲜坦克手探出头来，看了看路上的尸体和燃烧的车辆，然后飞快地关上了顶盖。当赫伯特意识到那是敌人时，坦克已经开走了。继而，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一支队伍向他走来。他认出了在肮脏的公路上循坦克印痕而来的迪安将军。

“先生，”他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迪安大笑起来。他问赫伯特为什么把敌人的坦克放走了。

赫伯特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说：“士兵们会留在这里战斗，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干什么。”

“我们正在固守大田以西的阵地，等待第 1 骑兵师完成集结，前来增援。”

“什么时候，先生？”

“等他们集结完毕。”

“什么时候，先生？”他坚持问道。

“等他们集结完毕，”迪安笑着重复道。他又说第 1 骑兵师正在大田以南集结，而敌军坦克已有 9 辆在早晨冲进了大田。他命令赫伯特，如果刚才那辆坦克返回，就将它击毁。然后他带着那支小队伍和两支火箭筒步行回大田去了。

赫伯特爬上公路交叉口南侧的高地，发现从西南方向来了一支部队，但看不出他们是敌是友。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公路上，一路在山谷里，相距 75 码远。有人叫喊说敌人的坦克回来了！身材修长的赫伯特边往山下跑边喊：“打掉它，打掉它，看在上帝的份上！”打掉它并不困难，但发射火箭筒的士兵发抖了，火箭弹落到了坦克后面的地上，坦克丝毫未受损伤，仍在隆隆地行进。赫伯特忽然恨起自己来。他本应该带着火箭筒留在公路上。如果是他自己，肯定不会打偏。他又冲上高地，观察正在靠近的那支队伍。那支部队人数很多，不会是 2 营，肯定是北朝鲜军。

北朝鲜军队的炮弹开始落在阵地上并炸死了几个士兵。赫伯特在自己的观察点看到 34 团的官兵们撤出了大田。他决定固守至夜幕降临即率部撤退，即使他没有接到命令。阵地上的情况很不妙，他只好派一名通信员去寻找迪安将军。

迪安将军回到大田以后仍在寻找打坦克的机会。他和副官克拉克中尉找到了一个携有 3.5 英寸口径火箭筒的小组。他们和几名步兵一同爬上了一幢二层商业大楼的顶层。迪安在窗口看到了一辆敌军坦克，坦克的炮口离他只有大约 12 英尺远！他完全可以打掉它的炮筒。他告诉火箭筒手应该精确瞄准的部位，火箭弹果然打中了坦克。他们听到坦克内的敌人在惊恐地尖叫。据克拉克回忆，第二发火箭弹“使大部分尖叫声沉寂下来，第三发炮弹就使所有的尖叫声都沉寂了”。

### 3

那天天刚放亮，迈克·林奇就和麦克莱恩上校飞到大田去取迪安的阵地图。大田机场已遭炮火袭击，麦克莱恩询问了 34 团指挥部的

几位军官后，就马上飞回了大邱。他告诉作战处敌军已发起对大田的进攻，迪安需要一切可能的支援。

数小时后，一位空军少校来到第 8 集团军的航空分队问：“迈克·林奇在哪儿？他得开飞机把我送到大田。24 师急需一个空军联络官。”

“大田已处在炮火之中，”林奇告诉他，“我今天早晨到过那儿。”

“沃克的指挥部要你把我送到那儿”，少校说，“另外我被告知机场仍是开放的。”他们立即就驾机起飞了。

他们降低高度，降落在大田机场，把飞机停在隐蔽着几名步兵的散兵坑附近。少校打开座舱盖准备下飞机时，士兵们突然大声喊道：“快离开这儿，机场对面的活动房屋里有敌人。”就在这时，机枪响了起来。他们来不及返回跑道，匆忙驾机起飞，在活动房屋和惊恐的敌人的头顶上掠过。升到空中后，少校看到两架“雅克”飞机向他们开炮，均未击中。南飞途中，林奇发现侦察连已经开走，只有少数步兵守卫着那道山岭。他知道沃克很重视这两处阵地，认为它们对迪安的大田保卫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下飞机，林奇就向作战处汇报了 24 师处境的变化情况，由他们转告沃克。迈克还告诉沃克侦察连已开走，那道山岭上守军极少。沃克猜想是迪安改变了防御计划，而且知道这些变化。这个推测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迪安毫不知情。

正午以前，迪安成功地结束了他的坦克搜索战，回到 34 团指挥



部找比彻姆上校。在吃 C 一口粮时，迪安对打毁敌军坦克一事津津乐道。迪安和比彻姆都未意识到他们已陷入绝境，所以平静地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认为他们的部队还在西线 1 英里左右的地方阻击敌人。实际上，34 团的两个营已在山上被击溃，19 团残部中也只有顽强的赫伯特少尉在坚持作战。尽管如此，当吃完午饭后，迪安还是命令比彻姆让部队在白天撤退，而不必按原计划等到晚上再撤。

下午大约两点钟，比彻姆叫他的作战主任用电报或电话给各部下达准备马上撤退的命令。但是 34 团 1 营和 19 团 2 营都联络不上，只有 34 团 3 营接到了命令。

北朝鲜人已从三面逼近了大田。守卫路障的赫伯特等人的弹药已经打光，好在撤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这批英勇战斗了一天的战士挤在剩下的卡车里，很快就撤到了大田市中心。赫伯特看到 19 团和 34 团的大约 150 辆卡车一辆挨一辆停在那里，其中有工程车、炮车、步兵的卡车、运兵车以及载重武器的车。每个人显然都在为能否出城担心，但大家都没有恐慌。

将近下午 6 时，军车车队出发了。由韦德林顿上校的吉普车当先开路，车队穿过弥漫的硝烟向南行驶。大田的许多地方都在燃烧，破砖碎瓦不时落在横七竖八躺着美军和北朝鲜军尸体的街道上。混乱中，车队的后半部分没有跟上，停了下来。赫伯特走到最前头，见有位炮兵少校迷迷糊糊地坐在吉普车里。

“先生，我们得往前开！”赫伯特说。

“好的，好的。”少校说。但他又问谁知道出城的路。

“往前开！”赫伯特气冲冲地大喊。车队终于又启程了。赫伯特认为他们出城不会有什么困难，就和通信员跳上了离他最近的一辆炮车。敌人从没有燃烧的建筑物中用轻武器袭击车队，美军则在车上开枪回击。在车队最前面，韦德林顿的吉普车遭到了密集火力的阻击。人们纷纷跳出车外。待敌人的射击稍一放缓，韦德林顿又命令车队继续前进。他本来可以跟上，但因他的吉普车落在了卡车之后且难以超过去，他便命司机绕道往车队最前头赶。他们不幸迷了路，开进了一所校舍附近的一个死胡同。敌人的轻武器火力使他们无法调转车头，最后吉普车被打坏，他们都逃走了。

车队的后半部分由于拐错了弯，也恰好开进了这条死胡同。他们和韦德林顿一样放弃了汽车。赫伯特也在这批人中间，他走回去找自己的部下，但未找到。

迪安等人的两辆吉普也迷了路。迪安的司机没有看到前一辆汽车向左拐上了通往釜山的公路，而是照直往前开，第二辆吉普和L连的汽车尾随而来。克拉克中尉发觉他们忘了拐弯，但不等他们调转车头，敌人的枪声就响了起来。他们只得继续往前开。

开往釜山的主要车队行驶数英里后，遭到了敌人迫击炮的猛烈轰击。当先开道的半履带式车被击中起火，第二辆半履带式车把它的残骸推下公路，继续前进，但司机又被打死，车也燃烧起来。敌军机枪火力横扫路面，迫使美军爬进了路边的沟里。北朝鲜士兵从稻田里爬起来，用冲锋枪向公路上扫射。

美军冲上公路，把汽油浇在汽车上点燃，然后向公路北侧的高地上转移。

在车队的后半部分受阻的地方，赫伯特听到一位少校在命令部下往高地上冲。少校的部下共有 125 人，其中有些人已被打死，剩下的惊恐万分，没把汽车烧毁就四散逃上了山。赫伯特指责了他们的军官，但也于事无补。他还有一支 M—1 型步枪和四五梭子子弹。他从他乘过的卡车上抓起 4 颗手榴弹，把 2 颗给了他的通信员，然后向山上爬。赫伯特跑到队伍前头去负责指挥。这时已是傍晚 9 点左右，赫伯特在徐徐降临的夜幕中看到一支北朝鲜军队从西北边逼了过来。

到达另一个山头时，殿后的一位中校向前面的队伍下达了休息的命令。但是性格坚毅的赫伯特知道休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继续前行，有大约 60 个人跟随他。走到另一个高地上时，他回头远望，听到枪炮声在其他休息的地方不断传来。他猜想他们那批人很快就会被打死或俘虏。他率领疲劳之兵继续南进，终于潜出敌军防线，来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后来又参加了战斗。

迪安将军的吉普车拐错弯之后，他查看了一下地图，决定走另一条路，沿这条路走可能比卡车堵塞的大道走得更快。在大田以南 1 英里处，他们遇到几个步行的伤员，迪安让他们坐进了吉普车中。这时候有个狙击手放了一枪。迪安瞥见山头上有个北朝鲜人的影子，就端起 M—1 型步枪放了一枪，那个影子应声而倒。不久，两辆吉普车遇到了路障。敌军以密集火力扫射公路，迪安摔到沟里后，把 M—1 型步枪和手枪都丢了。克拉克和他在同一条沟里，另有 17 名美军和一个被吓昏了头的朝鲜平民。他们爬过一块豆地，坐在一条河岸上休息。他们几乎没有武器，克拉克还有一支手枪，他坚持让迪安带上它。他说：“反正我已不能用它了。”他的肩膀受了伤。

迪安率他们涉水过河后，又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这时天已漆

黑，已看不见公路上的其他美军。有一次休息时，迪安听到了流水声，就循声去找水，结果失足滚下了山坡。“我记得我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往下跑，怎么也停不住。”他摔下去后失去了知觉。

克拉克到处找他，都没有找到。当苏醒过来时，迪安将军发觉自己起不了身。他头晕眼花地看了看手表，才知道当时是 7 月 21 日午夜 12 点半。他独自一人躺在干涸的河床上，两面都是陡峭的山坡。他所想的只是：“我的上帝，上边的那些人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 第7章 一个二等兵掌握了指挥权

(7月19日—31日)

沃克将军面临的不仅是大田的突破，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地方的极其危险的大规模进攻。在西海岸，朝鲜人民军第6师在未被发觉的情况下向南迅速推进，并占领了大田西南40空哩处的全州。防守这个重要城市的只有警察，北朝鲜人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人民军第6师是以前由北朝鲜志愿人员在中国组成的两个战斗力很强的师之一。他们在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的战争中得到了锤炼，是美国人所遇到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时他们奉命继续向朝鲜半岛的西南端挺进，然后挥师东向，发起对釜山的最后进攻。

与此同时，金日成的主力部队正在经由大田以东的两个山地走廊无情地穿越南朝鲜中部山区，这个地区是麦克阿瑟交给韩国军队防守的。在大田受攻的时候，北朝鲜军从半岛的主要山脉上冲下来，在东海岸形成了令人恐惧的势头。沃克将军派刚刚抵朝的美军第25师前去帮助韩国军队遏制敌军在他的大邱指挥部以北不足70空哩处的攻势。美军的初次行动发生在金泉——大邱以北55空哩处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7月19日，北朝鲜人攻破了金泉城。沃克命令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将军夺回该城。基恩派他的24团去完成这个使命。该团除了一些白人军官外，都是黑人。他们急于用实际行动驳斥黑人是蹩脚的战士的闲言。

他们的团长霍顿·怀特49岁，从未率领部队参加过战斗。到朝鲜后他曾私下对77工兵连黑人连长查尔斯·布西中尉承认自己要打仗是太老了。他说：“直到今天早晨我才认识到当兵打仗是年轻人的

事，我的青年时代已过去。”不过他发誓要尽职尽责。

7月20日晨，24团向金泉前面的一个村庄运动。美联社记者汤姆·兰伯特蹲伏在山坡上的一小块大豆地里看到了敌军两个连在大炮和迫击炮掩护下向美军侧翼发动的突击战。这种战术是共产党一直在成功运用的战术。

在兰伯特的西边，分成小股的美军正在急速穿越稻田。兰伯特看到一名机枪手扛着枪弹挣扎着走进了一片树林。沉默了一会儿，机枪就响了起来。兰伯特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了北边，黑人士兵正在小心翼翼地走进一些房屋。他们一边走一边开枪。突然，敌人的迫击炮弹落进了刚被美军放弃的一个土屋。然而美军毫不犹豫地推进到了一个前哨阵地。

金泉为一条山脉所环绕，其一部分由于两架“野马”式战斗机的俯冲扫射而燃起了熊熊大火。山脊上的美军紧张地跑来跑去以躲避枪炮的袭击。向侧翼进攻的敌军两个连进到郊区后，美军又受到了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美军指挥官把部队撤退到一个环形防线内请求大炮支援。整个晚上炮火不断，使北朝鲜军队无法突入美军防线。

午夜以后，24团的一个营在获悉进攻计划后进入阵地，由L连打头阵。21日黎明，该营黑人营长、来自伞兵部队的布雷德利·比格斯上尉按常规展开了他的部队。他们冒着猛烈的机枪火力和迫击炮向前挺进，依次摧毁了北朝鲜军队的阵地。

布西中尉带着给他的工兵们的第一个邮包，乘一辆吉普车向金泉进发。中午一点左右，他在途中听到了战场上传来的枪声。碰上了一

队卡车，他从一名步兵口中得知他的工兵们正在带头冲锋陷阵。他看到一些小木屋正在燃烧。他爬上一座小山俯视金泉，看到该城和另一座山之间的峡谷里有大约 25 个身着白衣的人。后来有更多的人（至少有 200 个）跑出来，像士兵一样发起了进攻。如果他们把那些卡车点燃的话，全营都将被包围在金泉。布西冲下山去，调集了一些士兵、两挺机枪和几箱弹药。正当那些白衣人靠近时，他把机枪架起来，朝他们头顶上扫射了一排子弹。如果他们是平民，他们定会四散逃跑。但他们没逃，所以布西命令两挺机枪一齐开火猛扫。敌人的迫击炮弹开始落下来，弹片击中了布西，炸死了一名机枪手。另一挺机枪枪管过热，不能再射击了。布西抓过那挺好机枪，对攻到近前的北朝鲜军一阵猛扫，许多敌人倒了下去。他知道这是一场残酷的屠杀。战斗结束后统计尸体，总共打死了 250 名敌人。

汤姆·兰伯特关于这天战况的电讯向全美国宣告黑人赢得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基恩将军向布西颁发了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并说这只是一枚“更大的勋章”的替代品。

7 月 23 日，筋疲力尽的迪安师残部仍然在狼狈不堪地向南、西南和东南方向败退。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部的摄影记者，孪生兄弟查尔斯·琼斯和尤金·琼斯摄下了晕头转向的美军经过永同零零落落地沿汉城一釜山公路败退的情景。惊慌失措的士兵在大叫：“朝鲜佬来了！快逃啊！”

琼斯兄弟看到身穿黄褐色军衣的北朝鲜人在西北边的地平线上缓慢移动着。他们拍摄了疲惫不堪、情绪低落的美军坐卧在街道上的镜头。他们问：“这儿离前线有多远？”

“这儿就是前线，伙计”，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士兵说：“那里除了朝鲜佬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是最后一批中的最后一批。”

有人威严地喊了一声，那个士兵就捡起步枪走到行进中的队列里去了。除了武器装备的撞击声外，一切都静悄悄的。一双双阴郁茫然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盯视着摄影记者，他们只得把视线转向别处，因为目睹自己的同胞败退是很痛苦的。

他们加入队伍经过一所支离破碎的砖房。砖房的一部分屋顶已被炮火掀掉，房内的人正在收拾行李。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每个人都在满是尘土的路上卧倒，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慢慢爬起。死尸发出浓烈的恶臭。一只兔子跳过发烫的灰烬，后面有一只因炮击震荡而发疯的狗在追赶。他们听见了兔子临死前发出的短促的尖叫声。天气热得要命。炮弹在头顶上耀眼地飞过后在附近爆炸。美军正在撤退。

他们经过一个马厩，看到弹药整齐地堆放在马粪中。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燃烧，车的后中部已被炸飞。琼斯兄弟在汽车残骸中看到了两个士兵的尸骨。其中一个士兵被烧焦的躯干仍然直直地坐着，露出白骨的双手还握着方向盘，好像他仍在驾驶汽车。

他们叫住路过的一辆吉普车，爬进车内后问：“你们要走多远？”

“一直走到头！”

同一天，迪安将军的副官克拉克上尉安全返回了大邱。他向沃克的副官乔·泰纳少校讲述了迪安在大田指挥战斗以及他在取水时失踪的情况。看样子，迪安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已成了俘虏。



玛吉·希金斯也已返回大邱。她发现沃克将军既正直又坦率。虽然他仍认为前线无妇女立足之地，但他不反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决定，并向她保证从此以后给予她完全平等的待遇。他没告诉她强制她离开朝鲜的命令是一位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拟定的，他自己只是签发了该项命令而已。他告诉她：“如果一位美国妇女出了事的话，美国公众将永远不会原谅我。所以请你小心，千万不要被杀死或被俘虏。”

沃克将军命令第 1 骑兵师阻止在大田获胜的敌军继续向前推进。他对该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说：“要保住永同。请记住，你们身后没有友军。他们必须确保自己的退路。没有食品你们还可以活，但如没有弹药，你们就维持不了多久，而如果永同至大邱的公路不能保持畅通，你们的弹药很快就会用光。”

盖伊在欧洲战场上一直是巴顿将军的得力主任参谋。现在他不得不第一次率军作战。他企图延缓北朝鲜人向永同北边和西北边推进的计划未获成功。到 7 月 25 日早晨，他的 3 个营已被消灭或击溃。更糟的是大批难民（其中包括北朝鲜特工人员）涌进永同，严重妨碍了部队的调动。绝望中的盖伊不得不执行沃克的最后命令，确保通往大邱主要公路的畅通。要做到这点，唯一的选择是马上撤退。

继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之后，又传来了在金泉遭美国黑人痛击的北朝鲜人再次从东北方向威胁大邱的军情。然而，沃克更担心的是，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表明，敌军显然已经在西海岸从锦江三角洲发起了一次强大的攻势。他估计这支部队将挥师东进，插到第 8 集团军西翼之后。虽然他的情报官员们尚未想到朝鲜人民军第 6 师正在接近半岛西南端并准备东进攻取釜山，但沃克已断定西边离前线很远的地方正在酝酿着一场危机。为防止这个威胁，他于 7 月 24 日召来了接替失

踪的迪安任 24 师师长的丘奇将军。他告诉丘奇必须把 24 师调往西南部受到威胁的地区。他说：“我很遗憾这样做，但是左翼全未设防，各种报告均显示北朝鲜人正在向该地区运动。”丘奇将负责防守釜山至釜山以西 55 空哩处的晋州为止的广大山区。

考虑到 24 师残存的两个团战斗力太弱，抵挡不住敌军的突击，沃克便派 29 步兵团的两个营去支援丘奇的疲劳之师。增援部队均是前一天刚从日本冲绳到达朝鲜的新兵，只在冲绳受过简单的训练。他们连把武器调整归零并进行试射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指望能阻挡来势凶猛的敌人。25 日晚，他们的指挥官哈罗德·莫特中校受命率其中的一个营占领河东。河东靠近半岛顶端，在晋州以西 20 空哩处，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得挡住据说约 500 名敌人从西部向河东的推进。

豪斯曼上尉派原韩国军队总参谋长蔡胖子到该地区去判断形势到底有多严重。蔡将军要求随莫特的部队前往西线，因为他熟悉那一带的地形，既可做向导又可任翻译。午夜 12 点半，蔡胖子带领莫特的机械化纵队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进。由于被一无法通过的要津所阻，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折腾了整整一夜。

黎明时他们遇到了一辆卡车，车内有大约 20 名受重伤的南朝鲜人。他们是河东地方民兵仅有的一些幸存者。由于第 19 步兵团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主任参谋便乘吉普车返回晋州去接受上级指令。上级命令先头营继续前进，攻占河东。黄昏时分莫特率部到达距河东 3 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将于第二天（7 月 26 日）早晨发起进攻。

朝鲜人民军第 6 师师长方虎山将军在河东西南 15 空哩处的一个

地方发布了向釜山方向的总攻击令。虽然该师为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做的准备严重不足，而且他的给养已减少了一半，方将军在那天夜里还是号召全体将士力争取得胜利。他说：“同志们，敌人的士气非常低落！我们的任务是解放晋州和马山，全歼残余之敌。”他断言解放这两个城市“是切断敌人气管的最后一战！”

他的号召得到了热烈响应，但炮兵指挥官朴金吉少校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不理解北朝鲜军的这位高级指挥官为什么会愚蠢地让全师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进攻釜山的准备。如果不是花几天时间为夺取一个不重要的港口城市做准备的话，他们肯定已经出其不意地拿下釜山了。

自从率领一师人马从中国转到朝鲜以后，朴就一直对来自上面的指令感到不快。原因之一是他更喜欢中国的那种无军衔的制度。军人的身份只有士兵和指挥官两种。所有官兵都穿同样简朴的军装，不佩带显示身份的徽章。所有的人都是同志。现在他被授予了少校军衔。他尽量躲避级别高于他的人，同时又得不到每一个级别比他低的人的信任。

在过去一年里，他的一位知识分子兄弟一直在劝他不要相信金日成政权。在 6 月 25 日战争爆发以前，朴就对金日成标榜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现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他断定自己的兄弟是对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投向大韩民国和民主政权一边。他坚信，尽管李承晚总统在实行独裁统治，但美国人最终将会看到一个真正民主的大韩民国。他深为抛开同志们而深深羞愧，但又感到投向另一边的时候到了。

那天天黑以前他告诉上司要去侦察。他来到一个农舍，找了些朝鲜人的衣服，包括一位朝鲜绅士用马尾做的头饰。他把这些衣服套在

军装上面向美军的阵地摸去。天亮后他小心谨慎地往前走，终于来到了美军阵地。他高高地举起双手。一位美军哨兵甚至懒得缴他的械，只是搜去了他的手表和大约 80 万元钱。另一个美军士兵走上前来打了他几个耳光。朴少校被激怒了。这就是民主吗？看来北朝鲜的宣传是正确的。美国人和南朝鲜人只对金钱感兴趣！一丝悔意从他心头掠过。但事到如今他又能怎样呢？

7 月 26 日凌晨，莫特的第 2 营翻山越岭向 3 英里外的河东进发，去品尝他们初次战斗的滋味。乔治·沙拉上尉的 L 连和重武器连的一个排当先开路，莫特的指挥部和 K 连、M 连以及工兵连紧随其后。沙拉是员老将，参加过非洲、西西里、法国和德国的战斗。将近一个多小时后，当他们走到离河东关口约半英里的地方时，沙拉上尉看到了大约 12 名带有伪装的北朝鲜士兵。重武器连的无后坐力枪响了起来。当子弹嗖嗖地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北朝鲜人逃走了。沙拉命令 L 连爬上去守住关口。他们在那里挖了战壕，等待计划好的 9 点 45 分对 1.5 英里处的河东的空袭。

莫特中校和他的参谋人员、蔡胖子将军和他的副官李尚国（音译）上校匆匆赶到了关口。沙拉说有一批人正在向北边更高的地方运动。

“是的”，莫特说，“是我让 K 连上那儿去的。”

另一支队伍出现在河东公路的弯道南侧。莫特把他们指给站在蔡胖子身边的主任参谋看。他们想弄清那些人是敌是友。他们中有些人穿着美军军服，但其他人都穿着敌军的黄褐色军服。

重武器连的二等兵查尔斯·道森看到这些军官好像在欣赏美丽的

风景。后来他听到蔡将军在向弯道上的队伍喊话，显然在要求对方表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听到喊话，赶紧躲进了沟里。显然是敌人。L连的机枪响了起来，北朝鲜人也开枪予以还击。道森附近的一辆联络车被击中爆炸，碎片飞得到处都是。好家伙！他想。这可真像电影！他看到蔡胖子倒在地上，血从右耳上方喷射出来。

把笨重的蔡将军拖上汽车后，李上校把他抱在了怀里。蔡胖子说：“告诉申部长，我很抱歉！”然后就死了。李上校确信他是像他希望的那样，光荣地战死在疆场。

莫特和另外2名参谋也被击中了。虽然背部受了伤，莫特还是爬下了关口。就在他帮助卸弹药时，一只箱子跌下来砸伤了他的脚。有个士兵为他挖了一个散兵坑。这期间，由于无人指挥，山上一片混乱。

这时，预备队I连赶来了。当二等兵鲍德温·弗兰克·迈耶斯的班绕过山顶的弯道时，他看到了一片开阔的稻田和一个山坳。他的尖兵已经开了火。向迈耶斯急驰而来的一辆美军吉普遭到了敌人机枪的扫射。吉普开出路面，翻了好几个滚。车里的人无一幸免。

转过弯道以后，迈耶斯的班遭到了迫击炮的轰击，有两个人受了伤。迈耶斯帮着把肚子被炸破的一个士兵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山顶上挖了一个浅坑，通过步枪上的红外线瞄准镜凝神观察正在大约500码以外进行的战斗。显然莫特的营伤亡惨重。有些美军丢盔弃甲，正在越过稻田急急逃窜，迈耶斯想开火但又怕伤了自己人。K连和L连已被包围，而且似乎已无逃脱的希望。

后来，马卡鲁尼斯中尉命I连前去营救被包围的两个连。迈耶斯

说：“穿越稻田就等于自杀！”他认为他们应该控制山头，以密集火力支援 K 连和 L 连，使他们在黄昏时撤退。

马卡鲁尼斯命迈耶斯向前冲，并以上军事法庭来威胁他。他说：“我不能容忍在我手下有任何胆小鬼！”

这激怒了迈耶斯，他可不是胆小鬼。他左躲右避，以最快的速度越过了稻田。有零星的枪弹袭来，但没有击中他。当他到稻田的另一边时，连队的其他战友还在他身后 250 码之外。

他在山坳里发现了被包围的两个连。到处都是受伤或奄奄一息的士兵。似乎没有人负责指挥。看到有人正在卡车上往下卸弹药，他就拿起几颗手榴弹，向上爬了 100 码，来到靠近山头的一个沟里，在能看到战斗全景的地方停下来。突然一连串迫击炮弹呼啸而来，落在了正在卸弹药的那条沟里，使那里的士兵们遭到了灭顶之灾。枪炮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连绵不绝。出路似乎都已被卡死了。

他听到马卡鲁尼斯在下面稻田的沟里大叫：“继续前进！”但那里的大多数人还是趴在沟里不动。

不久传来马卡鲁尼斯的命令，他们将“有秩序地撤退”。怎么办？迈耶斯意识到必须有人有所作为，否则他们将全部被歼或被俘。“我发现每一种选择都存在死亡：如果撤退，其他人会死在稻田里，如果投降，就会被处死；还有就是冲上前去把敌人赶下山。我选择了最后一种。当看到我连战友在山下无助地遭受杀戮的时候，我尽管非常愤怒，但却很镇静。某一时刻，我设想自己冲上山去向敌人扔手榴弹，并朝他们开枪扫射，冲到他们中间威吓他们，用步枪猛击他们的头。

我使自己进入了狂怒状态，克服了我或曾有过的任何恐惧和惊慌。我所想的就是冲上山去消灭敌人。我无所畏惧。我感到身上有个保护网。”

“来吧！”他大吼道，“我们去杀死那些杂种！”他狂怒地叫骂着冲上山去。当接近一个灌木丛时，他听到吉姆·耶格尔在高喊：“下来！”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地掠过。炮弹的呼啸声震耳欲聋，都在他头顶上飞过，在下面的稻田里爆炸。当他靠得更近时，他发现那丛灌木是敌人的伪装。三名敌军跳了起来，他一下子扫过去 8 发子弹。子弹打完后，他卧倒在地，看到他右边更多的“灌木丛”中都有步枪伸出来，向下射击。

迈耶斯冲到山头下一条安全的沟里，向山头上扔了两颗手榴弹，然后趴在地下。等手榴弹爆炸后，他向山头上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看到了 6 具冒烟的尸体。幸存的敌人则浑身是血，正拿着武器向山下逃跑。有位北朝鲜军官正拿着棍子抽打那些可怜鬼，但他们仍在溃退。迈耶斯大怒。他瞄准那个卑鄙军官的腹部开了一枪。那人的左臂抽动了一下，打了一个转身。迈耶斯再开一枪，那人就倒了下去，好像腹部被穿了一个洞。继而，他看到三群敌人正在穿过稻田向 I 连先前防守的阵地推进。迈耶斯知道如果敌人占据了那个阵地，他的战友将受到致命的交叉火力的封锁。I 连似乎已没有希望了。敌人比他们多 10 或 15 倍，而且包围了他们。只有南边还有一个缺口可使他们越过另一片稻田而脱离困境。

他不得不折回去警告他们已被包围。他尽可能快地换上子弹向敌人射击，直到他的肩膀痛得忍受不了为止。他的枪管打红了，木头枪托冒出了烟。他担心下一发子弹会因高温而在枪膛里爆炸。子弹在他周围乱飞，他最后决定离开那个鬼地方。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他们朝所有的东西甚至自己战友的尸体开枪。他听到他们在大呼小叫。他只剩一颗手榴弹，但他宁愿死也不愿被俘虏。他的枪托已被打掉，枪已没有多大用处。他祈求上帝保佑，让他回到自己的阵地。

他越过伤兵和尸体，尽可能快地跑下了山。他在稻田里看到一些美军隐蔽在田埂后边，其中只有 4 人在向山上的敌人射击。先前命令他们全部越过稻田的马卡鲁尼斯中尉现在正竭力率部向东移动。迈耶斯大声告诉他不要往东去，并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马卡鲁尼斯说：“各人顾各人吧！”

迈耶斯异常愤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怎样冲出去？是你让我们到这儿来的！”

泪水涌出了中尉的双眼，迈耶斯忽然感到有点对不起他。他是个宪兵，不是军事指挥员。但是，越过稻田的愚蠢决定是他做出的，该由他负责。这时迈耶斯已失去了对上司的尊重。有两位军官已经逃走，只有中尉在与他们一同遭受他自己造成的苦难。当迈耶斯向仍在射击的 4 个人跑去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感到有一只巨手在猛压他的右肩。他被压倒在地上，继而听到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在离他 15 码远的稻田里爆炸。他的钢盔被炸飞，热乎乎的泥浆像大雨一样倾泻到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受伤，多亏了那只神秘的巨手。他发现马卡鲁尼斯中尉不顾他的警告，正在率领他的人向东突围。中尉的背上满是血迹。突然从东边喷出密集的侧射火力，随马卡鲁尼斯进沟的 150 余人很快就倒了下去。迈耶斯感到右边有颗子弹差点击中他，衣服似被轻轻地扯动了一下。低头一看，他发现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外衣。



随马卡鲁尼斯东去的幸存者已到后边 200 码远的地方，但仍有两三百人畏缩在沟里，有些在嚎啕大哭，有些在呜呜咽咽。迈耶斯大声叫他们起来，把该死的枪支武器用起来，否则会全部死在沟里，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

迈耶斯找到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向敌人射击。枪爆炸了，火药烧焦了他本已被灼伤的腿。他的双耳嗡嗡作响。迈耶斯身边的人被机枪子弹击中后，抓住迈耶斯的手腕，叫了声“妈妈”就死了。迈耶斯用了很大劲才把手腕从那人手中挣脱出来。敌人仍在扫射，迈耶斯把他能找到的所有武器都用上了。

“我想我也许能找到一条出路”，他告诉附近的人，“如果我成功了，你们带着武器跟上。”他带着一颗手榴弹、一把刺刀和一只水壶进了沟。在远处河岸边，他装成死人顺水往下漂。后来他露出脸来，呼吸新鲜空气，并把脸慢慢转向山岗。他发现敌人停止了射击，正站在山脊上。他暴露无遗，心想子弹随时都可能向他射来。好在战斗结束了，只有零星的枪声。当迈耶斯跨出河水向上爬时，有支步枪开了火。他想可能是战友，就继续向上爬，直到看见两只脚从灌木丛中伸出来。原来是个北朝鲜人，他挥舞着长枪向迈耶斯扑来。迈耶斯绝望了。他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那里，手中只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拉响手榴弹，自己也可能同归于尽。他只好把手榴弹当成石头扔过去，砸中了那个北朝鲜人的肚子。迈耶斯向前一跃，抓住他的步枪枪管，猛地拉了过来。他和迈耶斯同样吃惊。满腔仇恨的迈耶斯用步枪痛击那个敌人，把枪托都打断了。他把枪扔给后边无武器的人，说：“掩护我，更多的敌人向这里冲来了。”

当两军在河东酣战之际，麦克阿瑟将军抵达大邱。在与沃克秘密

会晤时，他强调第 8 集团军应该坚守阵地。他宣布不再撤退，在朝鲜不会有敦刻尔克大撤退。沃克也决心不再往后撤。

河东战后余生的美军于那天黄昏向东撤退。他们丢下了 300 多具战友的尸体，其中的大部分死在稻田和稻田附近。有些人成了俘虏，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的马卡鲁尼斯即是其中之一。但是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的迈耶斯仍然没事。他率领一部分人向友军阵地转移。那天夜里，他们到达一个村庄后分散找地方睡觉。

7 月 27 日凌晨 4 点 30 分，迈耶斯被一个战友叫醒。敌人正在逼近！他们急忙分成两部分：他和另外 5 人到山上阻击敌人，其余的人带伤员沿公路快速后撤。

迈耶斯等人在山头上等了数小时。早晨 9 点钟左右，套伪装网的三轮摩托车队、拖榴弹炮的卡车和几辆吉普车开进了村子。他们是缴获了美军装备的北朝鲜军队。当敌人跳下卡车扑进河水里时，迈耶斯想：“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他先对河里的敌人猛扫一阵，然后专打卡车的油箱。当敌人东躲西藏隐蔽时，卡车燃烧了起来。

迈耶斯的脚踝严重扭伤，但他还是尽可能快地向东南撤退，终于赶上了正在设置路障的美军。“看到战友就像看到上帝一样。”当他们最终到达晋州的指挥部后，精疲力竭的迈耶斯喝了一杯白兰地，就倒在一张床铺上昏睡过去。

7 月 28 日凌晨 4 点钟左右，有人叫醒了他，说敌人正在突破西北方向距晋州仅有大约 5 英里的美军防线。他拿起一支新狙击步枪，跳上了开往前线的卡车。他和另外 125 人爬上了一座山峰。没有军官，

只有一位中士在负责指挥。迈耶斯不知这次指挥他们作战的会是谁。整个早晨，他们都在挖战壕准备固守。下午，迈耶斯用泥糊上自己被火药烧焦的脸，还在身上绑了一些灌木丛做伪装，然后到半英里外的山脊上观察敌军的动向。他看到山下的北朝鲜军队正在从卡车上下来。他们共有数千人！离美军不到半英里！他极想用一下手中的狙击步枪，但最终决定再等一等。不久，有人跑来叫他回去，他说自己正在做很重要的事情。他叫来人回营部报告：大批敌人已到阵地外围，应尽快呼叫飞机和大炮进行轰击。来人一走，迈耶斯又回到了观察地点。

半个多小时后，飞机的轰鸣声从南边传来。至少有 12 架海军的“海盗”式战斗机和 1 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呼啸而来，吓得敌人四处奔跑躲藏。有几个敌人跑进一所房子，一架“海盗”式战斗机瞅准目标俯冲轰炸。迈耶斯看见炮弹射击，房子就爆炸了。有三个士兵从后门逃出来，钻进了稻田。迈耶斯射出一梭子子弹放倒了两个，又用将近一梭子子弹放倒了另一个。他连续射击，直到前一天被撞伤的胳膊疼得受不了为止。

忽有一架“野马”式战斗机向他飞来！他挥动不疼的那只胳膊，给飞行员指点敌人的藏身之处。最后，当这架飞机飞走时，飞行员摆动机翼并挥手向他致意。

他射击一梭子子弹祝好运，然后回阵地告诉战友们晚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午夜后下起了小雨，大地一片寂静，但他料定敌人会进攻。友军在山脚埋设的一颗地雷爆炸了，山下的敌人正在上山。有两人跑过迈耶斯身边，他不知他们是敌是友，就喊了一声：“卧倒！”一个人影突然从左边跃上山来，朝那两个奔跑的人开了 20 枪。子弹显然是从后边射来的，敌人怎么会到后边来呢？

他瞄准了那个人影。对方也许是敌人，但迈耶斯不想冒险。他爬近一些问：“嗨，你是美国兵吗？”那人没有回答，但迈耶斯看到他紧张地举起了枪。迈耶斯狂躁地想，这家伙到底是谁呢？是阵地上负责指挥的那个中士吗？“中士，是你吗？”他大声问。那个人影放松下来，果然是那个中士。迈耶斯往前跳了一步，中士说：“站住！口令！”

“你没对任何人讲过口令，”迈耶斯吼道。他把卡宾枪从中士手中夺过来，说：“滚下山去，否则我就杀了你。你刚才打死了两个战友！”

这时来了一名上尉和一名宪兵。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狗娘养的疯子刚才打死了两个战友。我叫他滚下山去，否则我就杀了他。”见到一名上尉来到前沿阵地，他感到很惊讶。

“谁负责指挥？”上尉问。

“中士。”

上尉问迈耶斯入伍多久了，有什么样的经历。迈耶斯说他入伍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是军官学校毕业的。

“你就是那个向上级报告敌情的人吗？”

迈耶斯说：“是。”上尉又问如果叫他负责指挥他将怎么办。“我要固守阵地至拂晓，让敌人误认为我们要在这里待到天亮时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实际上，他将乘天色还暗时率部撤下山头，穿过稻田。

他没忘记河东的战斗，“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没有机会撤退了。”

“听起来你的计划很好，”上尉说。他命令迈耶斯指挥那 125 名士兵。鉴于已被任命为临时指挥员，迈耶斯便下令，在他天亮之前发布有秩序撤退的命令以前，所有的人必须固守阵地。10 分钟后敌人发起了进攻。火光照亮了夜空，他看到大批北朝鲜军队向山上冲来。当敌人冲到距阵地 200 码远时，他下令开火。他们没有机枪，只有一些手榴弹，眼看就要被敌人消灭。好在友军的大炮及时吼叫起来，迫使北朝鲜军队逃进了布雷区。右面山头上的美军也开始袭击敌人。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迈耶斯发现敌人转向右翼进攻。这次进攻十分猛烈，迈耶斯的人眼看就要顶不住时，敌人突然撤了下去。随后是两个小时的沉寂。7 月 29 日凌晨 4 点半左右，迈耶斯又听到了敌人的警报声、吹号声和嘈杂声。天快亮了，迈耶斯下令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将敌人痛击一通后再全部撤退。

当迈耶斯他们向山下敌人开火后，友军的大炮也吼了起来。许多北朝鲜人倒下了，但其他人仍凶猛地冲锋。当敌人冲到距阵地 100 码时，迈耶斯下令全线撤退。几分钟后敌人就占领了山头。迈耶斯等人从山的另一侧下撤，每个人都在没命地奔跑。有些人已在过河。有个士兵被水流卷走，急得大呼救命，被迈耶斯拉了起来。敌人在山头上用冲锋枪扫射，子弹在美军周围乱飞，但没有人被打中。

当他们撤往营指挥部时，迈耶斯回头看到北朝鲜军队像蚂蚁一样布满了山头。这时 3 架一组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群飞来，在迈耶斯等人的头顶上掠过，把炸弹投向山上敌人密集的地方。来得太是时候了！在“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开始俯冲轰炸的同时，82 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也四处开花，更使敌人雪上加霜。整个山上到处在燃烧，

到处在爆炸。迈耶斯看到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他想，我们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大邱第 8 集用军的司令部，沃克在仔细考虑显然已糟糕至极的战况。在东线，韩国军队和美军第 25 师正在节节败退。在汉城—釜山公路，骑兵 1 师未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在西线，敌军一个师像幽灵一样突然歼灭了新调去的一个营，并正在向釜山推进。

过去几天里，沃克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视察各部队和乘坐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驾驶的侦察机巡视整个战场。他极少与林奇讲话，但曾说过他对第 27 步兵团最近在东线的战斗很满意。该团引人注目的团长约翰·米凯利斯是参加过欧战的打仗老手。他果断地挡住了敌人的一次猛烈进攻，并摧毁了 6 辆 T-34 型坦克。他的部队则安全撤退，未受损失，准备进行下一个战斗。沃克计划把该团当作特别机动队以应付紧急情况。

和许多参谋人员不同，沃克相信自己能在西线挡住因二等兵迈耶斯和其他人的阻击而缓慢推进的强大的北朝鲜军队。但他没向别人透露这一想法。沃克没有忘记美军在突出部战役中慌乱撤退，但几星期后又杀回来打垮德军的往事。他相信只要装备充足，指挥有方，美军在朝鲜也会获得同样的胜利。

7 月 29 日下午，沃克和副官泰纳少校驱车来到骑兵 1 师设在大田和大邱之间一所学校里的指挥部。当沃克对盖伊的撤退命令提出疑问时，盖伊承认撤退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但他担心通讯线路会被切断。沃克告诉他不能再如此后撤了。

沃克还乘吉普车往东找 25 师师长基恩商议军情，并与基恩的参谋人员谈了话。他说：“我们在与时间作战。不应再后撤，调整防线或采取任何其他你可能采取的措施了。我们背后已无路可退。各部必须进行反攻使敌人陷于混乱失调状态。”泰纳对沃克的指挥若定非常佩服。“我们不会再有敦刻尔克的撤退，也不会再有巴丹的失败。撤退到釜山将会造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之一。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时刻。被这些人俘虏比死亡还糟。我们要齐心协力战斗。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必须得死，那就让我们死在一起。谁放弃阵地，谁就得为成千上万战友的死负全责。”沃克的声音没有提高，但他的结束语却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决定告诉每个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将固守这道防线的意图。我们必将获得胜利。”

沃克没有透露他的计划：以大邱为端点，在釜山外围形成一道环形防线。他打算把南朝鲜军队和美军撤到这个滩头堡。他们不久就会从西侧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强有力的支援。这次不是以前那样杂乱无章的溃败，而是有秩序的撤退。

命令很快传遍了全军。有些指挥官认为无法执行这道命令，有些则认为官兵们会这样理解：这项命令等于是让大家“留在原地等死”。但是许多在前沿阵地的部队接到沃克的命令后大大地松了口气。对他们来说，撤退——即逃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们必须拧成一股绳。

那天晚上，李总统命令夫人即刻飞往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但李夫人拒绝离开他。心情悲痛的李总统说：“亲爱的，如果敌人突破大邱防线逼近我们，我将首先用枪打死你，然后上战场。”她再三请求让她坚持到最后。她决不会成为负担。他抓住她的双手，情绪激

动地说：“我决不再组织流亡政府，让我们和我们的人死在这里吧。”

在西线，又苦战了一夜的二等兵迈耶斯终于得到了休息的机会。当他扛着一支沉重的勃朗宁自动步枪一瘸一拐地走向他的阵地时，有辆吉普车缓缓从他身边驶过。车内的一位随军牧师问他：“你要到哪里去？”他说他要到河边去阻击敌人的进攻。牧师盯视着他的双眼说：“你太累了，应该回医疗队休息一下。”迈耶斯吃力地爬进吉普车，被带进一个混凝土筑成的小农舍。伤员们都在那里接受治疗。他把枪靠墙一立，就倒卧在地上。几小时后，他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处在绝境之中。他听见了爆炸声，炮击声和子弹破空飞过发出的声音。他没找到自己的勃朗宁自动步枪，但发现了一支卡宾枪。他听到院子里有尖叫声和爆炸声。子弹打穿窗户，在屋子里乱飞。人们争先恐后地从门外跑过。他听到有美军在喊：“这边来！”后来有些穿白衣服的人跑了过去。他挣扎着走到门口朝他们开了火。右边山上大约有 40 名敌人。他把卡宾枪扳机推到自动档上进行近距离扫射。一梭子 30 发子弹打光后，他很难再装进一个新弹夹。敌人的手榴弹落到了他附近。他在向公路跑时被绊倒栽进沟中。他在沟里躺了几分钟，以判断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估计美军已经撤退。他听到他们的声音从 1 / 4 英里远的公路上传来。他也能听到朝鲜人的吵嚷声。枪声停下来后，他忍着足踝的疼痛，弓着身子跑上公路向美军撤离的方向追去。

他逃到安全的地方时已疲惫不堪，被送进了晋州的医疗站。他的足踝肿得又粗又大。他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边跑边喊：“敌人正在包围这个地方！”他又跳起身来，抓起一支步枪，一瘸一拐地来到街上。当看到 6 个北朝鲜兵时，他吃惊得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其中一个北朝鲜兵挥动刺刀向他刺来，但仅擦伤了他的腿。他坐在地上开枪射击，迫使他们躲藏隐蔽。然后他趔趄着来到正在运送伤员的火车站。



他刚挤进火车，就看到敌军朝他们冲来。他和其他伤员从车窗向外射击。迈耶斯数了数，在火车启动前他一个人就打倒了7个敌人。

后来他们又遭到了伏击。他还是从火车车窗向外射击，再后来，他就昏了过去。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有个护士正在从他手中取步枪，他则在咕咕哝哝地说要回自己的部队。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听到了一个又大又怪的声音，便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他发现自己在一间洁净的屋里，身上盖着清爽干净的被子。他看到窗外阳光明媚，还有一座青翠美丽的小山。不久，一位身着白衣的漂亮护士出现在他身边。

“妈妈和爸爸在哪儿？”他问，“我在哪儿？在天堂里吗？”当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迈耶斯拿不准自己是否依然是战场上受委任的临时指挥官。不过，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还是个二等兵，没人为作战英勇授勋而鼓吹捧场。

然而，沃克依靠的正是迈耶斯这样的人。沃克将军没有忘记，在突出部战役中美军阵地也曾多次易手。就像在朝鲜一样，有许多一人或两人孤军奋战而决定战斗胜败的战例。根据以往的经验，沃克知道美军士兵是进行此类作战的行家里手。美军贪图享受的品性在战斗开始阶段曾使他们表现不佳。但在突出部战役中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求得生存的唯一办法是英勇战斗。不是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沃克将军在国内一下子就成了民族英雄。他那张硬汉的脸上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对他作为巴顿最宠爱的将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丰功伟绩的详细描述，使读者们都相信他能收拾朝鲜

的残局。“这次战争的结局是毫无疑问的，”沃克在大田被敌人攻占后对记者说，“我们一定会赢。”

一个带兵打仗的老手终于得到了指挥权。读者们感到他们的子弟在他的手下会安然无恙。

## 第8章 “将军，真是又混乱又凄惨！”

（7月11日—8月13日）

### 1

在沃克将军正在把部队收缩到以釜山为中心的环形防线，无数船舰从美国、冲绳和日本把仍旧不知所措的五角大楼紧急征集来的部队和武器装备运往朝鲜的同时，北朝鲜人正在深入被占领地区的各个角落，试图把南方从他们所称的李承晚和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这次内战中，北朝鲜人通过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赢得了许多追随者。这些宣传品声称，美军在朝鲜作战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实现其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目标，美国人根本不为朝鲜人民着想，视朝鲜人民为劣等民族，他们只是把李承晚当作傀儡加以利用。“现在他们直接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略我们的国土，用炸弹和枪炮屠杀朝鲜儿女。”

北朝鲜人的小册子还指出，美军把韩国士兵当作炮灰，自己却不发动决定性的战役。他们还声称美国人的“解放”实质上是破坏。有些宣传品号召人们与朝鲜人民军合作，说人民军只想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谁解放了受日本人压迫的朝鲜？绝不是美国，美国早已与仇敌日寇结成了盟友。是光荣的苏联军队赶走了日寇，带来了自由！

小册子还赞颂了朝鲜人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对那些被强迫在韩国军队中作战的人表示同情，说他们会得到宽恕，一点都不用担心！

“和李承晚的宣传完全相反，人民军是友爱、朴实和仁厚的年轻人组成的。”

每个被解放的城镇都安装了有线广播，标语和布告随处可见。学校的教科书早就准备好了，这对从来把教育视为一项神圣事业的朝鲜父母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材料均来自北朝鲜、中国和苏联的共产党报刊杂志。

随着宣传而来的是具体的行动。金日成的目的不仅是要以武力控制南朝鲜，而且要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首先进行的是土地改革。农村的租佃制度在北方已被废除，佃农已成了土地的主人。现在他们正在取消南朝鲜农民的高额地租，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他们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村民委员会以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民们对免除 1950 年夏粮税收的措施非常感激。

但是他们的其它措施却不受欢迎。那些厌恶李承晚政权的人开始时尚能容忍对南朝鲜要人的逮捕和杀害，但无节制的狂捕滥杀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憎恶。7 月 3 日晨征召南朝鲜青年参加北朝鲜“志愿军”的工作正式开始了。汉城 85 所学校的大约 1.6 万名学生被集中到了汉城体育场和金华（音译）小学。三天后，征募所谓志愿军的工作就有了更大的强制性。

中学高年级学生安洪均（音译）看到坦克和北朝鲜士兵涌入汉城时非常震惊。他出身于传统的儒士家庭，他觉得为朝鲜的独立奋斗了 40 年的李承晚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深信美国会引导他的国家走向民主。开始时他没有被吓倒。士兵们都很和气善良。像安一样的年轻人被免费邀请去剧院看苏联的艺术片和娱乐片。但是青年们不久就发

现剧院的门被锁上了。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被强行赶上卡车运走了。安的家人在地板下挖了一个地洞。他白天藏在黑暗、闷热的洞里与蟑螂为伍，晚上爬出来睡觉。他因营养不良而日渐虚弱。

战时逃离汉城的某些人回来后发现自家的家已被占据或毁坏了。但是当年轻的李仁淑（音译）与家人返回汉城时，他们的家仍完好无损，生活过得也不错。北朝鲜士兵有纪律约束，而且专注于自己的事务。她听说许多邻居已遭监禁，但是新上任的官员们却宣布，投进监狱的只是那些坏分子，而且他们当中无一人被杀。他们说这些都是李承晚的宣传。新政府要为每个人的利益服务，而李政权中的某些官员则是贪官污吏。

她可以随意用母亲的衣服换取食物，因为她是家中最会讨价还价的人。由于她上过中学，所以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间行政办公室里接电话和作文秘工作。后来她又到一家面包厂里去做工。那可真是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吃想吃的面包，另外厂里还允许她每天带 3 只面包回家。

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汉城居民被“迁移”到了北方。他们劝诱那些被选中的人。有个小册子称：“你们是这个城市可爱的居民！如果迁到人民共和国的北方去，你们会得到充足的食物、住房、家具和宅基地。”

7 月 11 日，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伯恩主教及其秘书在汉城遭逮捕后被投入了临时改为监狱的一幢商业大楼。他们被关在地下室

里克丝、5 名加尔默罗会白衣女修士、2 名比利时人和另外 3 名法国人（其中一个瞎子）以及菲力普·克罗斯比神父也被关了起来。克罗斯比神父是澳大利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日本人囚禁过。

那间屋子大约有 20 平方英尺，却挤了 300 多人。有名看守坐在门内，常对蹙缩在面前的朝鲜人大声嚷嚷。克罗斯比神父很快就知道他是在灌输共产主义信条。从早到晚他都受到无休止的纠缠盘问。纠缠结束时，他们总是高喊：“坦白交待！坦白交待！”

这些被囚的宗教界人士受到盘问之后，被带上了人民法庭。法庭上，他们在 500 名同情金日成的汉城居民面前连续不断地受到审讯。当年老体弱且患病在身的维尔莫神父请求给杯水喝时，人们高喊：“为什么要把这个洋人恶棍当朋友对待呢？”法庭询问伯恩主教为什么来朝鲜，他说是为了传播宗教。这时人们又大叫：“杀死这个美国佬！”

法官说：“伯恩主教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广播谴责美国、联合国和梵蒂冈，二是死亡。”

“对我而言只有一种选择，”主教平静地说，“那就是死亡。”他的勇气肯定使法官感到敬佩，他没有判处主教死刑。

审讯结束后，传教士们被运货列车运到了平壤。伯恩主教在途中患了重病。克罗斯比神父回忆说三位不信教的妇女对主教给予了热心的照料。克罗斯比认为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缩小的联合国：一位德国妇女、一位土耳其妇女和一位波兰—朝鲜混血儿在照料一位美国主教，同时在场的还有法国、比利时、爱尔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人物。

7月21日（星期五），他们到了平壤。他们列队——外国人在前——穿街走巷来到法院。克罗斯比很想知道那些看到这支奇怪队伍的人在想些什么。他们见到这些囚犯——8名外国妇女、8名外国男子，其中两个年老体衰，其他则患有慢性病——是感到羞愧呢还是自豪呢？

## 2

在遥远的南方，伦敦《工人日报》的记者艾伦·温宁顿被北朝鲜人护送到了大田。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一位知识分子。他对跨过鸭绿江后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他遇见了成群结队正在躲避美军轰炸的难民。他曾看见一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俯冲扫射平民百姓。“它带来了尖叫声、哀嚎声、婴儿的啼哭声、救命声、鲜血、失亲之痛和生命的毁灭”

温宁顿在前往大田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坚信，首先挑起战争的是受美国人煽动的南朝鲜人。这是帝国主义奴役全世界的又一个步骤。他得知大田附近曾发生过对数千名政治犯的一次“大屠杀”。他被告知，那儿的村民们被强迫挖了一些大坑，以掩埋那些已死或还未死的受害者。有人带温宁顿去看一个山谷。山谷中被雨水冲下来的一层薄土覆盖着腐烂的尸体。“通过缝隙可以看见发臭的尸骨、手、腿、白森森的脑壳、被子弹打裂的头以及捆在一起的手腕等。”有人告诉他该处至少有 7000 具尸体。当他们离开时，温宁顿的一名随护者陷入了死人坑，是温宁顿把他拉出来的。以后好几天，温宁顿似乎还可以嗅到和看到从薄土层中露出来的臭气和腐烂的尸身。

许多人认为他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报道是他这个左派记者捏

造的。但是联合国观察团的澳大利亚成员梅杰·皮奇早些时候就报告了他在开战初的几天中亲眼目睹过的类似的暴行。

双方均有暴行。金日成对负责看守美国和韩国战俘的人的所作所为深表不安。他发布了如下命令：“我们中的一些人仍在杀害投降的敌人。因此，各部队的政治部门应负起责任，教育士兵们友好地对待战俘。”李承晚总统没有发布相似的命令。

### 3

沃克需要把他的第 25 师从中部调到南部阵地，还需要在西线部署能够挡住人民军第 6 师的危险突击的部队。这迫使他第 8 集团军全部撤过了洛东江。

撤退始于 8 月 2 日。大批情绪狂躁的难民随着南迁，挤满了公路。总共有 50 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涌进了联合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难民的到来更加剧了大邱居民的恐慌。穆乔大使竭尽全力缓解人们的忧虑和不安情绪。他和使馆全体人员对战局都持乐观态度：无论伤亡多么惨重，联合国军队都会获胜。他们的自信确实大大地缓解了记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居民们的不安情绪。沃克的自信心从未动摇过，但他曾私下对穆乔和诺布尔说，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对战局表示绝望。

沃克很少呆在司令部里。他每天都和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中尉或第 5 航空队指挥官厄尔·帕特里奇少将乘坐飞机以低的吓人的高度侦察敌军阵地。他也常乘吉普车，拉响警报，开亮一闪一闪的红灯呼啸来去。他的吉普车队常被误认为是巡回演出的马戏团。实际上，吉普车只有两辆，每一辆上都架着一挺机关枪。沃克坐第一辆，由在



欧洲就开始为他开车的乔治·贝尔顿驾驶。沃克的副官泰纳少校坐第二辆，他很庆幸自己不与沃克将军同乘一辆车，因为贝尔顿以开车胆子太大而闻名。沃克在欧洲没有死真是个奇迹。他和巴顿一样，常常不计个人安危，让司机驾车高速行驶，因为耽误一分钟就可能造成一次战斗的失败。

两辆吉普都经过了改装，在车底焊接了装甲钢板以防碰上地雷。车篷上装有钢丝钳，可轧断任何横在路上的绳索。

除了在空中和陆地上视察之外，沃克几乎每天早晨都出席第8集团军的简况汇报会，另外还常与穆乔大使晤谈。他也常会见钟日昆将军和大韩民国国防部长及其他各部部长，并邀请他们参加重要的简况报告会。

到8月2日，沃克把部队都收缩到了大体上呈长方形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从北到南大约70空哩，从东到西大约60空哩。在这个面积相当于半个马里兰州的地区，沃克将发动一次旨在保卫“釜山防御圈”内的桥头堡的战役。

沃克指挥部的人都知道有两个沃克。一个是敢做敢为的领导者，当高级指挥官因指挥不当而造成了伤亡时，他会变得冷酷无情。另一个是喜欢思考的学者，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了解敌我双方进行战斗的第一手资料。当坐进吉普车时，他总是对敌我双方的表现评头论足，指出所犯的错误和改正的方法。他的副官乔治·泰纳和他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都认为他是在实际演练如何指挥作战，因为他们注意到他的观察所得总是他下一站进行讨论的主题。

他们感到乔治·S·巴顿对沃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极少在别人面前提到这位老上司，但在发表评论时却常常引述他的话。他的房子里存有一本巴顿的《我所知道的战争》。他的桌子上总是摆着一本第3集团军在欧洲的无数次战斗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教训录》的摘要。

麦克莱恩、林奇和泰纳是与沃克接触最多的三位军官。他们深信沃克在与朝鲜人民军的战斗中表现得和巴顿一样出色。他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使他能够比敌人更迅速地对飞速变化的形势做出估价和反应。他在运动战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他在敌人有惊人之举或友军的表现令人失望时均能应付自如。

沃克从未忘记巴顿一再重复的忠告：“高级指挥官应着眼于在哪里而不是如何打败敌人。”但是由于朝鲜的战局迅速恶化，沃克不得不同时着眼于上述两个方面。

他采用了两种方法。确定在何处发动重大战役时，他运用军事上闻名的“情报要素法”。每个指挥官都非常重视情报要素，目的在于估计对手的能力。沃克很注意敌人的动向。

第二种方法可被称为“作战指标法”，是指挥员赖以确定敌人怎样和何时采取行动的一种方法。在这方面他很注意后勤供应、兵力、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

当第8集团军撤进釜山防御圈时，沃克对敌人已有了很多了解。指挥作战几天来，他已确信釜山是金日成的最后目标。所以沃克最重视的是敌人向釜山方向运动的情报。在密切注意大田至大邱间的战斗

的同时，沃克还动用航空小分队的飞机侦察敌人向南推进的情况。他的座机驾驶员驾机带着情报处和作战处的参谋军官，首先发现了正在包抄前进的人民军第4师和第6师。沃克给他们下达的命令也是：“一直往前，直到他们开炮轰击为止。”

发现这一敌情后的几天里，沃克面临一场严重危机。24师残部分布在釜山和新出现的朝鲜人民军之间的地带。在飞行员证实敌人至少有两个师以后，他决定调派驻扎在大邱西北的25师去增援24师。尽管阿尔蒙德表示反对，但沃克在解决了内线的交通问题后，硬是在不足24小时的时间内把25师全部向北调动了100英里。第8集团军的航空历史学家达赖奥·波利泰拉写道：“……对釜山环形防御圈保卫战期间所采用的军事战术作过评价的专家们均认为，25师的这次调动对朝鲜防御战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沃克的远见和胆略促成了这次调动。

同样重要的是他选用了作战指标法。在回顾战斗行动时，他注意到了许多重要动向。首先，敌人的一次攻势一般只能持续三天。三天之后他们就得停止进攻，等待补充给养。第二，一旦冲锋在第一线的部队遭受了重大伤亡，他们就得依靠缺乏良好训练的部队继续进攻。第三，虽然苏制T-34型坦克在开战初期的几个星期中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但它们无法与美制“谢尔曼”E-8型、“潘兴”M-26型以及新造的“巴顿”型坦克相匹敌。另外，新到的3.5英寸口径火箭筒的出色表现也使步兵在遇到敌军装甲部队时有了信心。

他最主要的发现在作战方法方面。事实证明，北朝鲜军队是实行双重包围的行家里手，而且从连级到野战军级都采用这种方法。但沃克注意到了敌人的一个致命弱点：每当联合国军粉碎敌军的一次进攻

后，前线都要平静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得重新组织力量。他决定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使用德国人在欧洲对付过他的一种战术：德军假装要在某个地方集结，当美军准备向该地发动进攻时，德军就故意提供一条安全的侧翼进攻路线以迷惑他们。当美军沿这条路线进攻时，德军就以密集炮火进行轰击，使美军遭受最重大的伤亡。一旦得手，他们就撤出战斗。

沃克试图把这种战术教给手下的指挥官，但缺乏作战经验仍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只有迈克·米凯利斯上校聪明过人，能抓住要领。他根据沃克的建议，制定出了一种“迂回包抄战术”。他多次欺骗、迷惑了正在执行包围计划的北朝鲜军队并给他们以重创，然后从容撤退。

米凯利斯的成功使得他和他的部队常常在迫切需要新奇战术的战斗中扮演重要角色。

沃克的最大任务是制定出釜山环形防御圈的防御计划。这次，巴顿的格言又起了作用。他还记得在 1944 年 9 月，当部队因缺乏给养而被迫停止前进时，第 3 集团军给将军一级的指挥官发出的一封指令信。这是巴顿军事生涯中被迫进行的几次防御战之一。

沃克不得不按照自己的处境执行那项指令。指令要求各部尽快恢复进攻以掩盖这次暂时的防御。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巴顿的本意是不想让敌人知道他实际上正在执行一项防御计划。但是沃克别无选择。第 3 集团军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的，他们不用上级提醒即可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而在朝鲜的第 8 集团军则不然。因缺乏作战经验，连连失误，第 8 集团军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巴顿横扫千军万马，使敌军指挥官不愿主动挑战，而朝鲜人民军则连连战胜联合国军，更激

起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的热望。另外，巴顿及其手下的军官们都了解德军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而沃克和他的部将则仍处在摸底阶段。

沃克运用巴顿的军事思想制定了作战计划。战役开始阶段，他将建立“一个以处在合适地点、机动性强和力量强大的预备队为后盾的前哨阵地，……以炮火控制敌人坦克所能发动进攻的所有通道……。”各营和营以下单位之间的防御将由“相互支援、处在布有地雷的纵深位置的小分队”承担。为避免被包围或遭伏击，他指示各部队“在公路上行军，在田野上作战”。当自认为这些行动准则很完善以后，沃克便开始着手建立他的环形防御圈。

#### 4

当玛吉·希金斯获悉迈克·米凯利斯上校的“特别机动队”正在金山以北 33 空哩处的镇东里作战以后，她就驾驶着一辆借来的吉普车翻山越岭来到了她所在的一所残破的校舍里。

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吃早餐，一连串轻武器子弹击中了校舍，打碎了窗玻璃。有颗手榴弹在她睡过的木头架子上爆炸了。人们争相逃跑，但从两边射来的子弹迫使他们伏倒在地。希金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这儿离前线还有好几英里呢。北朝鲜军队怎么会到这儿？环形防御圈出了什么事？

战斗异常激烈。有人把三名受伤的战俘抬进了屋子。他们用手抓着地板高声哀嚎，就像被子弹射穿了纸样薄的胸膛的木偶。希金斯低声对《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哈罗德·马丁说，看来得向公众详细报道这次战役的情况。

她向窗子走去时，看到那三名战俘已死在血泊之中。她跳出窗子，看见军官和非战斗人员都在边躲避射来的子弹，边寻找自己的部属或战友。米凯利斯、主任参谋以及各连连长都在把躲在吉普车和卡车底下的美军赶出来，强迫他们各就其位。有位美军军官开枪打伤了一名美军机枪手，因为这名机枪手已变得疯狂，正在向战友和美军车辆开火扫射。

美军在一堵石墙和一辆电台车之间设立了紧急指挥部。希金斯听到一位侦察少尉报告说，一批新发现的敌人正沿峡谷向北运动，另有数百名北朝鲜军队刚刚登上距此地 1000 码处的河岸。

她想对正在笔记本上记东西的马丁说点什么，但牙齿情不自禁地打起颤来，使她语不成句，感到脸上无光。开战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冰冷。她断定自己已绝无生路，“和许许多多突然发现死亡已不可避免且正在迫近的人在一起，我只是感到惊讶：死亡终于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她的情绪稳定了一些，牙齿也不打颤了。米凯利斯问她，“你怎么样，伙计？”她回答：“我很好，先生。”

米凯利斯不顾乱飞的子弹，起身大喊：“停止射击！我们整顿一下队伍，再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秩序逐渐得到了恢复。一位侦察军官报告，登上河岸的“敌军”原来是前来支援的韩国军队。在连长洛根·韦斯顿上尉的率领下，A 连消灭了山头上敌人的两挺机枪。韦斯顿一瘸一拐地下山到校舍来治疗受伤的大腿。希金斯在校舍里帮助军医管理血浆。韦斯顿返回了山上的阵地。半小时后他又来到校舍，肩膀和胸膛上各带着一颗子弹。他坐下来抽烟时平静地说：“我想我现在最好打一针吗啡。后中的两

颗子弹开始疼了。”

战斗结束后，希金斯拿了一支卡宾枪放到吉普车里准备离去。她问米凯利斯有没有给基恩将军的口信。米凯利斯说：“告诉他，我们一定能守住。”

## 5

8月3日，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三天以前麦克阿瑟对蒋介石的闪电式访问，麦克阿瑟力图尽可能策略地向蒋介石解释：国民党军对中国大陆的任何空袭都将受到美国第7舰队的拦截。麦克阿瑟对新闻界的简短声明没有引起轰动，但蒋介石的公报却是一颗炸弹。他声称他与麦克阿瑟的会谈不仅涉及到联合保卫台湾的问题，而且包括“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他最后称，现在可以“确定”他能战胜大陆上毛泽东的军队。

蒋介石的声明激怒了杜鲁门和五角大楼。他们不想与毛泽东发生任何可能导致他介入朝鲜战争的纠纷。艾奇逊赞成他们，并对麦克阿瑟吻蒋夫人的手一事颇为恼火。他给美国驻东京大使拍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要求给他一份关于麦蒋会谈的详细报告。

麦克阿瑟对他引起的轰动假装表示惊讶。他说台湾之行不是他本人的主意，而且他的声明措辞谨慎。但是由于艾奇逊坚持要对麦克阿瑟加以谴责，杜鲁门便通知麦克阿瑟，他将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商讨远东的政治形势。“作为一名士兵，”麦克阿瑟告诉温文尔雅的哈里曼，“我将执行总统发布的任何命令。我和蒋总司令只讨论了军事问题。”

哈里曼的报告使总统大体上安了心。他完全同意麦克阿瑟的判断：他们应该在世界各地与共产主义进行斗争，只有台湾除外。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和麦克阿瑟“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还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

## 6

9月2日，往朝鲜运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舰队的先导舰“克莱默”号驶入釜山港。舰上的官兵是海军陆战队第1旅的先遣部队。他们拥在舰栏边欣赏热情很高的一支韩国军队演唱《海军陆战队颂歌》。

他们在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好像不是在釜山而是要在圣地亚哥登陆似的。这个旅包括航空兵在内共有 6534 名官兵。站在码头上的该旅旅长爱德华·克雷格准将见此情景，颇感惊愕。他向舰上的一位军官大喊：“你接到我的命令了吗？”他曾打电报命令全体官兵一登陆就做好战斗准备。

“没有，先生。”

由于舰艇一艘接一艘驶入港口，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登上了码头，釜山港一片喧闹之声。由于机器出了故障，运送海军陆战队 5 团 1 营的“亨里科”号最后一个驶进港口。舰上的美军颇感失望。釜山的山虽然美丽，但城里只有极少数建筑物高过了树顶。一等兵 H·R·勒斯特是个又瘦又长的堪萨斯人。他觉得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七拼八凑起来的。

“嗨，埃利斯，”他大声问埃利斯下士，“这儿真是朝鲜吗？我没



有听见枪声。”他觉得他们根本不在战场附近。

“我们不久就会听到的，”戴尔·埃利斯说：“走，我们吃饭去。”

由于某些原因，他们那天夜里住在船上。当上级唤醒他们并命令他们上岸时，天色依旧很黑。他们走下跳板拿起真枪实弹——这是勒斯特离开拉霍亚附近的射击场后初次见到枪弹——时，码头上的灯亮了。他们乘卡车走到一砖铺的街道。这使勒斯特回想起了火奴鲁鲁。越过一条宽度约等于阿肯色河  $1/2$  的河流后，他们跳下卡车，奉命把行李放进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勒斯特不想随行李放下他的《圣经》，不过他知道自己不是到朝鲜来读书的。

他加入队伍，沿砾石路向前行进。13 磅重的弹药、21 磅重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其它必带的装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们经过一头肿大的死牛，穿过一片稻田向远处的一座山进发。中士告诉大家那山是那天夜间的宿营地。由于蚊子很多，他们在衣服上洒了驱蚊剂。

突然天空中升起了一颗红色的照明弹，接着又升起了一颗绿色的。敌人来了！“埃利斯”，勒斯特问下士，“我可以开枪吗？”

“不忙。”

刚刚抵达釜山的美军还有隶属基恩将军 25 师的步兵第 5 团战斗队。由于朝鲜人民军第 6 师的进攻异常凶猛，沃克被迫派步兵第 5 团战斗队和海军陆战队前去增援釜山环形防御圈的西南端。这两支部队共有 6 个营，有坦克和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会使最薄弱的一段防线变成最强的防线。沃克决定在这个地方发动美军的第一次反攻，由

基恩将军指挥的基恩特遣队具体实施。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基恩共有 20000 名官兵。

8 月 5 日，正当美军在进行反攻准备的时候，25 师的一个连占领了玛吉·希金斯差点遇难的校舍以北大约 10 英里处的一座小山。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在晚上却遭到了敌人的反攻。那天晚上，全由黑人组成的第 77 工兵连的切斯特·伦农中尉被一个白人上尉叫醒了。他告诉伦农，人们认为获得了胜利的那个连正在遭受敌人的屠杀。31 岁的伦农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儿子。他在欧洲打过仗，担任过中士，后来被编入了工兵部队。

“我奉命发动一次反攻，”上尉说，“但我手下没有可以调派的军官。要么你去，要么我去。”

伦农自告奋勇率部反击。他集合了大约 125 个人，其中包括司机、炊事兵和文职人员。他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情况。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他敢肯定他们知道怎样用步枪和手榴弹。“我相信你们，”他说，“我知道你们能行。上帝会保佑你们。”午夜 12 点半钟，他们开始向那座黑乎乎的山进发。伦农没有地图，他们穿树丛越沟渠摸索上山。黎明时分，他们听到了零星的枪声。天刚放亮，子弹就在他们周围乱飞起来。他们被敌人发现了。伦农命令大家卧倒，然后和一名中士爬向敌人一挺机枪的隐蔽处，每人扔了一颗手榴弹。伦农的左大腿被击中了，他说了声“噢，我受伤了”，就昏了过去。

他苏醒过来已是下午。听不到任何声音。他感到四肢麻木，但当他试图移动身子时却痛得厉害。他等了一会儿，四周仍无声息。“这儿还有人吗？”他提高声音问了五次。所有的伤员们设法聚到了一起。

伦农记得上山途中曾见过一条小溪，便说，“试试看，我们能否爬到那儿喝点水。”他们首先清点了一下各人身上所带的东西，发现谁也没有吃的，香烟也只有半包。到了傍晚，他们仍未爬到小溪边。有个大个子说，“中尉，我爬不动了。”

“大家都在这儿等你好点了再走，”伦农说。他为他的部下感到自豪，没有人恐慌，没有人抱怨。那个大个子一等兵说：“我会看到你的，中尉。”然后他就死去了。

“现在只剩我们 5 个人了，”有人说。

天气非常热，他们不得不爬到灌木丛下面去。除了偶尔有飞机飞过外，四周一片寂静。他们挥动手臂，但飞机上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伦农产生了幻觉。他的妻子来到了他身边。他说：“亲爱的，我很饿。”她说：“别担心。”然后打开了一只盒子，里面是他见过的最诱人的牛排。

他们忍痛继续爬行数小时，终于口干舌燥地来到了小溪边。小溪只有大约 6 英寸宽，他们筑起了一个小堤坝以积水。

8 月 6 日，即伦农受伤的那天，海军陆战队归由基恩将军指挥，并受命向玛吉·希金斯险遭不测的镇东里挺进。先头部队是海军陆战队 5 团 1 营，营长是身材修长的罗伯特·塔普莱特中校。他 32 岁，是南达科他州人。塔普莱特使营部军医、海军中尉罗伯特·哈维想起了一匹赛马：“他是多好的一幅招兵广告！他说话生硬干脆，硬梆梆地像钉子。”塔普莱特并得知 27 步兵团在镇东里遇到了麻烦，他得赶去营救。

中午时分，塔普莱特抵达米凯利斯的指挥部。那里的人不知道米凯利斯上校在哪里。塔普莱特问部队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当得知他将与正在防守阵地的 3 个营换防时，他驱车 1 英里半去寻找可做指挥部的好地方。

他在公路上碰到了步兵设的一个指挥部。

“这是个好地方，”那位陆军军官说，“刚好在公路上。”

“你疯了吧，先生，”性格直率的塔普莱特说，“我们海军陆战队常选择公路以外的地方。”他指着一个山坡说，“我要翻过山脊到背面的山坡上去。我要把我的营指挥部设在那儿。”

“你疯了吧，”那位军官说，“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

塔普莱特不善外交辞令。“我不便指责你们怎么干，”他说，“但我敢肯定你们迄今为止没怎么成功过。”

塔普莱特刚把指挥部建立起来，就接到了克雷格将军的命令：他的部队脱离海军陆战队，归由米凯利斯指挥。这样他加入了陆军序列。那天下午，他向米凯利斯报告了自己所在的地点和防御阵地的位置，然后命令迫击炮和大炮做好向北轰击的准备。

第二天（8 月 7 日）早晨，基恩特遣队的反攻开始了。反攻的主要目的是夺回塔普莱特的指挥部以西大约 20 空哩处的晋州。步兵第 5 团战斗队从镇东里向西出击，海军陆战队跟进一段后，再沿江岸公路分道进袭；在镇东里以北 13 空哩处出击的第 35 步兵团将在半道上

一个叫武川里的村庄与步兵第 5 团战斗队会师。

北线的进攻很顺利，35 团在突破北朝鲜军队一个重要阵地后继续向武川里挺进。但步兵第 5 团战斗队还未发起进攻即在 342 高地前陷入了困境。这时，基恩将军打电话给克雷格将军，指示他负责指挥镇东里一带的所有部队，直到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为止。全体海军陆战队官兵很欢迎这个消息。克雷格乘吉普车去看步兵第 5 团战斗队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该部及其军事装备都被堵塞在 342 高地以南 6 英里处的兔山公路交叉口。高地上，步兵正在消灭敌人的狙击手。毫无疑问，步兵第 5 团战斗队步履维艰，华氏 110 度的高温把他们搞垮了。

伦农中尉和受伤的 4 位战友仍旧饿着肚子躺在那条小溪旁。白天，他们爬出灌木丛向过往的飞机招手，但没有结果。“中尉，”一个名叫桑德斯的二等兵说，“我们躺在这儿只能等死。”他只是脚踝受了伤。他要求下山去求救。

“你爬不了多远，”伦农说，“如果我让你去，我等于在杀你。”

但是其他人坚持叫桑德斯去，伦农最后只得同意让他下山。

在遥远的大田附近，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迪安将军仍在敌后东奔西走，机智灵活地躲避着敌人的搜捕。

## 7

8 月 10 日早晨，海军陆战队 5 团 2 营越过了拥挤的兔山交叉口。他们在该处被耽误了两天。他们行进到了兔山西南 1 空哩多远的背屯

里，但克雷格将军不满意这样的前进速度，命令他们“全速”向下一个目标高城进袭。高城在背屯里以南 7 空哩处。行进到全程的 1 / 3 处时，他们得通过长 1000 码的关隘，他们可能在此处遇到真正的麻烦。

下午，第一辆负责侦察的吉普车开进了关口。突然机关枪和自动武器向道格连猛扫过来。当美军隐蔽到沟中时，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一辆吉普车。下午 4 点半钟，海军陆战队的两辆坦克开到关口，迫使敌人躲藏了起来。

正在这时，塔普莱特的第 3 营乘卡车抵达关口。团长雷蒙德·默里上校命令 3 营做好超过 2 营当先开路的准备。他们二人爬上一个斜坡，窥视 5 英里外的高城。默里命令塔普莱特立即发动进攻。

塔普莱特的部队刚冲上公路，一架 P—51 型战斗机突然出现在天空中，并向他们俯冲轰炸。炮弹相继在公路上爆炸了。这时有人大喊，“把空军信号板拿出来！”但是美国空军的空袭结束了。有位海军陆战队队员跳进一处灌木丛躲避空袭，不料正好跳在一个北朝鲜士兵的身上。那人跳出来用手提机关枪打了 6 发子弹后，扔下武器想逃跑，但海军陆战队员的 12 发子弹全打进了他的后背。

默里和塔普莱特交谈之后，下坡去找 2 营营长哈罗德·罗伊斯中校。罗伊斯和其他人都不知道敌人阵地的确切位置。罗伊斯的作战军官要求率领侦察队去侦察。结果，乘吉普车下山侦察敌情的摩根·麦克尼利少校以及三名侦察兵和一名报务员都被打死了。

那天晚上，上司命令塔普莱特于第二天（8 月 11 日）早晨 8 点

再次发动进攻。他命令 G 连打头阵。天亮时他们受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虽然敌人被歼灭了，但罗伯特·博恩中尉的脖子和肩膀也被手榴弹的碎片炸伤了。博恩见自己伤势并不严重，无须撤出战斗，便让一名士兵给他包扎伤口。尽管如此，G 连还是在半小时后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默里上校非常恼火，他说：“我说 8 点就是 8 点，绝不是 8 点零 1 分！”

他们于 8 点半发起了进攻。博恩虽然受了伤，但仍渴望参加战斗。部队沿着一条砾石小路向高城进发时，太阳光已经有点烫人。博恩向两边的高地派了侦察员和哨兵。他让大家跑步前进，并经常安慰他们以保持较快的速度。他知道只有快速前进才能使他们免遭伏击。

博恩和先头排在一起，能看见尖兵在涵洞下面探查地雷。他们来到一条干涸的河边。河上的桥已被炸毁。有名士兵看到桥身废墟底下有东西在动，就用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了几发子弹。之后，他才发现是一名朝鲜妇女和几个孩子。他惊恐地丢下枪哭了起来。“嗨，”博恩说，“如果那儿不是个南朝鲜妇女会怎样呢？”

博恩想，那个妇女可能会认为美国人是故意开枪的，就让一名南朝鲜翻译告诉她，这是一个可怕的意外事件。开始，她拒绝接受美军的治疗，但最后还是勉强地接受了。

尽管天气越来越热，博恩还是让部队快速前进。他感到一切都很顺利。这次又快又顺的行军是他战斗生涯中最满意的一件事情。

塔普莱特命令乔·费根的 H 连向左拐进攻高城，博恩的连留在后边。塔普莱特又派两辆坦克增援费根，自己则与前线空军联络员丹尼尔·格林中尉乘坐载有发报机的吉普车往前线赶。他们来到了那座被炸毁的桥边。

“现在我们干什么呢？”格林问。

“很简单，背上背包到那个地方去。”

“中校，你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不是，丹尼，”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打死的塔普莱特说，“因为我要和你一起去。”

格林跟随塔普莱特和报务员到达高城郊区，在一所很大的校舍里建立了前沿指挥部。不一会儿，一辆吉普车拖着一辆救护车从后面开来，歪歪斜斜地从他们身边驶过，往右一拐向泗川方向驶去。几秒钟后响起了三声急促的爆炸声。一发炮弹击中了吉普车，炸死了两名中士。另一发炮弹炸毁了救护车，炸死了司机和一名士兵。

如果费根率领满载着士兵的 4 辆战车走在前面的话，定会造成一场灾难。塔普莱特派侦察队去侦察敌人反坦克火炮阵地的确切位置。他们发现的两门炮被费根的坦克摧毁后，又发现了第三门。这门反坦克火炮的炮弹已经打光。它也被坦克摧毁了。这时美军发起了进攻，由坦克在前开路。塔普莱特和他的前沿指挥部就在 H 连的后面，博恩的连队在最后。塔普莱特没有向两侧派遣侦察兵。他们的进展很顺利，但格林中尉却很紧张。



“你知道，上校，”格林说，“我不认为前线空军联络员应该跟尖兵在一起。我前面只有几个人。”

“丹尼，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不久就会知道有没有敌军抵抗。如果敌人开了枪，我们会隐蔽的。”

每当遇到阻击，格林就呼叫空军来掩护，塔普莱特则命令大家向两边的山坡扫射大约 5 分钟。每次遇敌，部队只是短暂地停留一下。他们的行军非常顺利，甚至连塔普莱特对此也有点吃惊。“丹尼，你没有参加我们在彭德尔顿的野营真是太遗憾了。这次行军和那次野营简直一模一样。”

身材修长，眼睛碧蓝的一等兵弗雷德·F·戴维森来自俄克拉何马州。他信仰美国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次部队停下来时，他突然要去大便。他到左边一条几乎干涸的小河边，心中想每个人拉大便要避开其他人，真是太奇怪了。他滑下 5 英尺高的河岸。当双脚落地时，他突然看见一个北朝鲜人正隐蔽在灌木丛中窥视路上的美军。那人离戴维森约 50 英尺远，显然没有听到他滑下河岸的声音。他的后背正对着戴维森。戴维森马上端起卡宾枪，心想枪上的快慢机肯定是打开的。他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响！该死的保险机是打开的。他没把卡宾枪从肩头取下，而是用手指直接摸到并关上了保险。但是，装着 30 发子弹的弹匣从枪上掉到了地下。原来是他扳错了扣。大吃一惊的北朝鲜士兵初次转过身来面对着戴维森。戴维森在敌人惊奇地盯着他的当儿把弹匣重新装到枪上。他拉动枪栓，把一颗子弹推进枪膛后扣动了扳机。这次却成了自动射击，一连串子弹射入敌人的身体，把他仰面打倒在地上。

戴维森跑过去，看到敌人双目圆睁，已经死去。他把冲锋枪踢到一边，以防敌人装死。他搜查了敌人的口袋，只找到了一盒北朝鲜香烟。

这时，好奇的美军围过来看为什么响枪。他们站在尸体周围，仔细打量死去的敌人。后来，他们听到部队出发了，才匆匆返回公路上。戴维森忘了要大便。他在想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杀死人。以前他开枪从来无从确认他的子弹是不是真的杀死了人。这次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子弹都是他一个人的。

就在塔普莱特准备进入高城时，海军陆战队一个航空兵分队的VMF-323“海盗”式战斗机群俯冲轰炸了100多辆试图逃脱第3营打击的敌军汽车。北朝鲜军队完全陷入了停顿，卡车和卡车相撞翻进了壕沟，步兵则溃逃到了山上。飞行员经过集中轰炸后又开始射击单个的目标。尽管敌人的自动武器和轻武器火力十分密集，但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坚持俯冲轰炸。在他们被另外一小队“海盗”式飞机和美国空军的飞机替换以前，至少有40辆汽车已被炮弹击中起火。

当塔普莱特率全营最终到达敌军溃败的地方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被炸毁的车辆中有为敌人所缴获的美军吉普，另外还有俄国人的吉普和卡车，以及装有俄国军官制服的粗厚呢料背包。不一会儿，克雷格将军传令停止进攻。第二天早晨，2营将转进到3营的前面。塔普莱特和他的通信官赫尔克里士·凯利中尉往回走，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做指挥部。塔普莱特在距公路50码的河床上看到有一个死去的北朝鲜士兵。他本想把那具尸体当成桥踩着过河，但转念一想，这样做不太好，就纵身跳了过去。走了几步后，他听到了一声枪响。他转身发现凯利的枪口在冒烟，就问，“你到底在朝哪里开枪？”

“中校，我刚救了你一命，河里的敌人没死。如果不是我恰好跟在你身后，他会用那支冲锋枪把你打成两半。”

塔普莱特浑身颤抖起来。他说：“那我们今晚上就在公路边建指挥部吧。”这是漫长的一天，也差点成为他最后一天。“在前面沿公路两侧部署两个连。这次我要破例选那儿的树丛做指挥部。”他边环顾四周边说：“我想他们不会有大炮，否则我就得在那个山坡上建指挥部。”

## 8

8月11日对于力图与第35步兵团会合的步兵第5团战斗队来说是十分漫长的一天。他们的反攻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沃克将军对该部的表现颇为恼火。在海军陆战队穿过高城向下一个目标挺进时，步兵第5团战斗队仍滞留在兔山交叉口东北数英里的地方。虽然沃克将军一再给基恩将军施加压力，但仍毫无进展。美军的主要供给线——通往镇东里的公路仍处在敌军狙击手的火力控制之下。美军不得不派3辆坦克和1门火炮护送向前沿阵地运送给养的车队。

午夜时分，全由黑人组成的第555野战炮兵营在距兔山6英里的凤岩里被敌人包围。该营附近是第90野战炮兵营。8月12日天刚破晓，两个营就从三面受到了敌人的猛攻。555营的榴弹炮对付不了敌人的装甲车，90营榴弹炮的高度不能降低到足以平射敌人T-34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程度。早晨10点左右，敌步兵收缩了对555营的包围并突破了该营阵地。90营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丢失了所有的6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

那天早晨6点半，海军陆战队5团1营奉命越过塔普莱特的阵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前去攻占泗川。虽然每个人都希望快一点赶到泗川，但在途中还是遇到了敌人的阻击。由于555营和90营的溃败，敌人在那里横行无忌。基恩将军被迫请求海军陆战队给予支援。中午，克雷格将军乘直升飞机在50码开外降落，他沿公路前去和塔普莱特及其参谋人员商议此事。他告诉他们，步兵第5团战斗队仍处在困境中，555炮兵营已被击溃。

克雷格对塔普莱特说：“你得马上返回去和25师的基恩将军取得联系。”塔普莱特将在镇东里25师指挥部见到基恩。克雷格说：“我将安排你营乘卡车返回。你要搞清楚局势到底怎样。”

下午1点半，塔普莱特和克雷格的作战主任约瑟夫·斯图尔特乘飞机飞临镇东里西北部地区。他们看见大炮炮身和其他零部件杂乱无章地散布在地上，长长的河沟里到处是尸体，也有燃烧的吉普车。不远处有座桥。克雷格说25师的联络官将在桥边接他们。他将乘一辆吉普车前来，车顶上放一块红色的信号板。塔普莱特指了指河滩和附近一张铺白布的桌子，告诉飞行员：“那儿还有人活着。”地面有辆吉普车朝桥边驶来，但车顶上没有红色的信号板。

直升飞机着陆了。塔普莱特和斯图尔特走下飞机来到吉普车前。“你到底是谁啊？”塔普莱特问司机。

“我是托尔曼中尉。”他是25师一个装甲侦察连的连长，有几辆运兵车。他汇报了555营被围歼的情况。他说：“我一直试图攻到那儿去营救他们，但每次都遭到敌军火力的阻击。”

他们走到塔普莱特在空中看到的那张桌子边。有位炮兵中校和几位军官坐在那儿，正准备吃午饭。

塔普莱特很惊讶，桌子上摆着玻璃杯和银器。他们都是一幅蓬头垢面的样子。他们被击溃后只剩下了一门炮，其他的都丢了。他们不知道步兵第5团战斗队的指挥官在哪里。

“看在耶稣的份上！”塔普莱特说，“请告诉我25师师部在哪里？”

无人知道。

托尔曼表示愿帮塔普莱特和斯图尔特寻找基恩将军。他们三人乘一辆运兵车前往镇东里。公路上有许多长长的电话线。因托尔曼有一部电话机，塔普莱特便建议把它安装在电线上。他说：“我们看看能否接通一条线与别人谈一谈。”他们一连试了40根线都没有通，就又返回了那个河滩。直升飞机还停在地上，螺旋桨仍在转动。飞行员转达了克雷格将军的来电，说塔普莱特的部队正在乘卡车向靠近555营覆灭之地的这个河滩进发。

“有两条路，”塔普莱特说。一条经过高城，另一条通过山区，是捷径。“炮兵指挥官告诉我们敌人就在那儿。”他想去看一下主任参谋约翰·坎尼少校率领全营走的是不是正确的路。他登上直升飞机让飞行员寻找3营的先头部队。

他们沿一道山岭飞行，没发现有人。当他们飞临另一条路的上空时，塔普莱特看见了他的部队。坎尼正叼着一支粗大的黑雪茄坐在塔普莱特的放电台的吉普车上。他们互相挥手招呼。塔普莱特向坎尼大

喊：“返回去！走另一条路！”

坎尼挥身大声应道：“好，好！”

“他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了，”塔普莱特告诉飞行员：“我们飞到他们前面去看看有没有敌人。”他们没有发现敌踪，塔普莱特便在空中引导部队前进。

他仍未接到具体执行何种任务的命令。最后他与克雷格取得了联系。“将军，”他说：“我没有找到 25 师师部，也没有见到原定要到桥边给我传达命令的那个联络官。真是又混乱又凄惨！没有一个人了解情况。”他承认他甚至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只是猜想大概在 555 营残部所在地附近的高地上。

克雷格刚接到基恩将军要他从泗川进行战术撤退的命令。这使海军陆战队的士气大受影响，因为他们相信已经击溃了泗川一带的敌人，现在却要他们放弃流血流汗夺得的土地。他们又累又饿，都盼望吃一顿热饭。他们甚至连咖啡或汤都没来得及喝，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的食物和陆军消费合作社的给养被付之一炬，以防为敌人所获。这仗到底是咋打的？

塔普莱特率部于黄昏时分抵达那片河滩后，再次通过报话机要求克雷格将军下达指令。

“你认为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他对塔普莱特说。

塔普莱特下令进攻河滩北边的高地。C 连和 H 连沿陡峭的山坡登

上了高地。晚上 9 点，博恩和费根都报告说未遇抵抗即占领了阵地。塔普莱特命令他们建立一个环形防线。

那天夜里，25 师炮兵指挥官乔治·巴思准将终于赶到了那片河滩。他问塔普莱特什么时候能做好进攻准备。“我已经在第一个攻击目标前部署了两个连，”塔普莱特说。巴思称赞他动作迅速，并赞同他制定的翌晨攻占该高地其他地方的计划。巴思将军命令几辆轻型坦克和 3 辆装甲运兵车支援海军陆战队的进攻。

第二天（8 月 13 日，星期天）清晨，陆军天主教牧师伯纳德·希基神父主持了礼拜仪式。仪式完毕后，塔普莱特的进攻就开始了。美军刚发起冲锋，敌人的机枪就吼叫起来。他们跑到右边躲避密集的子弹，但看不见一个敌人。上午 10 点，G 连和 H 连占领了两个制高点。虽然他们的人无一伤亡，但他们也没有打中一个敌人。

塔普莱特在指挥部获悉原定前来与他的 3 营换防的美军没有来，就让坎尼去找。坎尼到处寻找，没有找到。

“他们肯定已到了某个地方，”塔普莱特说，“我每次打电话，对方都说该部已接近了我们的阵地。”

大约下午两点，坎尼终于找到了那支前来换防的部队。他把 3 营的位置告诉了一位陆军上校，并说：“你们得接管我们的阵地。”

“我才不呢，”上校说。“我要在这儿建指挥部。”那个地方离塔普莱特有一英里半。怒不可遏的塔普莱特中校叫通了克雷格将军的指挥部，说：“将军，这支陆军部队不愿与我们换防。我该怎么办？”

“撤退，”克雷格说。

塔普莱特气冲冲地命令他的疲劳之师乘上卡车向密阳附近的宿营地驶去。

## 9

星期日清晨，在距 555 营被围歼的河滩数英里的地方，伦农中尉和其他 3 个人仍然奄奄一息地躺在那条小溪边。尽管又痛又累又饿，他还是在一直鼓励另外 3 个人打起精神。受伤 8 天以来，他的体重已降低了许多，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他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喊：“喂！”但他不敢应声，怕是敌人。叫喊声越来越近，他终于听清是美国人的声音。他答应了几声，但声音又小又嘶哑。来人终于到达他们身边，是布西中尉率领的一个营救小组。布西中尉在金泉大捷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从爬出去求救的桑德斯口中得知还有 4 位战友活着。桑德斯被敌军俘获并遭到了毒打，然后被扔到一条沟里等死。幸好布西发现了他。4 个皮包骨头的伤兵被轻轻地抬下了崎岖不平的山岗。那可真是一段又缓慢又令人痛苦的行程。由于山坡陡峭，抬人的人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换一次班。好在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布西知道怎样让自己的部下尽心尽力。他们历尽艰辛抬了 5 个小时，终于把伤员抬到了一个救护站。布西在路上一直背着伦农。

伦农到救护站后苏醒过来。他不知自己伤得有多重，只知道非常疼痛。有位中士手拿写字夹板问他的姓名、军衔和入伍编号。“中士，”伦农说，“我没力气告诉你，我饿极了。在你给我一些吃的东西之前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他们只给他喂了一点点汤，不给他吃任何别的东西。



他问：“我们得多长时间才能返回部队？”他被告知他再也不能走路了。但是，信仰宗教的伦农不相信这一点，尽管他感觉不到受伤的腿的存在，他的体重仅有 100 磅多一点。他到达朝鲜时的体重是 220 磅。

伦农及其 3 位战友的获救是那天在基恩特遣队的战斗区域内发生的少数几件值得称道的事之一。美军的第一次反攻失败了。傍晚，基恩特遣队差不多都退回到了他们出击前的阵地。虽然默里的海军陆战队第 5 团在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下，毁灭性地打击了朝鲜人民军第 6 师，但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攻占的地区。

虽然美军的人数远远超过北朝鲜军，而且有性能优越的大炮和强大的空中力量，他们的反攻还是失败了。北朝鲜军的胜利一方面是由于美军第 25 师作战不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金日成的士兵能够英勇顽强地作战。他们被美军包抄后不慌不乱，各部被分割后仍能不屈不挠地与敌周旋。虽然美军机动性强，能控制公路，但山地却掌握在北朝鲜军手中。他们能整天在酷热中翻山越岭，而又高又壮的美军却被一个个累倒了。

北朝鲜军打的不是各部队密切配合的西方式的战争。美军很少知道敌人哪里。这是一种新型的战争，人民军正规部队常像游击队一样行军打仗。他们换上农民的白色衣装从背后偷袭美军。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渐渐懂得在朝鲜仅靠兵力和技术还远远不够。他们能够从过去一星期的沉痛教训中得到些有益的经验吗？

## 第三部 釜山外围战

### 第9章 洛东江之战

(8月14日—23日)

#### 1

8月14日，星期一，当北朝鲜人接近釜山环形防御圈时，其主要目标——大邱——一片恐慌。沃克将军不仅在西边面临基恩特遣部队的溃败，而且两支敌军渡过了洛东江，一支到达大邱西北15空哩的地方，另一支抵达大邱东南15英里的永浦（音译）。从北向南流的洛东江是大邱防御的关键所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两个北朝鲜师已经渡河，其先头部队到达该城北不到20英里的地方。

在南面30空哩、邻近荣山的地方，正在发生另一场灾难。人民军第4师8天前渡过洛东江，突破环形防御圈建立了强大的突出角阵地，对密阳构成威胁并可能切断从大邱到釜山的主干公路补给线。尽管一些参谋人员对形势感到绝望，但沃克保持冷静，把特别部队迅速调到最危险的阵地，以防环形防御圈的瓦解。

敌军越来越大的隆隆炮声使大邱人惊恐不安，因为这意味着金日成的大军不久将强渡洛东江，攻占这座城市。在李承晚的寓所，穆乔大使为总统的安全感到不安，建议政府南迁到济州岛。即使整个朝鲜半岛陷入北朝鲜人之手，那儿也是安全的。李承晚可在那里组织流亡政府。

李愤怒地拔出手枪逼近穆乔，穆脸色发白。李夫人也感到震惊。“敌人来了，我就用这把手枪打死我妻子。然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李承晚愤怒得全身颤抖。“我们毫无把我们的政府迁出这片土地之意。”

穆乔尽管是一位十分英勇之人，却一言不发便匆匆离去。

纽约城。爱德华·R·默罗正在为晚上7点45分的新闻广播录音，骇人听闻地谴责在朝鲜的战争行为。默罗目睹了向大邱的混乱撤退和釜山外围令人绝望的战斗，对羞辱的失败惊愕不已。在欧洲战争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

“这是一次最艰难的广播，”他这样开始，“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他指责麦克阿瑟的基恩特遣部队的灾难性反攻。反攻削弱了重要防线，损兵折将却一无所获。“这不是敌人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一个决定。我们的高级司令官发动了这次反攻，用一名在职的知情军官的话来说，‘我们决定需要一次胜利’。”

这条拟晚上广播的新闻文本火速送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埃德·切斯特手中。几分钟后，它已送到包括公司总裁和董事长在内的最高会议上。切斯特带着他们的决议回来。“这消息给砍掉了，”他说。

有人表示抗议，但回答是：“维持决议。”

默罗没有辞职或诉诸公众。然而，数百名记者在海外新闻俱乐部向麦克阿瑟发去抗议电报，《新闻周刊》披露了此事：“默罗的强烈反

对使新闻检查问题在广播网的新闻室里极端尖锐化，因为其他美国人想报道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一张严肃的默罗像片下写着题目，“默罗，新闻检查已在国内开始。”

正当默罗被堵上嘴巴时，沃克将军正准备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以消灭渡过洛东江的突出角的危险敌人，那儿在大邱南 30 空哩的地方。预定 8 月 17 日开始，将由海军陆战 5 团及其死气沉沉的士兵们在美军 3 个团的支持下实施进攻。

与此同时，沃克十分关心大邱北边和东北方向敌人 5 个师的进攻。盖伊将军的第 1 骑兵师暂时顶住了北边的进攻，两个韩国师抵抗住了来自东北方向的进攻。大邱是釜山外围的关键，没有人比金日成更清楚这一点了。他号召部队在 8 月 15 日，即朝鲜 1945 年从日本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五周年纪念日夺取大邱。“胜利在望。”他要求一切战斗人员宣誓在战斗中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去争取胜利。

在纪念日的前一天，人民军第 10 师冒着美军空袭和盖伊将军的猛烈炮火，跨过洛东江，建立了一座桥头堡。尽管盖伊调兵遣将，在天黑前拔去了桥头堡，但美军严重受挫。

在大邱，政府的办公室里笼罩着恐慌的气氛。成群的政客和那些寻求李承晚的恩宠的文职人员努力刺探总统准备什么时候逃往釜山。他们想跟他一块儿逃。

沃克将军劝穆乔大使撤离大邱，并劝李承晚也撤走。但是，穆乔在前一天受到李承晚的手枪威逼，指出 8 月 15 日是日本投降之日，是解放的象征，大韩民国又是在 1948 年这一天建立的。如果政府现

在离开大邱，士气就会瓦解。沃克承认这很有道理，但是坚持如果形势真是绝望了，他们都不得不走。

因此，在被围困的大邱，李承晚、他的内阁、国民议会和外交使团头面人物正式庆祝了解放日。众人同仇敌忾，对敌人必败充满了信心。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时，白善烨准将指挥的韩国第 1 师在城北 10 英里处击退了两个北朝鲜师一些部队的进攻。他的左翼与盖伊的骑兵师相连接，但敌人企图在其间打进一个楔子。到日暮时分，从敌军对盖伊左翼 303 高地的进攻和对白的压力来看，沃克认为局势十分明显，李必须离开大邱。

大约 750 名南韩警官在城郊排成队列，以控制骚动不安的人群。大邱的人口从平常的 30 万膨胀到 70 万。16 日晨，沃克再次同穆乔通话。他说，麦克阿瑟担心敌人突破阵线，造成总统的死亡或被俘。

穆乔在仍然武装得像突击队员的诺布尔的陪同下拜谒李承晚。总统经常告诉诺布尔，他决不会再撤退了；如果需要的话，他将率领 100 来个忠于他的部下在大街小巷同敌人血战到底。直到此前，穆乔老是给总统描绘一幅光明的图画，诺布尔也支持他这么做。但今天大使严肃地告诉总统，保卫大邱的部队随时可能崩溃。沃克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都催他立即南撤。

李承晚本能地一口咬定他绝不离开大邱。如果政府里的其他人想走，随他们去好啦。他要留下来。他再次提到他有 100 多个忠心耿耿的人。只要有枪他们就能投入战斗。穆乔争辩说，李不能像一个普通

士兵那样战斗，政府的稳定有赖于他。

“那么我就辞职！”李承晚反驳道。“让别人当总统。”他语无伦次地不停地讲啊讲啊，却在最后同意第二天上午飞离大邱。

## 2

《纽约时报》被情报报告所骗，报道说美国和南韩部队“至少仍处于四比一的人数劣势”。事实上金日成只有 7 万人而美国和韩国共有 9.2 万人的部队。大多数年轻的美国兵到达朝鲜时只知道朝鲜佬是一群无知的、偷窃成性的劣等人——“戈克斯”[注：原文“gooks”，系美国人对越南人、菲律宾人、朝鲜人、日本人及中国人等亚洲人轻蔑的称呼。]。几乎没有人了解朝鲜的历史或文化。当一个朝鲜人说“我不是戈克斯（Menogook），你才是戈克斯”时，他们全都茫然不解。在朝鲜，Miguk 就是美国人的意思。

吉姆·豪斯曼上尉在韩国工作了几年，对他们正在进行的顽强抵抗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相信像钟日昆和白善烨将军那样的人会干得非常漂亮。他对后者信心十足，认为他会守住防线，大可不必跑去指手划脚。“你不需要我的帮助，”他对白说。

到 8 月 17 日，大邱北面的关键地方在白的右侧，即 303 高地。这是一个 1000 英尺高的宽阔地带，呈椭圆形，周径超过两英里。谁占据此地，谁就控制了汉城—釜山铁路和跨过洛东江的主干公路。

敌军的一个营渡过了洛东江，包围盖伊的一个连，夺取了 303 高地。17 日拂晓前，盖伊的两个营在一个坦克营的支援下发动反攻。

在进行充分的炮火准备和空袭以后，骑步兵向高地发起猛烈冲锋，没有遇到抵抗。在炮火准备和空袭中，朝鲜人伤亡惨重，已经撤退了。但他们留下了 26 具被俘美国人的尸体。这些美国人被解除武装，剥去衣服后，被赶到水中撵上山坡，最后他们双臂被反剪绑在背上，集中到山涧里。四个朝鲜人向这些无望的俘虏开枪。列兵罗伊·曼林，一个来自芝加哥的 19 岁青年，设法挪到他同伴的身体下面，尽管胳膊和腿上挨了几枪，但爬到了安全地带，向那些惊骇不已的骑兵讲述了他的遭遇。

### 3

当 303 高地的战斗接近尾声时，第 5 陆战团正在密阳附近整休。他们只是暂时呆在那儿，因为他们被挑选担任沃克拔掉敌军在大邱南的突出角阵地的先锋。在参谋会议上，克雷格扼要介绍了沃克的进攻计划。进攻将于 8 月 17 日晨以袭击渡过洛东江的敌军桥头堡开始。两个美军团将从东北方向在突出角阵地汇合，第 9 团战斗队和海军陆战旅发动正面进攻，两团美军从北面进攻，陆战旅从南面夹击。后者将袭击密阳西 10 空哩的五峰里山脊。山脊像一条史前巨蟒，它那迟钝脑袋向东南延伸一英里多以后，变成一些泥沼和不规则的小山包。巨蟒又高又窄的脊椎，则是一连串从 300 英尺到 500 英尺不等的山峰。

陆战旅将率先发动攻击，用 2 营攻占第 1 个目标，然后是 1 营，最后轮到塔普莱特的 3 营。17 日晨 8 时，2 营两个步枪连并肩跃出战壕，迎着敌军火力进攻。尽管得到炮火支援，但进展缓慢，迟滞不前。

到中午时分，战斗进行了 4 个小时，伤亡 143 人（其中大多是两个步枪连的人）以后，整个 2 营都动摇了。接着，1 营在乔治·牛顿

中校的指挥下，挥师越过大伤元气的第 2 营，用两连即埃布尔连和贝克连进攻五峰里山脊。他们也陷入了拉锯战中，贝克连连长约翰·托宾受伤。他的副官，弗兰西斯·“艾克”·芬顿接管指挥权。芬顿渴望来朝鲜作战，宁愿做连的副官，尽管那低于他的军衔。他的父亲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 34 年。他的弟弟是一名海军士兵，战死在冲绳岛，他的岳父是一个海军陆战队上校。而他自己现在终于成了连长！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 7 点。接着是较长时间的平息，芬顿设法同埃布尔连接起来，准备晚上的防御。一小时后，当他的部下正在挖战壕时，路边出现了两辆 T-34 坦克。芬顿立即发出信号，报告敌坦克的位置。P-51 “野马” 式战斗轰炸机旋即尖叫着开火，但没有击中目标，坦克轰隆隆地在路边嚎叫。

芬顿在同营长牛顿上校通话时，发现第三辆坦克跟着前两辆上来了，现在只有半英里多一点远。“放坦克过来，” 牛顿说，“我们用反坦克武器对付它们。”

芬顿心醉神迷地观察着。他好像坐在 50 码长的罗斯露天剧场（the Rose Bowl）上，一个观看就要开场的好戏的最佳位置。三辆坦克完全不顾战术上的要求横冲直撞，就如同它们拥有整个世界似的。它们本该迂回深入，因为路两边土质坚硬，坦克不会陷进去的。但是它们直往营部冲来。P-51 “野马” 式战斗轰炸机继续朝坦克开火，但打到了 B 连地段，芬顿的前沿火控人员叫它们停止射击。

当第一辆黑色的坦克绕拐角而行逼近营部时，3.5 英寸的火箭炮和无后坐力炮从道路两边的高处一齐向它开火。第一辆坦克的右履带被火箭击中，但它继续疯狂地射击，直到无后坐力炮的炮弹炸毁了它



的左履带和前装甲。芬顿亲眼目睹陆战队的一辆坦克的 90 毫米炮击中它，它在转弯处震颤着化成一团熊熊烈火，最后爆炸了。一个人从燃烧着的坦克里爬了出来，但被步枪击倒在地。

第二辆 T-34 坦克用它的所有武器不停地射击，被一枚火箭炮击中，右履带被毁，在路的拐弯处失去了控制。另一枚火箭炮击中了它的油箱。紧接着无后坐力炮和两辆陆战队的坦克的炮火一齐倾泻到这辆已经受伤的坦克上，可它那疯狂的射击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另外 7 发炮弹炸毁了它的炮塔。坦克爆炸了。

第三辆坦克在它的两位同伴的熊熊烈焰后面停了下来。无后坐力炮、火箭炮和两辆陆战队坦克一齐雷鸣般地向它开火。它先摇摇晃晃，随后爆炸了。整个战斗只打了 5 分钟，粉碎了 T-34 坦克不可征服的神话。对芬顿来说，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场面，但他担心晚上还有另一次反攻，向他的士兵发出警告，设下潜伏哨，让连里 25% 的人一夜不睡。贝克连恢复平静后一直紧张地守候到天亮。所幸的是，8 月 18 日凌晨 2 点 30 分，当照明弹划破深邃的夜空时，北朝鲜人以优势兵力朝关键阵地即芬顿的连和 A 连的交接地带猛扑过来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

芬顿的左翼殊死抵抗两排敌人的进攻，但一些北朝鲜人潜到陆战队的散兵坑里，攻击芬顿的指挥所。一场殊死的白刃战展开了，火箭炮手、迫击炮手和文职人员都作为步兵加入格斗。在混战中，牛顿中校来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芬顿回答说，他真的说不准：“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朝鲜佬。”

“你必须守住阵地，”营长命令道。左侧的 A 连已有三处被突破。

“不要担心，中校，”芬顿回答说。“今晚留在山上的陆战队员都将英勇战斗到底！”他意识到他的声音同约翰·韦恩的差不多，真他妈的说不准贝克连能否顶住。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芬顿重新集结被打散的连队的士兵，组织反攻。芬顿收紧左翼，把队伍开到第3排背面的斜坡阵地上，成功地把他的阵地周围的敌人包围起来加以歼灭，但代价高昂。那天下午贝克连投入战斗时有190名士兵和5名军官。到天亮时，芬顿似乎是连里唯一幸存的军官，队列里只有88名士兵。但部队士气高昂；他们在漫漫长夜中守住了阵地，干得非常漂亮。现在他们可以看见在他们左翼沿山脊的高地上成群的北朝鲜人，A连的右翼在五峰里山脊下红色的林中空地上。

在进攻中，施莱佛少尉的头部被一颗手榴弹严重炸伤，被送到营急救站。当芬顿看到他沿山坡往上走时，感到十分意外。他头上缠着大绷带，活像个木乃伊。芬顿沉默了，最后又说：“尼克，你在这儿干吗？我还认为你早完蛋了！”

“嗯，”他解释说，“在急救站时，我想少尉很少有机会指挥一个连，你的运气恐怕快完了。头儿，你知道，你还没有被打死真是太幸运了。于是我扳着指头算，等我回到这儿时，如果你真的被击中了，我就得到了这个连。”

塔普莱特原定和他的两个步兵连连长博恩和费根那天上午晚些时候越过芬顿，摸到前面去侦察第二个目标——207高地。塔普莱特在五峰里山脊北侧建立起他的指挥所，C连和H连向前推进到山脊底部。大约上午9时，塔普莱特下令对目标进行重炮射击，并进行空袭

和迫击炮炮火准备。一小时后，博恩和费根分别向山脊的东面支脉推进。

起初两人进展缓慢。他们可以看见北朝鲜人，那好像是一个团指挥所，尽管敌人在白天总是掩蔽起来。陆战队第 33 航空大队对那儿发动空袭，破坏了朝鲜人民军第 18 团的通讯设施和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博恩请求空中支援，迅速向他指向的斜坡挺进。

对弗雷德·戴维森这个一等兵——一个对美国和陆战队坚信无疑的青年来说，眼下最大的困难是面前的陡坡。这真是他妈的好事，他想，朝鲜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比预料的更早登上了 207 高地的巅峰。他数了数，敌人留下了 8 具尸体。

费根的部队遭到激烈抵抗，进展更慢些。最后他们终于接近支脉的巅峰。北朝鲜人沿着山脊南逃。

两面进攻和猛烈的空中与地面炮火赶走了北朝鲜人。小股力量的撤退汇合成整个北朝鲜第 4 师的全面大溃退。

塔普莱特在他的观察所看到大批敌军逃下山坡，从山麓平地奔向洛东江。他命令大炮进行射击，炮弹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杀伤。空中观察员不停地向塔普莱特报告说，洛东江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尸体。

就在附近，山谷的对面，博恩中尉正用轻机枪狙击敌人。戴维森借来一支 M-1 枪，加入厮杀。博恩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看到北朝鲜人在轻武器、机枪和火炮的打击下四散奔逃。“看啊，冈尼，”戴维森听见他对一个中士尖声说道，“他们在河里打成打地宰杀敌人。”

下午 2 点 20 分，塔普莱特命令他的两个连从 207 高地撤下来。在山脚下，他们由一个坦克排引导，开往第三个目标——311 高地。陆战队飞机扔下的燃烧弹把高地都烤焦了，大炮、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不停地向山坡倾泻炮弹。

戴维森向 311 高地的一条支脉上走去。左边是一片甘蔗地。他把卡宾枪开到全自动，对甘蔗地猛扫了一通。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击中了任何目标，开始爬山。一会儿后，他看到一个北朝鲜人。他的双腿被 207 高地上的机枪击伤。一名陆战队员守着他，他抽着一支美国雪茄，露齿而笑，活像一只猴子。

“很疼吗？”戴维森问。

敌兵点点头。戴维森解释说，很快会有看护兵照顾他的伤口。他继续爬山。

除清除最后残敌外，洛东江之战结束了。

#### 4

在离大邱市中心 15 空哩的东北面，另一场凶猛残忍的战斗激战犹酣。战斗在曾经肥沃而宁静的一条狭长的山谷两边的草木不生、崎岖不平的山上进行。该地由白善烨准将所率的韩国第 1 师防守，但大量的敌人在此通往大邱的入口处会合，沃克将军不得不把他的炮兵旅派来增援白。

8 月 18 日陆战队攻占五峰里山脊时，现已晋升准将的迈克·米

凯利斯受命以第 25 师第 27 步兵团从北侧进攻通往大邱的大路。与此同时，白受命以两团的兵力分别从两侧进攻这条直线般的、白杨成荫的公路。

米凯利斯的卡车隆隆北驶，直到可以看见北朝鲜人和韩国部队在俯瞰公路的高地上进行的战斗。他的步兵下了车，一边部署一个营。坦克在前面开路，大约下午 1 时向陡峭的山坡开火。大炮连续射击的轰鸣声在狭窄的山谷里的回音汇合成一种超自然的旋律。敌人开始从前哨阵地撤退，在一个小时内，美军步兵几乎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前推进。随后米凯利斯得悉白在山谷两侧高地上的两团人马没能取得进展，奉命停止前进，组织力量进行防御。一个坦克排在前沿驻扎，两个坦克排驻扎在路上，四个坦克排留在后面作预备队用。炮兵架起大炮，6 个火箭炮队在步兵前面安营扎寨。天黑后不久，北朝鲜人的迫击炮和大炮开始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两辆 T-34 坦克和一门自行火炮推进到离美军阵地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两辆 T-34 坦克被毁。另外 3 辆北朝鲜人的坦克驶到路上，然后突然打开夜行灯，急忙北逃而去。午夜后一切恢复平静。第二次微弱的进攻被大炮和迫击炮击退了。

这便是白唯一所能得意的事。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两次差点被俘。现在他和米凯利斯对付两个强大的北朝鲜师，即第 1 师和第 13 师。它们的坦克团新近补充了 21 辆新的 T-34 坦克。

同一天，在大邱，一个公关军官告诉新来的英国记者伯特·哈迪，其他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因为事情很清楚，大邱就要落入敌手。一个身材不高却长得很壮实的人走进屋里，这人就是沃克将军。他对公关军官描绘的黯淡前景十分恼火，粗暴地吼道：“真他妈的扯蛋！他

们永远也不能拿下这座城市。我看你还是最好给我闭嘴！”

沃克在过去的一周里紧张而忙碌。白天，他大多与迈克·林奇一块乘飞机飞到敌人阵地上空，或是与乔·泰勒一起乘吉普车去前线视察。沃克如鱼得水，把他的炮兵旅派到最需要的地方，不动声色地撤换年龄太大或没有经验从而无法控制战场局势的军官们。他在前线的出现使那些因军官指挥失误而垂头丧气的士兵重新振作。他常常停下来，对士兵们发表简短的讲话，鼓舞士气。他说，他们要挺身而出抵抗凶恶的敌人，形势很危急，但已无退往釜山之路。阵地要守住，我们每天都得到增援。

他在大邱大街小巷的出现同样能鼓舞市民。那天，炮弹落到火车站附近。他在现场出现，有助于把惊慌大逃亡组织成有秩序地向釜山撤退。8月20日，星期天，一个相对平静的日子，美军飞机俯冲扫射北朝鲜人的阵地。飞机飞得这样近，甚至子弹壳掉到友军的散兵坑里去了。

沃克向东北方向赶去，看白和米凯利斯干得怎样了。他回到大邱后告诉记者：“大邱肯定得救了。”星期一上午，米凯利斯的部下看到前沿阵地上出现了白旗。当地人报告说，一些北朝鲜军队想投降。一支美军巡逻队遭到零零星星的步枪射击和大炮骚扰。他们发现了5辆被毁的T-34坦克。

傍晚晚些时候，第27步兵团遭到大炮袭击，直到午夜方止。随后人民军第13师对高地上白善烨的部队和山谷里的美国人发动进攻。敌军步兵从道路两侧逼近时，坦克和自行火炮向第27步兵团开火。其他步兵同时进攻高高的山脊。

“潘兴”式坦克一直等到 T-34 驶近了才向领头的敌坦克开火，同时火箭炮队摧毁了一门自行火炮。夹在中间的 T-34 成了瓮中之鳖，被火箭炮弹炸成了废铁。在持续 5 个多小时的战斗中，美国人还摧毁了另外 7 辆坦克和 3 门自行火炮，还有卡车和运兵车。这是一场大屠杀。敌军俘虏透露，他们中仅 1 / 4 的人得以生还。对那些在如漆的漫漫长夜中听到敌军坦克的炮弹爆炸声和看到疾速如飞的子弹倾泻到大路上的人来说，这真像一个在地狱中的鲍灵谷。

在战斗中，白的部队英勇顽强守住了高地，使敌人无法包围在大路上的美国人。22 日拂晓，该师精疲力竭的部队到山谷的小溪里洗了个澡，弄了点吃的东西，但他们总是爬回美军炮火保护下的阵地。

然而，在某一时刻，一个营长在白善烨的指挥部会见他说：“将军，我必须撤退。”

“撤退？怎么啦？”

“我必须撤退。”他的左翼正在后退。“我的部队支持不住了。”

“在我上来调查清楚以前，中校，你给我守在那儿。”白乘吉普车走了一段不远的路程后，开始朝该营阵地爬去。人们正疯狂逃命，一片混乱。白设法集合一大群人训话：“先生们，我要领导你们进攻敌人。如果我逃跑，你们就必须打死我。”他下令进攻，端着手枪带头把人们逼回阵地。枪林弹雨中，炮弹四面开花。但白好像刀枪不入似地继续指挥部队，后面跟着该营官兵。敌人开始后退，半小时后部下请求他停下来。他是师长，不属于前线。

他一直等到亲眼目睹部队重新占领山头后，才回到指挥部。米凯利斯得悉这次溃退后，急忙向沃克报告，称他左侧的韩国部队放弃战斗溃不成兵。白表示强烈抗议。调查表明他的官兵回到了阵地。当米凯利斯得悉白的勇敢行为后，他向白表示道歉并称赞他的大无畏精神。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当晚北朝鲜人的另一次进攻被轻而易举地击退了。8月23日午后不久，米凯利斯准将向沃克报告：人民军第12师在炸毁一些设施和在前线道路上埋雷后撤退。沃克命令他的炮兵旅撤回到马山附近的第25师驻地。鲍灵谷战役结束，大邱得救了。



## 第 10 章 形势糟透了

(8 月 31 日—9 月 7 日)

### 1

美国—南韩的第一场大胜仗不仅拯救了大邱，而且来得正是时候。金日成新近集结了 9.8 万人的新军，准备发动最后一场大进攻，粉碎敌军釜山环形防御圈，把沃克赶下海去。

金日成手下的军官提醒他，他过高估计了他的部队的实力，这些部队正全速行进开往洛东江，而低估了沃克第 8 集团军的防御能力。惊心动魄的南下大进军以北朝鲜人力物力的巨大损耗为代价。联合国军空袭使铁路和公路不时中断，同时送往南方前线的大量军火和汽油补给也被摧毁。新到洛东江准备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的人民军部队已不得不忍受食品匮乏之苦。而且，其中的近 1 / 2 是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他们匆忙南进以致许多人手里连武器都没有。

但金日成愤怒地拒绝了部下的劝告。他预期南军的的灵谷防线摇摇欲坠，认为他的部队能轻易跨过洛东江。但是，釜山环形防线虽有数处被突破，却仍然由 12 万美国和韩国军队摇摇晃晃地守着。

北朝鲜指挥官知道，他们的部队已大伤元气，在大进攻前夕发布激动人心的指示，以提高士气。但是，金日成的进攻并不像预定的那样在 8 月 31 日落后迅速开始。在伦农中尉负伤的威安附近，直到午夜进攻还未打响。9 月 1 日拂晓前，伦农所在团的两个营被赶回威安东面高地，人民军第 6 师的两个团的大部涌进釜山环形防线南端附

近的一条三英里宽的缺口里。在北边约 8 空哩处，美军 25 师的右翼遭到猛烈进攻，虽然 35 步兵团守住了阵地，到清晨时在阵地后出现了 3000 北朝鲜人。再往北 8 英里，靠近北朝鲜人渡过洛东江建立的突出角阵地，2 师 9 团遭到猛烈袭击。这里两周前就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美国人正筹划发动进攻，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天亮前北朝鲜人把第 2 师截成两段，再次占领了五峰里山脊，这是陆战队曾经在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后攻占的。清晨 8 时 10 分，2 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打电话到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汇报战场形势，他的战线被打开了一个宽 6 英里，纵深 8 英里的巨大缺口。

9 点，沃克将军要求空军在洛东江一带做出最大努力以封锁战场，防止敌军增援和对前沿部队进行补给。沃克还得应付他的第 25 师的危机。他应该在什么地方投入他的防线预备队？预备队包括 3 个不满员的步兵团和新到的英国第 27 步兵旅的 2 个营，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虽然他现在有第 2 师，这些部队由一个他不怎么了解的人指挥着。

从一开始，在对北朝鲜人民军的意图的估计上，沃克就同麦克阿瑟发生了冲突。麦克阿瑟除为数不多的出访外，通过他的参谋人员同第 8 集团军保持联系。这对沃克来说以前从未这么干过。指挥乔治·巴顿的“鬼怪军”（Ghost Corps）时，沃克赢得了美国最优秀的战术指挥官之一的声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阶段，他习惯于同巴顿、布雷德利，有时同艾森豪威尔当面谈。沃克还有另一个问题。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密友，他知道麦克阿瑟过去在战术上失手的隐秘。从到达朝鲜的那一天起，沃克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命运或历史将怎样对他做出裁决。但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让这些烦扰他。

沃克熟悉北朝鲜人民军的战术，预计将是一场经典的两面包抄，包括三个方面的行动。他预料大邱西北敌人将发动有限的进攻，以拖住骑兵 1 师和韩国 1 师。同时，在西南方向的马山—釜山走廊和浦项外的东海岸大道一线，他将面临敌军的主力突击。他得做好准备。

在两面包抄中，对马山的进攻更为危险，它离釜山最近。地形有利于大规模攻击。一旦敌军控制了密阳南面的关键通道，他就再也不能在那儿和釜山之间进行有效防御了。

一旦认准了敌军的意图，沃克认识到必需调整目前的部署。他把“措犬团”和第 23 团撤出鲍灵谷战场，重新拨归其原属师部。他要求在预料的敌军大举进攻前保留第 5 陆战团，重新命令参谋人员优先考虑战斗打响后如何迅速做出反应。

为了在马山地区保持纵深力量，他在第 25 师的最南部和第 2 师之北部署了陆战队。为对付来自北面 and 东面的威胁，他把 24 师 19 团和 21 团部署在大邱—浦项中轴线上。他们从那里可以既支援骑兵 1 师保卫大邱，又可以支援韩国部队守住东翼战线。最后，所有能弄到的弹药都存放在枪械处，以保证战斗打响后能持久地支持战斗。

在研究战斗需要时，沃克深感手头的弹药只能勉强支持。他要求总司令部发放储备起来准备用于即将来临的仁川两栖登陆的弹药。对他来说，自己就要投入的拼搏将真正决定朝鲜的命运。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一场尚未打响的战斗被置于一场可能失败的战斗之上。沃克感到，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他所处的后娘养的地位的又一例证。

第 8 集团军有一个重大的薄弱环节，这就是新来的第 2 步兵师。

无论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还是他的3个团长，都未曾驰骋战场挥师作战。该师仓促组建，缺乏战场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兵。沃克可担当不起师一级规模上的失败。

由于这些原因，他把2师派到他认为威胁最小的洛东江突出角。北朝鲜人民军第4师最近在这里被歼，加之认定敌人将倾其全力坚持马山进攻，因此沃克断定第2师能够担当此任。

9月1日凌晨，刚过午夜，关于敌军在整个釜山环形战线上的活动的报告陆续送到，预料中的进攻开始了。但这一次沃克做好了准备，他所有的部队要干的就是守住阵地，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如果这一计划奏效，将以己方的最小损失击败敌人。

到黎明时，北朝鲜人民军第6和第7师在坦克增援下冲出晋州，向西南方向的马山挺进。在大邱的北边和西边，第1、3和13师的部队压向骑兵1师和韩国1师。在太白山和东海岸沿线，敌军第5、8、12和第15师的部队进攻4个韩国师。只有不满员的第2、不成熟的第9和第10师的残余部队没有遭到攻击。沃克的计划是正确的，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最初的麻烦来自25师。敌人渗透到24步兵团的阵地上。基恩将军要求投入目前尚在第8集团军辖下的第27“猎犬团”以收复阵地。沃克为此派出了一个营。几分钟后，沃克接到新的增援要求，第27“猎犬团”的又一个营调了过去。

离开司令部前，沃克接到劳伦斯·凯泽少将的电话，说他的前沿部队遭到进攻。这真令人费解，他们驻防的是预计威胁最小的地段。

而且，前一天他还批准 2 师对洛东江进行威力搜索。如果进行得顺利，这本是一次枪先行动。沃克认定这很可能是师里首次作战被吓得胆颤心惊的指挥官们的夸张，要求第 5 航空队的同僚，厄尔·帕特里奇少将在他们的地段洛东江做出最大的努力，封锁战场以防止敌军增援和把补给品送到任何可能渡江的敌军手里。

几分钟后，沃克来到迈克·林奇正在等他的简易机场时，形势进一步恶化。看来敌人的渗透威胁到 25 师的右翼。他本想带上他的作战军官和乔·泰勒视察他手下所有各师。他的 4 个座位的 L-17 飞机正准备起飞，但 25 师和 2 师的报告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换乘双座位的 L-5 飞机，这架飞机使他能够在关键地区进行低空观察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着陆。

他告诉乔·泰勒他要亲自估计第 2 师的形势后，爬进飞机。迈克问将军想先去哪儿。“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从哪开始，”他回答说，“但有一个地方我们绝不能让敌人闯进来：这就是洛东江突出角。”他们沿着河往下飞。早些时候他们曾发现敌人在水下几英尺建成的两座沙袋桥，要求把它们炸掉，可今天却仍在水中完好无损。

沃克断定北朝鲜第 2、7 和 10 师的部队已在晚上悄悄渡河，向荣山然后向密阳挺进，这是从大邱到釜山的主干道和铁路走廊。沃克不顾地面炮火，指示林奇飞得再低些。飞机急剧下降，他们发现北朝鲜人在凯泽的 9 团和 35 团之间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9 团一定是惊慌失措了，正拼命往南撤退。

他们看到了南河与洛东江的汇合处。洛东江从这里转向东流，有一条通往釜山、几乎是笔直的开阔大道。一旦敌军抵达此处，就会造

成极大的混乱，倘或敌军坦克渡河到达这条大道，他们就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了。

“迈克，”沃克大声喊道，“我们是不是再飞低一点儿擦水飞行？我们得看清楚究竟有多少敌人过了河，他们是否有装甲部队。”他们不能用飞机里的对讲机，只得冲着人大声喊。他们决定在水面几英尺高的地方轻轻掠过。迈克看右岸的情况，将军则观察左岸。如果发现了坦克履带印痕，沃克知道他可就真有麻烦了。

林奇关闭飞机引擎，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使飞机贴近水面飞行。飞机轮胎不时嚓嚓地掠过水面。敌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飞机就在两岸哨兵眼皮下从水下暗桥上飞过。等北朝鲜人举枪射击时，飞机早已在射程之外了。沃克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有发现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

当飞机回到能看见美军的地方时，发现美国兵正从河床和小路上溃退。“天啊，”沃克吼道，“他们甚至没有到应该集结的地方！我们得制止他们溃退。”但飞机找不到着陆的地方。“我要给他们训话！”将军坚持这样做。

“好，”林奇大声回答。“我把飞机升上去，然后关掉马达，希望能重新启动。我们飞到他们头上，这样你就能对他们喊话了。”

林奇把飞机升高到 200 英尺，降低速度，放下襟翼。飞机的后门打开了，沃克探出半边身子吼道：“都给我回去，狗娘养的黄杂种！给我回到阵地打仗！”他转过身对林奇喊道：“你有没有在飞机上涂三颗星？”

“没有。不过我带来了一面您的三星旗。”林奇把三星旗贴在飞机外面，机身擦断了河床上的树梢。沃克不停地对部队喊话时，他让马达慢慢转动但不熄火。乱成一团的美国兵四处奔跑，许多人把钢盔和武器都扔了。林奇听见有人尖叫，“他们要杀我们！”

20 分钟后，飞机引来了敌人的炮火。“上帝啊，”林奇说，“我们再不能这样干了！”再说，沃克的喊叫一点也不管用。人们被吓坏了。

当他们沿山路飞去时，发现山隘口简直是一场噩梦。卡车尽力冲向前线，而其他车辆却不要命地往后跑。他们降低飞机，在山隘口盘旋，以便看清楚 35 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山上开始形成一条战线，装载弹药的车辆向前推进。林奇未经沃克的允许就把飞机降到 50 英尺高。沃克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看来局势开始稳定了！我们到‘荷兰人’凯泽的指挥部去。”

他们飞往 2 师师部，飞机降落在一条大道上。两人走进凯泽的帐篷。“荷兰人，”沃克劈口便问，“你那一师人马在哪儿？”凯泽回答说 he 派了一名军官去 9 团，看战斗进行得怎样了。

“你的预备队在哪儿？你怎样部署你的预备队？你不能把荣山丢了。如果丢了荣山，就丢了密阳，随后便是釜山。现在我们正处于最生死攸关的时刻，而你却对战场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沃克态度坚决地补充了一句：“我们绝不能输掉这场战斗！”

他走到凯泽的战斗形势图前，粗看一眼便一目了然。在进行威力搜索时，凯泽没有做出努力在先头部队和主要防线之间提供安全保障。

敌人利用了这个战术上的失误。

派往 9 团的那名军官胳膊下夹着地图，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非常抱歉，先生，我被耽搁了，”他对凯泽说，“其实我差点儿回不来了。”为什么？“一个高个子红脸上校堵在山隘口，‘看哪个还能打仗的狗杂种敢从这条战线上退下去！’”

“你怎么回答？”

“伙计，我还真得从这儿回去。那人到底是谁？”

“那是我的作战军官，艾伦·麦克莱恩上校。”沃克答道。他明白了战线为什么在通往釜山的大道上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一条真正的汉子能创造奇迹。

结束讨论后，凯泽起身护送沃克出门上飞机。“你忙你自个儿的吧，”沃克说，“我不需要人送我回去。”

一回到飞机上，林奇和沃克就摊开地图进行研究。下一步上哪儿去呢，林奇心里琢磨着，随后大声说：“这又是一场突出角战役。没有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谣言四处蔓延。伙计们无故惊慌失措，另一些人则说敌人完蛋了。”

沃克一言不发。突然他一只手撑在地图上，热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而落。“我的整个集团军正在瓦解，而我却无能为力！”

林奇觉得一阵心酸。他恨沃克所有的上司和部下。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他想，在和平时期弄来一批行政人员，让他们指挥部队，为的



就是他们能得到晋升提拔。

在返回途中沃克说得极少，不过他承认他已不再占有洛东江。现在的问题是弄清楚敌人弄过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有重装备么？他得同敌人的重炮较量么？敌人把坦克也弄过了河没有？在回他的司令部途中，他脑海里一直萦绕着第 2 师是否能顶住。

第二天，人民军以 3 个师进攻骑兵 1 师，把盖伊的部队一直撵回鲍灵谷。荣山形势异常严重，沃克再次请求动用陆战队支援。经麦克阿瑟批准，陆战 5 团奉命加入 2 师协作反攻。听说要打回洛东江突出角，陆战 5 团感到惊讶和厌恶。部队里传说敌人已重新渡过洛东江，抵达荣山。

“我们开始感到自己像棋盘上的车，到处将军，”芬顿上尉回忆时这样说。9 月 2 日午夜后不久，他的贝克连开拔了。

上午 9 点前，1 营冲锋，芬顿连在右翼。他们穿过一片水稻田，从深深的稀泥中淌过，遇到了许多丢盔弃甲的美军散兵游勇。他们在敌军阵地被冲散已有好几天了，大多负伤，全都精疲力竭。陆战队开始登山，下午晚些时候攻占了 117 高地。

## 2

当天下午，在通向五峰里河的山脊上，塔普莱特的 3 营偶然路过一个美军营地。这一定是个指挥所，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尸体。其中有的人还在睡袋里或行军床上。洗过的衣服还在铁丝上随风飘曳。饭菜都还摆在桌上。塔普莱特推测北朝鲜人一定洗劫了这个营地。3 营

越过 2 营继续前进。2 营里很多人中了暑，衰竭不堪。塔普莱特原以为左侧驻有 2 营的美国兵，可连个人影儿也看不到。到天色渐晚时，大雨倾盆而下。士兵们甩开膀子挖战壕过夜。

9 月 4 日黎明时分，默里上校命令塔普莱特与第 8 集团军第 5 团战斗队联络，他们以为该部正在右侧发动进攻。塔普莱特通过报话机回答：“这一带除了北朝鲜人外什么也没有。”他派他的执行官去确定第 5 团战斗队的位置，发现这些美国兵甚至还没有出发，远远落在后面。几小时后 G 连的博恩中尉报告：“成群结队的北朝鲜人从河床上蜂拥而来。”塔普莱特把他的指挥所和拥有额外机枪的勤务连转移到一个控制河床的高地上。勤务连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一显身手。塔普莱特居高临下观察战斗。H 连和 S 连的机枪和迫击炮瞄准敌人射击，就像除草机割草，只见敌兵纷纷倒下。但北朝鲜人还是不顾一切地往上冲。塔普莱特听见 H 连和 S 连欢快地尖叫和呐喊：“我击倒了一个！”、“我击毙了一个！”、“我击毙了两个！”

大约上午 8 点，默里命令塔普莱特向 1 营左侧运动，两营一起进攻五峰里。在进军过程中，塔普莱特的部队要艰难地穿过一片宽阔的稀泥水稻田。部队刚攻占五峰里山麓下的两个小山包，又接到默里的命令：“停止进攻！”

“吉，谢谢。”塔普莱特回答。

“我们要改变部署。”集团军原想在山脊另一侧发动进攻，但陷入了困境。“我们要去支援他们，我命令你调两个步枪连过去，把他们调到右侧与预备战斗排汇合，打开一条通往山脊之道。”

然而，塔普莱特的前沿指挥小组遭到敌军炮火的猛烈袭击，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他才终于爬出了那片水稻田——他只得立即向默里报告。到他摸到默里的指挥所时，浑身都湿透了，散发着一股恶臭味儿，满腹牢骚。“我们简直弄不清乔治·牛顿都向我们汇报了些什么，”默里说。牛顿是1营营长。“我担心他的部队失去了控制。你沿路上去看看那儿情况怎样？”

塔普莱特自言自语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有行动处参谋和执行官。为什么他们不上去或他自己亲自去看看呢？”塔普莱特调他自己的一营人马已经够棘手的了。

“我以什么名义去找乔治？”他不无怨言地问。

“你去看看战斗进行得怎样了，”默里重复了一遍，“如果必要的话，制止那儿的混乱。”

塔普莱特二话没说，带上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枪手钻进吉普车上路了。吉普车最后拐了个弯，塔普莱特看见牛顿、艾克·芬顿和1/5指挥所的几个人站在路旁。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牛顿。

“没有。要不我们都进了地狱。每次我告诉默里说，今晚拿不下山脊因为敌人力量太强，他就只会说给我拿下来！”

塔普莱特转向他的密友芬顿。“艾克，一切还顺利吗？”

“嗯，”大雨滂沱。“我们团的部队听不到我们的命令——情况真

是糟透了。”

塔普莱特恍然大悟。他的部队也有麻烦，只是他们在山坡另一边罢了。他刚才听说靠近山峰的部队遭到山坡另一边的手榴弹袭击。他在报话机里告诉默里：“这儿一切正常，乔治很好。只是他们都像入了地狱似的。我的两个连也遭到狙击不能动弹。我们没法前进，尤其是在晚上。”

“好。停止前进原地防守。”默里放心了。

### 3

当天晚上，沃克将军不得不发布一条他知道会危及整个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命令，让所有参加战斗的陆战队第二天退出战斗。这是麦克阿瑟的命令。麦克阿瑟正在筹划用陆战队在汉城附近的仁川进行一次绝密的两栖登陆。沃克提出过抗议，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尽管洛东江突出角的形势极为严峻，大邱北面和东面的防线已遭重击。

到9月5日上午，大邱附近的战场已成了泥沼。琼斯孪生兄弟不顾恶劣的天气，乘吉普车冒大雨驶往战场，决心把战斗拍成电影。他们在一个团部停了下来，看见团长默默地守着一电台。透过静电干扰和哗哗的雨声，他们听见前线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模糊声音：“贝克呼叫罗斯玛丽……他们在石墙，请给我们炮火支援。”

“福克斯·埃布尔呼叫福克斯……我们听到坦克马达声……请派……”随后传来一阵金属一样的声音，同教堂执事牧师的声音一样

平静：“是的……是的……山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是，现在就在我们的屁股后头……我们这儿伤亡惨重……等你回话……是的……。”

李生兄弟已经听够了，离开这群默默地挤在电台周围的人。他们的吉普车在泥浆里艰难地溅水而行，后来开到了一个路障前。一辆卡车陷在水沟里，地上食物狼藉不堪，食物加热器还在雨中冒着热气。这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但两位摄影师不停地向前移动时，枪炮声在山谷间来回震荡。事情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一颗冷弹击中了吉普车引擎盖，引擎盖隆起了一个窟窿。他们跳出吉普车，滚到一条小沟里。在那里，两个美国兵淋着雨，望着迷雾笼罩的山峦。其中的一人放了一枪，另一个靠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枪托上，紧张地观察着。敌军撕耳裂心的枪炮声同友军枪炮的嚎叫混合一起。兄弟俩发现他们处在一个昏蒙蒙的、神奇的，浓雾紧锁的地方。他们看见一个东西摇摇晃晃地走向已毁坏的食品车，这是一个美国兵。他双膝下跪，开始往嘴里塞东西，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就像一只困兽。透过大雨，他们听见他喃喃而语：“他妈的，饿死我了……”

他们冒着雨，抓紧拍下这一场景。前面的山上传来一种异样的哭泣声，随后出现了三个人。他们抱着头前摇后晃，相互间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他们眼球泛着白光：略略看了两兄弟一眼，飞快地奔下山路。其他枪手弯着腰，双手不停地拨开前面的枝条，从灌木丛里跑了出来。步枪噼噼啪啪的声音从两边向中间收缩。两个人从灌木林里奔了出来，抬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伤员。他的手扶在脸颊上，想把挫破的皮按回原处。猩红的血从指缝间淌出来。“吃的……哦……吃的，”他轻轻哼着，唱着，喉咙里咯咯作声。三人跌跌撞撞跑在路上，他们的脚在稀泥里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肩上披着一条湿透的毯子，嘴里咕咕哝哝：“告诉他们……让他们了解朝鲜佬……进攻石墙。听啊，他们正在发起最后的冲锋……主啊，让事情好点……仁川……他们管那儿叫仁川。”

就像有魔法一样，士兵们似乎总能发现受到最严格保守的机密。或许在一支平民部队里，根本就没有机密，甚至麦克阿瑟绝密的两栖登陆也不例外，其成功取决于它的突发性。

沃克对他的飞机驾驶员林奇和助手泰勒很少说话，但俩人都知道缠绕他的心头的是什么。陆战队午夜离开前线后，他们就得完全靠自己了。在南线，看来他们不能把第2师组织起来投入战斗，北线的情况也不妙。在整个战线上将不再有海军的支援了，航空母舰很快就要北驶执行仁川突袭登陆任务。那天上午，沃克不得不做出决断：是否到了撤退到“戴维森线”的时候？

大约四周前，沃克根据麦克阿瑟的亲自部署，口头指示加里森·H·戴维森构筑了第二道防线，以便第8集团军在洛东江不能阻止敌人时使用。它起于釜山外的东海岸，沿着山脉一直向西延伸到密阳东北，然后折到马山东北的高地。

“我们飞到戴维森线，我要好好观察一下那儿的情况，”沃克对林奇说。他的飞机驾驶员已在“戴维森线”上空飞过好多次了。尽管大雨倾盆，但他们飞得离地面仅10英尺，以便将军能看清楚修好的铁丝网和其他工事。他们从东海岸开始，掠过韩国部队保卫大邱的防线，有意在上空盘旋，让人们看见飞机上的三颗星。下面的人热情地向飞机挥手，林奇然后驾着飞机直取大邱正北。他在那儿把飞机降低，

让第 1 骑兵师认出这是将军的飞机。部队再次欢呼起来。他们继续西行，飞抵 2 师防地，最后视察了 25 师的防线。沃克一次又一次地向部队挥手致意，地面上的官兵则报以高声喊叫。

飞机终于着陆时，林奇说：“你看，将军，这些部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我听厌了一切所谓我军‘被猛揍了一顿’的说法。他们已经承受了敌人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凶残的打击。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已做好进攻准备。”

前一天晚上，沃克相信他应该撤退。现在他说，“我也这么想，迈克。我们所见的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回到第 8 集团军总部后，沃克向他的参谋人员下达了一条简短的命令：“我们要死守阵地。”

尽管下着雨，韩国部队和美国人在整个战线死守阵地岿然不动。在南面，尚未为去仁川登陆的陆战队正在进行反攻。9 月 6 日早上 8 点 20 分，1 营跃出战壕。按照计划，他们要攻占两个山头，然后拿下最后的目标——五峰里山脊，它封锁着通向洛东江的道路。芬顿上尉的贝克连正在等待开拔的命令，就在来了热咖啡时，命令下来了，人们还没有分到咖啡就得出发，虽然遭到零星的迫击炮袭击和狙击手射击，偶尔的机枪骚扰，贝克连不断向前推进，前进了 3000 多码，到达与五峰里山脊平行的一座山上。几分钟后，A 连与他们会师。他们接到命令暂停前进，等待附近部队的到来。

芬顿上尉猜测敌人一路后撤，退到五峰里山脊建立他们的主要抵抗阵地。他敢肯定敌人预料他会来到这座小山上，陷入已经给他造成许多伤亡的臭气熏天的水稻田里。然后，他们就瞄准他开枪放炮，狠狠地揍他一顿。

当他正在仓促组织防御时，迫击炮弹和反坦克高速火炮的炮火从山上滚滚而来。天下着瓢泼大雨，芬顿不能要求飞机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大雨淋坏了他所有的 5 部 536 型电台，现在他的营战术电台也不能工作了。一个通信兵飞奔而至，美军先锋部队正并肩开往他的右翼。

随后北朝鲜人在 3 辆坦克支援下发动进攻。其中一辆伪装得像半履带车。芬顿估计有 350 名敌步兵正向他涌来。他派一名通信兵到正在向上开来的部队去问他们有无火炮支援，如果有，立即向贝克连前面的敌人开火。另外两名通信兵回营部向牛顿中校汇报这里的情况。第四个人被派去警告他们在下边的路上的坦克不要莽撞。同第一次五峰里战斗一样，T-34 坦克开到拐弯处。但这一次北朝鲜人的坦克使陆战队领头那辆坦克弄错了射击方位，一辆 T-34 对准它的炮塔就是一炮。陆战队的第 2 辆坦克犯了敌人在前一次遭遇战中同样的错误——它竭力要绕过领头那辆坦克，也被打得人仰马翻。

在上边的山坡上，芬顿终于走运了。陆军进行大炮支援，使他的火箭炮队得以进入阵地。他们向敌人的三辆坦克发射火箭，差点把它们切割分隔。头两辆 T-34 被击中，炮塔无法转动向芬顿开火。又是两枚火箭射向这两辆伤痕累累的坦克，把它们炸成熊熊烈火。

与此同时，敌步兵冒着大雨再次发动进攻。芬顿守卫着一座椭圆形的小山，能见度很低，实际上直到北朝鲜人摸到芬顿阵地眼皮底下也看不见他们。他不断接到来自防线前后的报告，说遭到 40 到 100 人的北朝鲜人小队的攻击。情况十分紧急，芬顿不得不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派到战线上去——火箭手、卫生兵和迫击炮手都冲上火线投入战斗。开始感到弹药紧张了。形势危急，幸好 A 连的一排突然带来了



5 箱手榴弹，北朝鲜人离得这么近，芬顿的部队直接把手榴弹传向阵地上的人们，士兵们立即拉开引线就向敌人投去。

芬顿好不容易把他的一台无线电修好了，交给前沿观察员。后者立即要求发射 80 毫米口径炮弹，因为敌人离我们不到 100 码。80 毫米炮密集轰炸，留下一片死亡区。当 45 分钟的反攻终于停止时，只剩下 18 发炮弹了。

同时，默里上校通知塔普莱特，晚上 9 点有一支陆军部队替换他。现在快 11 点了。“我们全在这儿，自己替换自己，”他告诉他的主任参谋坎尼少校，“那支部队在什么鬼地方？约翰，你回路上看看去，看能否找到他们。”

坎尼回来时说连个人影也没有。塔普莱特在无线电里对默里说：“喂，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他抱怨说，那支部队已迟到了两个小时。

默里心平气和地要他耐心点儿。

来自博恩的消息说，他的连遭到零星射击，士兵们坐卧不安。塔普莱特命令 G 连和 H 连撤回来，因为他们就要换防了。随后指挥所哨兵报告说他听到沙沙沙的声音。“我们盘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是陆军！我们是陆军！’”一会儿后，塔普莱特同陆军的一个中尉坐在一起。“你们营在哪儿？”塔普莱特问。中尉带来了一个步枪连的部分队伍。

“我不知道。但我接到命令到这里替换陆战队。”他是连的副官，

带来了大约 45 个人。他们装备有步枪、卡宾枪、手榴弹和两门 60 毫米迫击炮。

“你们的连长呢？”塔普莱特问。

“哦！一两天前我们在大邱附近打了一场消耗战，形势危急，弹药吃紧。上尉对我说：‘你负责指挥这个连，我得去弄点弹药。’打那以后，就再没他的影儿了。”当中尉得知他要换下两个连时，他震惊了。“你能借我一台无线电么？”

塔普莱特说他愿借给他两台无线电、三根迫击炮管和一些炮弹，以及一些火箭、机枪。“你打算怎么干？”

“我看我只能接管你指挥所人员的阵地。”

“我原以为要派一个营来换下我们，”塔普莱特说。他向默里喊话：“雷，现在已相当晚了。我怎么办呢？”一个排已经上路了，塔普莱特营要掩护他们撤退。“很快就要天亮了，却只来了一个中尉。他只有 50 名装备很差的陆军士兵。”

“把责任交给他们，”默里回答说。他答应向第 8 集团军汇报：陆战队把这片战区交给了陆军部队。“现在就整队出发，”默里最后说。“把部队拉上路。”

塔普莱特准备出发时，陆军中尉说：“你们一走，我们在这儿就呆不久了。我们会跟在你们的屁股后头。”

他们确实紧随其后。

天黑时，有人摸到山上尖声喊道：“B 连。”芬顿的部下都是老兵，没有一个人回答。这可能是敌人耍的花招。最后，一名陆军中尉出现了。他问这是不是 B 连。

“是，”芬顿答道。

“那你们怎么不回答？”

芬顿三言两语，简洁地告诉他其中的缘由。

尴尬的中尉问他应该怎样部署他的人马时，芬顿还以为他有一连兵呢，建议他在战线上部署两个排。中尉只得承认他只有 40 个人。

只是同样老掉牙的故事。陆军派了一个排来替换他们！当北朝鲜人摸清防线情况后，陆军很可能得撤出。该团后卫贝克连开始步行回荣山，然后乘汽车去釜山。陆战队的战斗结束了。

回到瞭望山，鲍勃·博恩的连队在午夜时分接到通知，要他们在黑暗中集合，步行到山脚下，然后上路。他们在那儿同营里的其他部队汇合。

塔普莱特的部队在稻田里艰难跋涉，翻过该死的山坡，现在又得冒雨行军。大家疲惫不堪，冷得发抖，心绪不佳。步行了五、六英里，他们到了上卡车的地方。当他们正在地上转悠时，B 连到了。芬顿来到塔普莱特跟前。“喂，塔普”，他说，“要不要来一瓶白兰地？”

“艾克，你他妈从哪儿弄来的？”

“从哈维医生那儿。”他一边说，一边从作战夹克服里摸出半打小瓶子，随手递给塔普莱特两瓶。

卡车一夜不停地开。天亮后不久，他们就到了釜山。部队里谣传说他们要乘船去日本。干杯！后来有一条更为确切的传闻，他们要同陆战 1 师并肩作战，在汉城—仁川附近的一个港口进行两栖登陆。

默里告诉塔普莱特，他的营将是第一批登陆部队。他们要攻占一个小岛，从那儿有一条砌道通往仁川。陆战 5 团的其余人马随后汇同陆战 1 师进攻防波堤。塔普莱特受命准备他的登陆作战方案，但不得向部下走露风声。塔普莱特遵从命令，然后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第二天，9 月 7 日，人民军第 7 师的残存者在南河与洛东江汇合处一带逃命。与此同时，美国人在他们的阵地后面发现并埋葬了 2000 多具北朝鲜人的尸体。沃克损失很大，但他给敌人造成的伤亡更为严重。人数和武器占劣势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但没有取得成功。釜山环形防御圈岿然不动。危机过去了。

## 第 11 章 仁川

(8 月 21 日—9 月 15 日)

### 1

海军陆战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反对麦克阿瑟在仁川进行绝密的两栖登陆作战。这是一个注定要酿成灾难的想入非非的计划。通往仁川港的航道狭窄而不可靠，容易布雷。大多数时间里这儿是一片广阔的、臭气熏天的沼地。麦克阿瑟固执地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将保证进攻的突然性。

他挑选他的参谋长，身强力壮头发灰白的内德·阿尔蒙德指挥登陆战斗。阿尔蒙德当了 30 年的陆军军官，尽管已 58 岁，精力却异常旺盛。他在一战中的军衔是少校，二战中出任师长，希望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勤奋工作，克尽职守。一遇到优柔寡断或无能之辈，他那两只蓝眼睛就闪烁出愤怒的光芒，有如天空的闪电。虽然中等身材，他发脾气时看上去要高大得多——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他得到麦克阿瑟的绝对信任。反过来，他也敬畏他的上司。把无限的精力投入到这场大进攻中。

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坚持认为入侵太冒险，但还是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8 月 21 日，陆军参谋长 J·劳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福里斯特·谢尔曼奉命同麦克阿瑟研究这一计划。业已做出安排，8 月 23 日在东京进行全面审查。

前一天下午，将在仁川指挥登陆作战的陆战师师长、奥利佛·史

密斯少将同内德·阿尔蒙德会晤。白发苍苍的史密斯性格平静，颇有涵养，与快活而好动的阿尔蒙德形成鲜明的对比。看来两人相处不易。阿尔蒙德刚受命指挥一支新军（第 10 军），该军将负责指挥进攻仁川的两个师。阿尔蒙德曾提出抗议，因为这意味着他得同时戴两顶帽子身兼两职。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他仍是他的“缺席”参谋长。仁川登陆后，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阿尔蒙德将回到东京适合他的职位上。

史密斯很有礼貌地对仁川登陆提出疑问，但阿尔蒙德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搁置一边不予理睬。仁川地区没有组织良好的北朝鲜部队，登陆将是一场纯粹的机械作业。随后史密斯被领去见麦克阿瑟，受到麦克阿瑟的热情问候。麦克阿瑟点燃他的烟斗，沉思着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两栖登陆思想。这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思想”，而是通过勇敢的进攻结束战争的胜利展望。史密斯觉得他似乎对成功充满了至高无上的、几乎是神话般的信仰。是的，战争将在一个月内见分晓，正是史密斯的陆战队来完成这一使命。他们要在 1950 年 9 月 15 日创造历史，美国历史上永放光芒的日子。

沃克期待着 8 月 22 日柯林斯将军的到来。他们马不停蹄地乘飞机视察了美军各师。由于几个重要原因，林奇对细节记得一清二楚。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警告，不要泄露飞机里讨论的内容。他对陆军的两位战场经验最为丰富的领导人的战术分析也得保守秘密。飞机升空后，他们开始讨论即将到来的两栖作战。他们谁也不赞成在仁川登陆。柯林斯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成员也不赞成。但总司令部发起了一场感情战，根本不可能从军事意义上讨论这次行动。自 6 月 29 日以来，麦克阿瑟一直在为仁川登陆奔波劳顿，投入了太多的个人威望，不可能承认他是错的。

柯林斯不喜欢总司令部在关键问题上的不诚实做法。没有人反对进行两栖登陆作战。从军事上说，这是符合逻辑的。而且，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使在朝鲜海岸任何地方登陆都能成功。问题在于登陆的地点。这个事实正模糊不清。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这样抛出他的方案，反对仁川登陆就等于反对任何两栖登陆。这样，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个方案就成了麦克阿瑟个人天才的闪烁。

除登陆地点外，在合围的目的和目标上也存在深刻的分歧。沃克还记得巴顿的观点：“大多数美国军官忽略了一个关于合围的重要事实：他们把在敌人后面的任何运动，不管为什么而运动，都叫做合围。他们大多醉心于自己的计划而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巴顿认为，“在敌军大炮阵地后完成合围或仅仅从后面攻击敌军的大炮阵地就能取得最佳战果。这里你切断了他的补给线、通讯信号和武器供应，距离又近，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同沿主轴线攻击的部队会合。”他提醒说，为使合围成功，“他们不能迁进太深或包围太宽的地域”。

这把柯林斯和沃克的讨论引向了二战期间法国加普登陆战的惨败，他们俩人都卷入了这场灾难。那次行动失败了，因为合围部队没能迅速关闭缺口以达到预期效果。现在他们俩人都感到仁川要重蹈覆辙。部队相距太远，不能迅速收缩战线立即产生战果。集结部队的的能力取决于潮汐和天气。部队几乎得立即进攻彼此连结的敌军工事，上岸后，部队的进攻动力不能维持，给敌人以宝贵的时间，或组织抵抗，或往后撤退。除了攻占汉城的政治意义外，不能保证歼灭南边的北朝鲜人民军部队这一首要军事目标。

当陆军参谋长说他赞成在群山登陆时，沃克已作好了准备。他和帕特里奇将军最近在群山一大邱地区作过低空飞行。沃克摊开地图，

提出了除仁川登陆外改变战争结局的选择方案。他解释说，自麦克阿瑟最初选择仁川以来，战场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的无线电监听表明，金日成计划倾其全力在联合国部队能够阻止他们以前攻占釜山。对最南部的进攻将置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北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将在拟议中的登陆时的大田—大邱主轴线以南。北朝鲜大量的战术和后勤增援可以绕开汉城南北运动，却不能不通过大田来影响战斗。因此，大田而非汉城是战争顺利发展的关键。

沃克的地图上标了两个合围箭头。一个起于群山；另一个起于釜山环形防御圈西北的枢轴上。两个箭头在大田会合。在连成一体的北边战线上画了一长串“钮扣钩”，表示韩国部队步兵发起进攻，在崎岖不平的多山地带分割包围敌军部队。尚州、安东和盈德等城市被标为关键目标。

沃克认为登陆部队的先锋最迟在第二天就能推进到大田。如果他自己的防线部队得到渡河装备、装甲部队和足够的炮火支援，他们可在第三天同登陆部队会师。如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敌人来不及做出反应便束手就擒了。完成包围以后，他将依靠炮火歼灭残余之敌，减轻我军损失。

一旦消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部队，美军和韩国部队就能在三八线附近建立牢不可摧的防线。由于地势所迫，这意味着要占据三八线以北的阵地。随后，韩国部队接管阵地，美军撤出。剩余武器和装备用于加强李承晚的军事力量。这样，联合国出面解决政治争端时，他有力量对付未来的威胁。

至于东北前线的北朝鲜人民军，沃克说阻止他们逃跑的最好办法



是“用火力牵着它的鼻子团团转，趁它在东奔西跑中来不及喘气时狠狠踢它一脚”。这是巴顿粉碎敌方守军的策略。

柯林斯似乎同意沃克的计划。迈克·林奇驾着飞机飞过他们所谈论的地方，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奏效。他天真地认为，既然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司柯林斯在军事上赞成群山登陆，他会推翻总司令部的政治论争，改变登陆地点。从作战意义上看，这样事情才能成功。

但是，第二天下午 5 点 30 分在第一大厦六楼上举行的关键会议却由个性和政治主宰。麦克阿瑟表演得棒极啦！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说服柯林斯和谢尔曼，否则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会最后批准仁川登陆。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海军中将 C·特纳·乔治，第 7 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和将要指挥两栖部队的海军少将詹姆斯·多伊尔。

多伊尔的 9 名两栖登陆专家论述了登陆的技术问题。既然每年秋天只有那么几天的潮汐能把登陆艇和供应船送上仁川港的泥沼，他们认为进攻几乎不可能是突然袭击。同时他们指出，仁川口上的月尾岛不得不在登陆前中立化，否则月尾岛上的大口径火炮会把登陆艇炸到海底。而且，通往港口的航道很可能布满了磁性定位水雷。最后，9 月 15 日将是台风季节的高峰。多伊尔结束讲话时说，他不主张在仁川登陆。

麦克阿瑟一本正经地听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他发表了 45 分钟辉煌的演说。他的雄辩，即便使用一种谈活的语调，也给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的主力，”他说，“集中在沃克的防御阵地。我深信，敌人没有在仁川进行适当的防御准备工作。你们提出的仁川

登陆的不切实际性恰好保证了攻击的突发性。因为敌人会推论，没有人莽撞到进行这样的冒险。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战争中致胜的关键因素。”他接着说，1759年，沃尔夫将军在魁北克赢得了对蒙特卡姆的令人眩晕的胜利，“像蒙特卡姆那样，北朝鲜人会认为仁川登陆根本不可能。我要像沃尔夫那样出其不意地获得胜利。”

他承认这会遭到海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对海军完全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我对海军的信心比海军自己的信心还要大。”

他说，夺取汉城就能有效地切断敌军的补给系统。“这反过来使同沃克对面的敌军战斗力陷于瘫痪。”除此而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我们的部队在釜山地区继续遭受重大牺牲。“你们愿意看到我军像肉牛在屠宰场里那样消耗在腥风血雨的釜山地区吗？谁敢对这样的悲剧负责？毫无疑问，我不敢！”

西方世界的威望系于千钧一发。“数百万人在等待结果。我意识到仁川是 5000 比 1 的一场赌博，但我喜欢这样下赌。”然而，仁川绝不会失败。它要成功，拯救 10 万人的生命。“我们要在仁川登陆，”他结束了讲话，“我们要碾碎北朝鲜人。”

在座的人静静地坐着，心醉神迷地倾听他的演说。最后，原先反对声叫得最响的谢尔曼从座位上站起：“谢谢！这是伟大事业中的伟大召唤。”当陆战队和海军官员回到喧嚣的大街上时，他们感到最后的一弦已经拨响。

后来，迈克·林奇问沃克将军为什么选中了仁川而不是群山时，

沃克的回答十分简洁：“麦克阿瑟让大家把朝鲜看作一个岛，汉城是最后的目标。一旦夺取了汉城，战争就结束了。”

第二天，8月25日，威廉·迪安少将还躲藏在大田之南的山林中。他在人民军第6师控制的地盘上东躲西藏，游荡了36天，有几次差点被俘。他设法从农民那儿弄点吃的，但主要还是吃草莓、高粱秆和野菜。他身上只有12发子弹，准备打死11名共产主义分子，把最后一颗留给自己。他军衔高，知道自己不能投降。共产党人肯定会的。他军衔高，知道自己不能投降。共产党人肯定会不惜利用一名将军的投降这笔政治资本的。他口袋里装满了从果园里摘来的桃子，情绪很高。当他正在一棵栗树下休息时，听见东边传来的大炮声。自从离开大田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听见过大炮声了。此情此景，他感到自己仿佛在倾听一个老朋友讲话，格外亲切。“我在回部队的路上，”他想，“我要找到部队。”

那天下午，他遇到了一个老汉和几个年轻人。他发现如果他要吃的，人们总愿意给他。老汉一脸笑容，用手指指村庄。“哦，该死的，”迪安心想，“我总算转运了。”他可以吃饱一肚子，然后向东朝美军防线走去。“现在一切顺利。我的运气会更好的。”

人们拿米饭给他吃，大蒜头算是小菜吧。真香！他又耍了一些吃的，包在手帕里。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友好的朝鲜人。韩一句英语也不会讲，不过他明白，如果他把迪安带到大邱，迪安愿出1000万圆。他们涉水过河，在河的对岸遇见10多个手持棍棒和梭镖的村民。其中一人用手示意，要迪安过河回去。迪安拔出手枪逼着他们，他们才放韩和他通过，走了约摸8英里，韩走进一所房子弄吃的。迪安喝了一小杯日本米酒，吃了点蒜头。房主人又端出日本米酒，韩劝他喝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灌醉？”他脑子里寻思，

但又喝了一杯。最后两人在月光下上路了。当他和韩坐在路边休息时，出现了大约 15 个人。有人开枪。迪安正要伸手去取手枪，被韩一把抓住了手腕。迪安手抓脚踢想要挣开，一边吼道：“开枪呀！狗娘养的，开枪呀！”

他们把他双手反剪绑在背上，然后送到了警察局，韩站在门边，看上去很得意。人们对迪安进行搜身时，将军注意到了墙上的朝鲜挂历。这是 8 月 25 日，他的结婚纪念日。

## 2

在返回华盛顿的旅途中，柯林斯将军重新思考如何向他的同事和杜鲁门汇报。这次访问达到了一个有用的目的，强化了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决心。他要使麦克阿瑟的充分信心在总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强调谢尔曼和海军陆战队的警告。

柯林斯的报告丝毫没有减轻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日益增长的愤怒。总统对麦克阿瑟最近赞扬蒋介石“抵抗共产党人的统治”的决心仍感愤怒不平。此外，在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及其在芝加哥举行的年度野营会上公开宣读的这位五星将军的信件中，麦克阿瑟把台湾称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批评那些反对向蒋提供进攻性美援的人。由于这些“犯上”行为，杜鲁门受到伤害，严肃地考虑解除他的职务。但他不仅克制自己，而且允许仁川登陆计划继续进行。为这次进攻集结了近 7 万人的部队，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持强烈的保留意见。8 月 28 日，当五角大楼还在为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争吵伤脑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批准了麦克阿瑟的登陆计划，但仍未明确限定登陆地点。这是华盛顿官僚政治模棱两可的杰作。部队

将“或者在仁川，如果仁川附近敌军防御力量薄弱的话，或者仁川以南一个能找到的有利的海滩上”实施登陆。麦克阿瑟甚至没有做出答复。8月30日他发布了他自己的为仁川登陆进行准备的命令。他亲自关照，不要立即把命令的副本送回华盛顿。

甚至麦克阿瑟正在积极推行他的计划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发给他一个一旦登陆失败，或者登陆没有带来速胜的灾难性影响的最后警告。“我们一方面同意尽快在朝鲜发动反攻，但同时极为关注朝鲜最近事态发展的趋势。”

麦克阿瑟读到这些指示的关键部分时感到一阵心寒，因为它们暗示整个计划应该放弃。但是，他立即答复说这是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的唯一办法。“否则，我们必将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参谋长联席会议克尽职守，答复麦克阿瑟他们批准了计划并将他们的决定通知了总统。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仍担心他们最后变卦取消计划。9月10日以前，他没有把仁川登陆的详细命令的副本送交参谋长联席会议。

“别送得太快了。”他对信使林恩·史密斯中校半真半假地说。“假如他们说这是一场太大的赌博，就告诉他们说，我认为这是往积钱罐里扔一个镍币，打开罐时就是一大笔钱了。华盛顿最大的赌注莫过于决定把美军投入亚洲大陆。”

当史密斯中校离开东京前往华盛顿时，海军陆战5团正在釜山进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或将要去哪儿的准备。塔普莱特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们营将最先在月尾岛登陆。这个小岛上到处是藏着枪炮的地道

孔洞，足以威胁整个登陆行动。9月10日，当塔普莱特正努力把他的士兵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时，28架陆战队的飞机开始向月尾岛扔燃烧弹，以削弱敌军防御。第一波空袭烤焦了岛的东半部，第二攻击波只得待到滚滚浓烟消失后再进行。飞机遭到月尾岛上和朝鲜半岛上的防空火炮的射击。几小时后，第三次空袭把这个驼背一样的小岛化为一片火海。

第二天，满载用于攻打仁川港的重要设备，坦克、补给品和登陆艇的船只缓缓驶向仁川。月尾和仁川地区再次遭到陆战队飞机的空袭。

### 3

在过去的12天里，麦克阿瑟不断接到潜伏在离仁川仅几英里的一个小岛上的情报小组发回来的秘密情报。组长是一个39岁的老海军上尉，叫尤金·克拉克。他曾在中国海岸出任运输登陆舰舰长，在关岛战争犯罪审判担任主任翻译，讲一口流利的日语。1949年审判结束后，他转到麦克阿瑟在东京参谋部的G2（情报处）。他的妻子伊妮德和两个孩子随同前往日本。他的能力为那时与情报处在一起的美国海军上尉埃迪·皮尔斯所发现，皮尔斯也是个日语专家。皮尔斯看了他的关于仁川一带的地形研究报告后，考虑到他最近的经历，询问他是否有兴趣率领一个情报小组前往仁川地区，并说“我们需要来自那里的更多的情报”。

克拉克当即接受了任务。除搜集情报外，他还要负责指挥一个朝鲜人谍报小组。小组的人每天要潜往远至汉城的地方，以探明敌人是否进行了阻止登陆的准备工作。克拉克找到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负责人汉斯·托夫特，要求在募资格合格的情报人员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克

拉克还寻求反谍报处的帮助，找到了精力旺盛，能说两种语言的朝鲜海军中尉尹钟和李承晚的前反谍报主要军官，韩国上校居仁洙（音译），后者是个中年人，因没有预见到北朝鲜人的进攻而被革职。他由于担心自己被害，寻求美国陆军的保护。

9月28日，托夫特派一架中央情报局的飞机把克拉克和他的两名助手送到美国在日本南部的海军基地佐世保。在这里的一所安全的房子里，他与他的一个3人通讯队会合。通讯队由一个快到40岁的上校领导，另外两人一个是中尉，一个是下士。克拉克还帮着挑选了10名朝鲜平民谍报人员，称为“防线潜越者”。所有这些人除了一个年龄很大形色枯槁的人外，都是年轻人。商议好如何同中央情报局的几个特工合作后，他要了一些小型冲锋枪、3挺50毫米口径机关枪，一批半自动步枪和必备的弹药。这些武器将由灵兴岛上急于参加战斗、保卫他们营地的平民使用，他们太年轻不能当兵。他还要了许多大米、干鱼、糖和其他不需冷冻的食品。尹劝他多带些糖拿去卖，多带些威士忌去换取情报。

克拉克向负责封锁朝鲜东海岸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安德鲁斯简要通报情况后，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博爱”号上，随后军舰在佐世保抛锚。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踏上了通往仁川之路。驱逐舰把他们送到飞鱼峡的入口处，把他转交给南朝鲜快艇PC-703。PC-703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灵兴岛，那儿在仁川南10英里处。虽然已是凌晨，克拉克一点也不感到危险。他得知他们经过的所有小岛上都只有老百姓。向海岸的转运非常顺利，这是由一个朝鲜老人驾着一条单引擎的小艇完成的。

灵兴岛大约4英里长4英里宽。克拉克和他的部下放眼东北方向，

可以一眼望到仁川。往北 4 英里，可以看到装有灯塔的小岛——班尼岛。小岛突出在东航道和飞鱼峡的汇合处，这天天气很好，到傍晚时克拉克建立了营地，驻扎着他在当地招募的守卫队。在东边几百码远的地方，有一个比灵兴岛大一倍的大阜岛。这是克拉克的守卫队所注意的地方。几天以后，克拉克惊愕地发现北朝鲜士兵在大阜岛海滨巡逻！他们显然还没有注意到间谍的出现。在头几天里，克拉克和尹驾着他们的小摩托艇侦察了附近的其他岛屿，用糖从友好的渔民那儿换取舢板和当地的情报。夜间，克拉克派他的防线潜越者乘舢板摸到仁川。他们几次潜行到帕尔米岛上去检查是否有炮兵掩体，防线潜越者摸到了远达汉城的地方去侦察任何可能意味着破坏美军安全登陆的北朝鲜军事调动。他最好的间谍是那个老头儿，尽管有点贪杯，总是从远至汉城的地方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克拉克本人不得不去搞关于海潮和保护仁川滨水区的防波堤的重要情报。潮汐高度从平均 23 英尺到高潮的 36 英尺不等，最低潮时仅 6 英尺。最后一种情况可能发生在 9 月 15 日攻击发动日那天，持续 6 个小时，有时速 5 海里的海浪。

通向仁川港的航道需有 25 英尺深，登陆舰要有 29 英尺深方能得以上岸。只有 9 月和 10 月中旬为数极少的几天海潮能形成这样深的航道。麦克阿瑟否决了 10 月份，因此选择了 9 月 15 日。但美国海军的潮汐表与日本人的不一致。克拉克的任务就是获取准确数字，并探查低潮时的泥底和防波堤的高度。

第六天晚上，克拉克和尹趁低潮时划一叶舢板到防波堤。防波堤有几百码长。他们脱了衣服检查泥地，双膝陷入脏兮兮的污泥中，行走十分艰难，战斗中的部队可能陷到齐腰的地方。随后他们颠簸着回



到舢板上，划到防波堤。防波堤约摸 10 英尺高。他们一直呆到海潮奔腾而来，等退潮时再用肉眼测量。克拉克意识到，这种测量技术一靠猜测二靠上帝。你不可能在黑夜中和在偶尔来的巡逻队的威胁下弄到精确的数据。

由于防波堤的长度有几种说法，随后两个晚上他们又回来重新再作严密侦察。克拉克在他的“一次性纸片”（用了一次后就毁掉）上写道：日本人的潮汐数字更准确，几乎不能在泥沼上行走。

两天后，低潮时，大约 50 名北朝鲜士兵开始从大阜岛涉水过来。克拉克的 10 人防卫队开枪，好不容易把他们赶了回去。克拉克担心敌人会来一次更大的进攻，要求进行空袭。不久，英军飞机进行了 15 分钟的轰炸后离去。北朝鲜人没有发动第二次袭击。克拉克猜测他们的主力部队调到朝鲜半岛南部去了，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小组。

随后五天中，克拉克的南朝鲜间谍继续在大陆【译者注：指朝鲜半岛】进行侦察。克拉克已经知道，月尾岛上的炮兵掩体比原先预料的要多，都是必须拔掉的。在每天进行的舢板巡行中，他的防线潜越者在航道中发现了水雷这些水雷，必须小心翼翼地在航道中予以排除，这些狭窄的航道中哪怕是第一艘船碰上一枚水雷也会给入侵纵队带来极大的破坏。

9 月 12 日，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天气。那天一整天天气恶劣，晚上来自“凯兹亚”台风边缘的狂风横扫航道。他很担心他的乘舢板回营地的部下。克拉克担心在他们完成所有这一切后，却不得不放弃行动。所幸的是，台风渐渐减弱，最后完全消失。

尽管天气不好，麦克阿瑟仍然按计划进行。那天下午，他和他的 6 名参谋在羽田钻进他的标有 SCAP [ 译者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缩写 ] 的新飞机起飞。他们是秘密出发的。事实上，没有签发书面命令。然而，由于暴风雨，他们在九州的一个机场而不是在福岡着陆。他们一行在九州乘一辆新车前往佐世保。车上只涂了四颗星。司机为此向将军道歉，将军却笑了。

在佐世保，他们不能登上麦克阿瑟的旗舰“麦金利山”号。台风使旗舰晚到并且不得不被拖进船坞里。麦克阿瑟一行上船时已近午夜。舰长紧张得像一只猫。“将军，”他说，“我们要立即开船。风暴又要来了，我得在一刻钟内驶出防波堤，否则又要遭到狂风和海潮的袭击。”

麦克阿瑟向他表示感谢，平静地走向汽车，同司机握手告别，相互问候，然后气宇高昂地登上旗舰。

第二天，9 月 13 日，6 艘美军驱逐舰驶向月尾岛，仅从 800 码之遥，炮击早些时候海军飞机狂轰滥炸了的小岛。与此同时，两艘美国巡洋舰和两艘英国巡洋舰开始集束射击，飞机轮番轰炸。经过半小时的惩罚后，月尾岛上的北朝鲜人开始用他们尚未被摧毁的大炮进行还击。三艘驱逐舰被击中受轻伤，但北朝鲜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回击暴露了他们幸存的火力阵地。巡洋舰和驱逐舰以致命的精度进行炮击。

黄昏时，克拉克惊奇地发现一只没有甲板上层结构的船朝飞鱼峡漂来。船至少有 70 英尺长，20 英尺宽。由于退潮，漂流时速为五或

六海涅。他担心船上装着爆炸物，以阻止麦克阿瑟的进攻舰只。克拉克和其他几个人乘摩托艇乘上船去，发现只是一条空船，显然是在偶然事故中被毁的。他们把它弄到另一个小岛边使之搁浅，以免妨碍攻击舰队在黑暗中通过航道。

在第8集团军总部，沃克将军刚刚获悉韩国的一个师在永川大败北朝鲜第15师。这个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第15师是由（直到最近仍任北朝鲜副主席的）朴成哲少将指挥的。沃克急忙赶到钟日昆将军的司令部，对韩国总参谋长说他要对他的所有参谋人员讲话。大约40人聆听了沃克对韩国人胜利的赞扬。激动之中，他提到麦克阿瑟将军将要在仁川对朝鲜人发动突然袭击。他急忙补充说这是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美联社记者申华奉（音译）听到了大楼里的欢呼声。当金军伯（音译）少校出楼时，这位记者把他拦住了，他俩是酒友。申华奉带他到了一个酒吧，申灌了少校几杯酒以后说，他知道沃克将军告诉了参谋人员令人狂喜的事情。少校什么也不想说，后来申说一定是要在群山进行两栖登陆，群山是在仁川南边很远的港口。“不是群山！”这醉昏头的少校叫了起来，“是仁川！”待他明白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时，便立即加以否认。记者叫他别着急，因为这一切三天后才会公诸于众的。“蠢驴！”醉熏熏的少校大声说。“后天就要开始了。”申把他的消息发到了东京。

太阳下山的时候，麦克阿瑟乘的“麦金利山”号继续往北，驶往仁川。

塔普莱特的营也正高速运往指定的海岸。

进攻的前一天，9月14日上午。美国驱逐舰驶回月尾岛，向小岛倾泻了1700多发5英寸炮弹，只遭到零星的回击。显然，岛上的大炮已被压住了。克拉克上尉醒来时松了一口气。台风的袭击已经结束，只须再等待几个小时。

下午晚些时候，邻近的大皐岛海滨出现了新情况，北朝鲜士兵似乎想打过来，克拉克于是命令大家作好向帕尔米岛转移的准备。他们扔掉了所有笨重的东西，包括机关枪和开动通讯设施发电机的小引擎。

克拉克已向东京发出信号，他要尽力点燃那个法国制造的老式帕尔米油灯塔，引导美军舰只在飞鱼峡通行。睡觉前，克拉克在灯塔门上写上“吉劳埃到此一游”的字样。他能够想象看到这几个字时陆战队员努力猜测走在他们前面的到底是何人的惊愕表情。

那天早些时候，沃克将军打电话给钟日昆，说他刚接到东京的总司令部电话，他们想知道是谁走漏了仁川登陆的风声。钟向李承晚递交了一份辞职书。总统不经意地说：“别去想它。”李开怀大笑。“金日成会认为这是李承晚的另一个花招。”

那天晚上，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在“麦金利山”号上早早上床。麦克阿瑟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觉得他才睡了几分钟就被一个陆战队警卫叫醒，说将军想在他的舱里见他。惠特尼匆匆披上浴袍，发现麦克阿瑟也是这身打扮。“考特，你坐下。”麦克阿瑟说。他双眉紧锁，沉思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两人都在想他们很快就要穿过飞鱼峡里的那些漂移的沙滩了。麦克阿瑟以前曾多次进行登陆作战，但这一

次是他试图进行的最复杂的两栖作战。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将英勇奋战，但他自己却要单独对失败负责。“我的灵魂面临考验时刻，而可怕的后果就决定于这个时刻。”

惠特尼知道将军需要有人听他谈他的思绪。当麦克阿瑟继续来回踱步时，他不停地唠叨所有那些参谋长和其他人栩栩如生地列举出来的危险，这些人竭力想阻止他从事这样危险和靠撞大运的行动。当他还在那儿唠唠叨叨自言自语时，惠特尼似乎觉得将军要记住这么多战场，实在是太伤神费脑。对麦克阿瑟的心境来说十分幸运的是，他还没有听到一个美联社记者已泄露了消息的事。

他反复谈论出奇制胜的要素。这在二战中曾拯救了他部下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现在又要保护大多数乘漆成黑色的舰只去飞鱼峡的官兵。但如果北朝鲜人磨刀霍霍严阵以待，1950年9月15日将在历史上成为美国最大的军事灾难之一。

最后他终于停止踱步，好像是自言自语：“不，这是正确的决定，我们必须接受一切危险。”他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谢谢你，考特，”他说，“现在我们睡一会儿吧。”

当惠特尼关上舱门时，他听见钟敲了五下，这是9月15日凌晨2点30分。在飞鱼峡的另一头，克拉克上尉刚点燃引导入侵者的那只旧灯塔。他还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点燃了一盏小渔灯。

惠特尼决定在甲板上呆一会儿。舰员们十分警觉但静默无声。惠特尼站在舰首，倾听大海的涛声，发现前面有灯光一闪一烁。他大为振奋！他们的确使敌人大吃一惊！北朝鲜人甚至连灯塔电没关掉：克

拉克发往东京的消息即他要尽其所能点燃航灯一事还没有转到“麦金利山”号。

在华盛顿，麦克阿瑟的特使林恩·史密斯中校刚把仁川作战命令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时要取消登陆行动已为时太晚了。

金日成曾得到毛泽东的警告，知道美国人要来了。倘若麦克阿瑟等人知道这一点，“麦金利山”号上肯定会乱成一团。8月份晚些时候，毛研究了令人不安的情报，仔细分析了釜山环形防御圈陆战队不寻常的调动和准备。在同他的年轻助手们深思了目前形势，重新研究了麦克阿瑟过去的胜利以后，毛和周恩来得出结论：将有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因为这是这位名将的专长。根据逻辑推理，登陆将在西海岸5个港口中的一个进行。仁川就是登陆目标，它靠近朝鲜的心脏——汉城。由于仁川特殊的海潮和天气，最有可能的攻击时间是9月15日。

这一预测传到了金日成那里。几天后，北朝鲜情报部门同意毛的预测。9月10日月尾岛遭到陆战队飞机的燃烧弹袭击以后，一切疑虑都荡然无存了。

金日成知道麦克阿瑟就要登陆，向他的部队下达了指示：“捍卫坚守一切解放地区！用你们的生命和鲜血去捍卫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山，每一条河！”